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812 I4A16 1936
T'ien, Han
T'ien Han hsüan chi

East Asia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tienhanhsanchi00tien

現代創作文庫

田漢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第十三輯·

田漢選集

徐沉泗
葉忘憂
編選

PL
2812
I4A16
1936

LIBRARY
FEB 13 1976
UNIVERSITY OF TORONTO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里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衆的腦子里去，這是大衆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衆；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

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作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忽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現代創作文庫 ·第十三輯·

田漢選集目次

題記……一
創作經驗談……一

★ ★ ★ ★
★ ★ ★ ★

戲劇：

回春之曲……七
洪水……六七
母親……八五
一九三二的月光曲……一〇四
戰友……一二五
南歸……一五五

詩……

獲虎之夜……一八二
咖啡店之一夜……二一七
春月的下面……二五三
黃昏……二五五
七夕……二五七
東都春雨曲……二五八
暴風雨的春朝……二六〇

題記

以「咖啡店之一夜」及「黃花崗」而知名於世的田漢氏，是中國劇壇上的一個怪傑。其劇作的產量之多，與其感人之深，如今找不出第二個人。他的初期作品，帶着濃重的浪漫的感傷情調，如獲虎之夜，落花時節，咖啡店之一夜等劇，皆極得當時小智識份子的熱愛。其后作湖上的悲劇，蘇州夜話，以至南歸，這種感傷的浪漫的氣氛遂達到了頂點。同時却也作了垃圾箱，火之跳舞等社會劇，此爲田氏作風的轉換期。一九三〇年，田氏思想突變，作卡門，但未獲若何之成功。九一八事起，以英勇的反帝的高潮爲題材寫作亂鐘等劇。以迄一二八，又產生暴風雨中七個女性，戰友，一九三二的月光曲等。三三年後，作回春之曲，水銀燈下，洪水等篇。無一不緊緊地把握住當前的時代任務。故洪深氏謂「能夠概括地反映最近四五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情形，並且始終不曾失去『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唯一出路』那個『自信』的，除了田先生這個集子外，竟不容易找到第二部。」（指回春之

曲）

但一般對田氏作品仍不能認為無憾的是：他的濃重的浪漫感傷的外衣，始終是不曾脫下過的。即以聲震劇壇的回春之曲來說，其所含有的反帝的意識也幾乎為它的浪漫的故事所掩沒。

最近田氏困居金陵，不見寫作了。但却聽得他大事演劇活動。惟一般讀者是寧希望他多多「埋頭」寫作的。

田漢，湖南人，字壽昌，三十八歲。在日本習教育。曾任上海藝大及南國藝術學院校長。主編過南國半月刊，摩登，南國月刊等。其劇作有田漢戲曲集（五集）及暴風雨中七個女性，回春之曲二集。

此集所選計自回春之曲中取回春之曲，洪水二篇。自一九三二之文學月報取戰友等三篇。暴風雨中七個女性以較長未錄。其初期作品僅選獲虎之夜及咖啡店之一夜，轉換時期前后僅取南歸，以示一斑而已。

編者

創作經驗談

一　生活與創作

S兄要我寫一點關於創作經驗的文章。很慚愧的，我在過去十多年間雖也曾寫過一些東西，但因為那些都不大成『東西』，所以似乎我也沒有什麼創作經驗好說，我過去從來也不大說這方面的話。

自然，一個人到什麼時候纔可以創作自己所滿意的東西是誰也說不十分確定的，最美好的果子是在不斷的風雨侵凌中長成的。因此美好的，能給時代以巨大影響的作品也應該是作家意識與技術生長到某一程度的必然的結果。作家的創作過程當然也就是他的生活過程。

我也算是生活了，和五四以來的文學青年一道生活了，不斷地和他們一道，不斷地迷惘，徬徨，不斷地追求摸索，也終於和他們一道多少認清了時代的癥結和自己的任務，因此漸漸能更意識地根

作的創說一得值是就許也這——量力的美最的門部化文的係關所在己自盡竭去要需的觀客據的經驗。

二　最初的劇本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在文學部門中擇取了戲劇文學做了我的主要的研究對象。許是因為我的性情特別和牠相近些，同時客觀環境也確是助成了我這樣做。——這也不要去細管牠。事實上我十年以來寫了好幾十個劇本。雖然也曾做過詩歌小說方面的嘗試，但在質量上是比不上劇本的。因此在荒野似的文化落後的中國文壇我是被認為「劇作者」。我曾以此自見，以此會友，以此得生活資料，以此領導一個運動，而且曾以此賈禍，累許多朋友和一些未知的青年甚至以表演我的劇本而喪失他們的生命或是自由。

檢查我的經歷的，總問什麼是我最初的劇本。這因為年代已久而我又轉徙各地，文獻散佚，而我又生性健忘，已經找不出來了。但記得當辛亥革命那年（我十三歲）「革命軍」在湖北起義，「黃鶴樓上血鐘一鳴天下響應。」一代梟雄的袁世凱趕忙命馮國璋帶領北洋兵到武漢來鎮壓，很快的奪取漢陽。那時湖南已反正了，派了些軍隊去赴援，死在漢陽之役的頗不少。劉玉堂便是一個。在省教育會的熱烈的追悼會，引起了少年們的淚的紛飛和血的騰湧，特別是那匹披着白毯時而低頭齧草時而引頸長嘯的棕色戰馬。

我不久就加入了學生軍。預備北伐！

南北議和，『革命軍』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妥協之後我們不用『北伐』了，因此我們也退出學生軍考入了不要學費的長沙師範了。那時我就開始寫一些文章投在報紙或雜誌上。小時嗓子好，歡喜哼幾句戲，當學生軍時因為軍人看戲照例不要錢，便時常到『三尊礮』那兒去看京戲，所以我最初的劇作品取了京戲的形式。長沙日報上登的我一個劇本叫『新教子』的就是由京戲『三娘教子』改編的。寫一個漢陽之役陣亡軍人的寡妻教訓她的兒子繼他的父志為國家民族盡力的故事。後來我們同學自己編了一個雜誌叫『青年』，黃素黃德安曹典琦楊正宇在今日已各自站在各自己的陣營互相敵視的，當時是很要好的朋友和『編輯同人』，我在這上面發表過一些論文也有兩篇劇本名字却忘記了，大體是由京戲改作的。有一篇似乎是寫李克用（？）。

由改編京戲而至改編曲本。那便是投稿到上海神州日報居然蒙他們登載了送了我一些有正書局的書劵的『新桃花扇』，這時是袁世凱要稱帝，連我們校長都有些動搖，我們青年學生慨嘆『國事日非』因而藉『桃花扇』的調子譏刺時政的。裏面的詞句雖是費了許多工夫，現在一點也記不得了。

在長沙時歐陽予倩氏和他的朋友回湘組織『文社』在文廟裏演『熱血』等戲，我們的體操教員蔣某是參加的。校長徐先生也曾對我特別介紹過，但我因為窮事實上衹看過放在外面的他們

的佈景，沒有眞看過他們的演戲。新戲還是我高不可攀的東西。我長時期是在梁啓超的新羅馬傳奇的影響下。

十八歲首次過上海時我隨舅父梅園先生看過麒麟童高百歲三麻子們的京戲，覺得比起在長沙看的京戲來要好得多但不曾看過新戲。同宗白華去聽過一次京音大鼓，劉翠仙唱的，給了我很大的感動這反映在我最初的話劇本『瓌琪璘與薔薇』這是在東京寫的，到東京後適逢着島村抱月和名女優松井須磨子的藝術座運動的盛期，上山草人與山川浦路的近代劇協會也活動甚多，再加上由五四運動引起的新文學運動的大潮復澎湃於國內外，我纔開始眞正的戲劇文學的研究，第一的嘗試——"Violin & Rose"自然是缺乏現實性的失敗的作品，但在『少年中國』發表也曾引起一些反響，這鼓勵了我，纔繼續寫以李初梨兄的經歷做題材的『咖啡店之一夜』，這在後來我的戲曲集裏面成為我的『處女作』。也從此纔走上了我的戲劇創作的康莊大道。

三　我想做的工作

關於我的那些作品的創作過程和當時的我的生活環境的關係，我在戲曲集裏說得相當詳細，這裏不去說牠了。我祇說說我此後想要做的一些工作。

第一，我過去雖寫過許多話劇，並且在話劇運動方面也曾盡過相當的力，但我對於電影這一新興藝術我是也有甚大的野心的。不幸『到民間去』和『斷笛餘音』因為種種政治的經濟的原因

未能成功，這方面的我的發展不免阻滯了。自然這一阻滯現在看起來也不大可惜的。因為前者是寫的在大革命前期小資產階級青年『到農村去』的幻想，後者是寫藝術學校學生的戀愛悲劇在現階段的革命的電影藝術運動上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我之重復熱意於電影運動是從一九三二年起。在九一八的劃時代的歷史事變中我寫過許多話劇劇本也同時寫過許多電影劇本，或是簡單的故事。如『馬占山』，『春蠶破繭記』，『中國的怒吼』『四小時等』，在六七篇中僅僅在一二八事變後被某公司接受了一個，還是經過了多少保留和末尾結論上致命的改變纔出現的，這一損失是教訓我對於電影這一產業部門的不熟習和政治環境估量的不正確。

在這次的教訓以後，我以客觀的迫切的需要不斷從事於電影劇本的產生，自己甚至還站在Camera傍邊參加導演。現在正待完成的"Homeless" 在工人階級的生活素描一點頗得友人們的許可。以此為起點，我將從事一聯的工農小市民和小資產革命青年的電影之製作。

第二，我的戲劇創作如前所述是由舊樂劇的改作纔轉到話劇創作的。我們由歌劇的影響之廣大與深刻，五四以來的資產階級歌劇運動的頹廢。必然將展開一個新興歌劇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對於大衆有過深切關係的一切音樂上的遺產如崑曲皮黃以及民間歌曲都將被批判地轉變為新的樂曲的基礎。在這個重要的過渡期中我也沒有忘記我們所能担負的任務。過去南國社音樂部以及

各方面的音樂人材稍稍集中的今日，無疑地是有事可做的，我自己很熱烈地期待這方面的成果。

一九三三年，五月

・選自創作的經驗・

回春之曲(三幕劇)

第一幕

人物

梅　娘——僑　生

三　水——僑　生

黃碧如——女教員

高維漢——教　員

洪思訓——其　友

地點

南洋爪哇巴城附近紅河邊

時間

一九三〇年十月

那是一個節日

遠處不時有音樂跳舞馬來歌聲
他們在河邊舉行着愉快的野宴

碧如　來，高先生喝酒呀！（溫婉的她滿斟了一杯啤酒敬給高那位頭腦明晰而又熱情的青年）

維漢　（若有所思）……

碧如　唉，高先生，你想着什麼呀！

維漢　哦，（急接酒，但潑了許多在她的衣上）噯呀，對不起！把黃小姐的衣服弄壞了。（急用手巾來揩）

碧如　不要緊，不要緊，一會兒就會乾的，倒是高先生你自己要當心哩，這些日子不是瘦了許多嗎？

恩訓　（一個非常忠實但很幽默的朋友）我們這位朋友這幾天怎麼啦？眞像有病似的。還是腦子的病呢？心上的病？

維漢　那兒的病都不是，你知道我的身體老是這樣好的。（他亮亮肩膊）我到南洋來多少年了，從沒有病過。

恩訓　但是你近來的確不能說沒有毛病，該不是有什麼心事吧。

維漢　那兒的話。

碧如　（笑着）高先生的事，我是很清楚的。……

維漢　黃小姐又開玩笑了，我有什麼心事。

碧如　我想今天若是梅娘在這兒，高先生就要高興了。

思訓　對啦，梅娘若是在這兒，咱們今天的野宴就更有趣了，梅娘眞是個了不得的孩子。

維漢　不，祇有黃小姐纔了不得。

碧如　得了，我是什麼也不曉得的。

維漢　別客氣，我從沒有見過像黃小姐這樣溫存的人，這個幾年我眞受你的感化不少哩。

碧如　哦唷，感化哩，祇有高先生感化我們的。誰像高先生這樣眞正愛國的人。

思訓　好，大家媽虎一點吧，哈哈……不過比起密斯黃來，梅娘那孩子可野得多了，那樣的女人，我想同她講戀愛都很危險的。

碧如　對哪，同她愛上了，她眞眞是把性命交給你。但是一旦誰若是欺騙了她，她也一定要同你拚命的。

思訓　熱帶的女人都有這樣的性格。

碧如　比起她們來，我們這樣的人是不長進哩。

思訓　唔，你現在好得多了，愉快得多了。你剛來的那年眞要命得很，幾乎每天看見你的眼睛裏面含着眼淚似的，我當時和維漢說那來這麼一個寂寞的女性哩。

碧如　可不是嗎，你知道那時候我剛和家駒離婚，眞是失了舵的船似的，不知道怎麼好，聽得從南洋回國的同學們說起這兒氣候怎麼溫和，生活怎麼容易，我就設法到這兒來，一來是找生活二來是像一個負了傷的小鳥兒似的找一個避難的地方。可是一到這兒來纔曉得一切不是那麼容易，同學們又都走光了，我獨自一個女人舉目無親的住在這兒，怎麼能不哭呢？

思訓　你來遲了一點，一九二八，二九那幾年實在是很好過的日子。

維漢　（喝了幾口酒）那時候世界資本主義還是相對的穩定的時候啊！

思訓　那時候眞是我們華僑的黃金時代，後來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從前做敎員的待遇很好，這幾年不要說待遇差了，連學堂有的都關了門了。

碧如　就是我這樣倒霉的人纔遇了這樣的時候。

維漢　這不是你個人的事。

思訓　並且黃小姐也不算倒霉的人。

碧如　當然，朝好的方面想，我也不算很倒霉的，第一，我的病自從到南洋來就完全好了。第二，是我交了你們這幾位好朋友，說一句失禮的話，我眞沒有想到南洋這樣的地方會有你們這樣的人。

維漢　那同我們沒有想到由國內來的女敎員裏面有黃小姐這樣的人一樣。

思訓　話又說回來了，維漢，你覺得梅娘那孩子怎麼樣？

維漢　梅娘，她是南洋的一朵野玫瑰。

思訓　你得當心她有刺啊。

維漢　我就喜歡她有刺。

思訓　你以爲她眞愛着你嗎？

維漢　我以爲她眞愛着我的。

思訓　你這一趟回國去，你以爲她會跟你去嗎？

維漢　假使我需要她跟我回去我想她是會跟我走的，不過我不需要她跟我回去。

思訓　那當然，不過我知道梅娘是不會走的，即算她願意跟你走，她的爸爸也決不讓她走。

維漢　爲什麽？

思訓　爲什麽？你知道她爸爸的樹膠生意貼了本，欠了陳舉甫好幾十萬盾的錢，她爸爸不能不拿女兒巴結她！

維漢　你說陳舉甫要娶她？

思訓　不，陳的兒子三水也愛上了她，聽得三水對人家說他一定要娶她的。

維漢　梅娘一定不會肯的。

思訓　但是你知道在南洋也和在國內一樣，女孩子是沒有什麽自由的。我看，可能的話，你還是勸她

跟你走吧。

維漢　可是你知道我們這一次回去，是想去參加義勇軍的啊，帶她去有什麼用呢？

碧如　不見得女人一點用處也沒有。

維漢　啊呀，對不起，我忘了這兒還有一位黃女士。

碧如　你知道抗日救國不是男子獨有的責任，並且若是你們都回去了，我獨自一個人留在南洋有什麼意義呢？我也決計同你們回去。

思訓　好，我們一道回去罷。

（遠處有音樂跳舞之聲）

維漢　媽的，東北的義勇軍正在冰天雪地裏打仗，這兒的闊老他們還這樣的開心呢！

思訓　不要說我們遠在南洋，就是在關內的闊老們也還是過他們快活的日子吧。

碧如　我們雖不是麻木，可是特別替你把吉他帶來，你好不唱點什麼嗎？

維漢　好，給我，我來唱個告別南洋吧。

思訓　（給他）好久不聽你唱歌了。

維漢　（接過來調一調，含着笑自彈自唱）

再會吧，南洋！

你海波綠，
海雲長，
你是我們第二的故鄉，
我們民族的血汗
灑遍了這幾百個荒涼的島上。
再會吧，南洋！
你椰子肥，
荳蔻香，
你受着自然豐富的供養，
但是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下
千百萬被壓迫者都鬧着饑荒。
再會吧，南洋！
你野生的薔薇，
你嬌小的梅娘，
你無愁天使的模樣，

但是你為什麼這樣悶悶的

難道你的心兒也受了害傷？

再會吧，南洋！

你不見屍橫着長白山

血流着黑龍江，

這關係着中國民族的危急存亡，

別了吧，我們第二的故鄉，

我們更去爭取這一線光明的希望。

碧如　好。

恩訓　對哪，我們的確是得去爭取這一線光明的希望。

維漢　因為這個希望所以我纔能決心捨棄南洋，捨棄梅娘去啊。

碧如　但是；咯，你的梅娘不是來了嗎？

維漢　那兒？

碧如　咯！

恩訓　梅娘快來，再不來你們高先生要急死了。

（梅娘盛裝跑來）

梅娘　我那兒不曾找到。你們在這裏，（她拉着碧如的手很埋怨的神氣）

碧如　我們也找不着你啊。

梅娘　（望着維漢）你也找不着我？

維漢　聽說有人請你吃酒去了。

梅娘　你該早一點來叫我啊。我正不高興去那兒的，我想你們誰來找找我就好了，偏又誰也不來。（她生氣似的揉着手邊的花草丟了）

思訓　我知道今天誰請你，所以不好來邀你。

梅娘　我好容易纔跑出來……，我我眞氣死了。

碧如　（大姊似的）梅娘不要氣，快喝一杯酒，你來遲了，我們要罰你。

梅娘　好，罰吧。（她舉起杯子就喝）

維漢　……………

思訓　坐到這兒來吧。坐到高先生這兒來。

梅娘　我也帶了一點東西給你們吃。（她從衣袋裏拿出一些糖果來）

碧如　啃，難得你記得我們哩。

梅娘　我什麽時候不記得你們！

思訓　咦，維漢，梅娘來了，怎麽倒不說話了？

（遠處有鑼鼓之聲）

維漢　（苦笑）我不是說話嗎？

碧如　梅娘，你這樣離不開高先生，高先生要是回國了，看你怎麽辦。

維漢　（眼望着碧如）黄小姐！

梅娘　我知道高先生不會回去的。

思訓　但是我知道他是要回去的。

梅娘　（望着維漢）眞的嗎？

維漢　（點頭）……

梅娘　怎麽不告訴我？

維漢　你又不能同我去，我告訴你有什麽用呢？

梅娘　你怎麽曉得我不能同你去呢？

維漢　你有爸爸，有媽媽，有兄弟在這兒，他們能放你走嗎？

梅娘　我要走就走，他們管不着我。

維漢　但是，但是……

思訓　（聽遠處）聽他們打得多熱鬧。

碧如　（微笑）我們去看看吧。

維漢　不要走。

思訓　不，我們去看看就來。

碧如　你們多談一會罷。

梅娘　黃小姐，你要快些來的，我還有事情告訴你呢。

碧如　一會兒就來的。

（她同思訓一塊兒去了）

梅娘　（對維漢）但是怎麽樣？高先生？

維漢　但是不是說你要和誰訂婚嗎？

梅娘　和誰！？

維漢　和三水。

梅娘　三水，哈哈哈哈，我和他訂婚？

維漢　自然，這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梅娘　是的，聽說我爸爸要把我出賣，但是，高先生，你相信我吧，我不是橡皮，不是椰子油，我是人呀。（她哭了）

維漢　（抱住她）我曉得你，但是我太愛惜你啊，你是我的性命。

梅娘　那麼你為什麼要回國去呢？

維漢　你那樣怕我回國去嗎？

梅娘　（靠着他）我不是怕你回國去，我是怕你要忘記我。

維漢　我對你說過我永不會忘記你的。

梅娘　我不相信。

維漢　咦，你不是恭維我的記心頂好的嗎？

梅娘　是啊，誰不恭維你記性好呢，那麼難的公式你也會背得出來；那麼長的數目字你也會那麼熟習地數得出來，但是這是另外一事啊。你回國一定有許多女孩子愛你、你不會很快地忘記我呢？

維漢　梅娘，你的話是對的。中國人對於某些事記性蠻好的，但是對於另外一些事却是一轉背就忘記了，像那邊那位中國財主爺一樣，誰欠了他多少錢他是一絲一毫都記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在一千七百四十年的時候，這兒的中國人給荷蘭人殺死了一萬多，都丟在這河裏，連河水都染紅了的事却一點也不記得了，他們不單是不記得，反而做了荷蘭人的甲必丹來欺負中國人。

梅娘　我的祖上那時候就到南洋做工，我的曾祖父逃吉郎纔逃脫那次的刼數呢。

維漢　是嗎？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不是那位甲必丹。我記得公式數目字，也記得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民族的歷史，我記得我們的可愛的梅娘，也記得我們中國民族目前是在怎樣危險的狀態裏。

梅娘　（她熱烈地抱吻着他）好了，高先生，我知道了，我崇拜你，我愛你，你回去吧，我捨不得祇是我可憐的娘。你先回去我一定想法子趕回來的，我相信我可以做一點事。

維漢　梅娘！（他什麽也不說了，他抱起她吻她）你眞是一個好孩子。

（這樣他觸着脚邊的吉他）

梅娘　剛纔你唱的什麽呀？

維漢　你不是聽見的嗎？

梅娘　放我下來，讓我唱一首歌送你。

維漢　（理理琴）來！

梅娘　讓我自己來。（她接過琴自彈）

（靠着維漢回頭望他）我唱什麽好呢？

維漢　唱個——對啊，記得今年過年的時候你不是唱過一支『春回來了』嗎？我很愛聽那個，你再唱唱吧。

梅娘 （回憶）「春回來了？」對哪，我唱過的，那不是你寫的嗎？（她唱）

春回來了！

紅河岸邊香草多，
椰林新葉舞娑娑，
河邊女孩何娥娥，
腰間窈窕纓輕羅，
河水潺潺如怨歌，
春風激起生紅波，
鬧草葉，
平波陀，
華工創業艱難多，
乾隆皇帝何曾哀民瘼，
一任帝國主義苛例苛，
華工自動奮起揮長戈，
可憐老幼男女鮮血流成河、

二百年日月等閒過，
中華民族再不怒吼將如何？
再不怒吼將如何？

維漢　啊，梅娘，這首歌現在更用得着了。

梅娘　可不是嗎，東北的義勇軍正在那兒吼着啦。

（在他們唱着的時候，不知何時另一青年怒目地站在他們的身傍）

維漢　三水！

梅娘　哦，你來幹嗎？

（他們沉默相對）

三水　梅娘過來！

梅娘　爲什麽？

三水　虧得你說心裏不舒服要回去睡一忽兒，原來睡到這裏來了。

梅娘　哑，睡到那兒你也管不着的。

三水　你知道你爸爸把你許給我了，我管得着。

梅娘　別說我爸爸沒有許你，就是許你了，我不答應也是廢話。

三水　廢話？（他猛然伸手去拖她）你爸爸叫我來尋你。

梅娘　去你的吧！（推他）

三水　（抓住梅娘）

維漢　（奪過梅娘，昂然與三水相對）你還不走嗎？

三水　走？那應該是我要你走！（他猛然撲維漢，用馬來話罵他，於是兩個人格鬥起來了。）

梅娘　高先生！

（他們打得非常激烈，連吉他也當作武器了。）

梅娘　救命啊！

（那時恩訓和碧如恰回來了，看見這情形，恩訓忙分開他們兩人，碧如抱着梅娘，三水還在用馬來話，荷蘭話罵維漢。）

恩訓　你們幹嗎呢？瞧，你打得這樣，我若是不來，你們大約是祇得有一個活的了，這樣拚命幹麼不去打帝國主義呢？

三水　（喘着氣）……

恩訓　（對維漢）怎麼，老兄，也預備把性命拚在這兒了嗎？

維漢　你剛纔沒有聽見他說的話，聽見了你就知道誰也忍不了。

恩訓　有什麽比××武裝佔領我們東三省更忍不了的事嗎？你忘了孔二先生說的「小不忍則亂大謀」嗎？

（他回頭笑對梅娘說）梅娘，都是你們女人不好！

碧如　（笑代答）不，都是你們男人不好。

梅娘　都是這個社會不好，為什麽我們女孩子要給人家賣來賣去的不許我們有一點自由呢！

三水　自由？哼，叫你爸爸還我們的錢，再給你自由。

維漢　蠢東西！

（他們又要打起來）

恩訓　得了，三水兄，你回去吧，我一回兒和你談，碧如，你也陪梅娘回去。

三水　（他走以前又用馬來話罵維漢，並且說）好，你當心吧，你不走，看我叫華民政務司撵你走！

維漢　你這狗！

梅娘　高先生，不要理他！

（遠處鑼鼓聲）

——幕——

第二幕

人物

思訓
維漢
碧如
李小姐
胡小姐
張小姐
民衆慰勞隊
學生慰勞隊
義勇軍家屬
朱醫生

黄醫生
護士A
護士B
負傷長官
傷兵A
傷兵B
傷兵C
傷兵D
傷兵E

地點

華僑主辦的傷兵醫院。

窗外時見火光。

遠遠隆隆的砲聲，機關槍聲。

病房裏傷兵呻吟聲。

門外汽車喇叭聲。

護士們忙着抬一個傷兵到手術室去了。

朱醫生正診視着傷兵A，看護小姐們圍繞着。

朱醫生 （對看護）包好。

傷兵A 先生，我的傷什麼時候可以好？

朱醫生 還要至少一個月傷口才可以長起來。

傷兵A 那怎麽成，讓我早點好吧！

朱醫生 不要吵啊！

傷兵A （外面炮聲隆隆）你聽，這叫我怎麼能不吵呢？我恨不得立刻就好，好讓我再上火線去。

朱醫生 最好是立刻就好，可是醫藥上做不到，有什麼法子呢！你還是安心靜養吧。（他起身看第二個傷兵）

傷兵B　（呻吟甚急）……噯呀媽呀！

朱醫生　（親切地問）怎麼樣，痛得好一點沒有？

傷兵B　（哀求醫生）痛得受不了，先生，讓我出院吧，讓我出院吧！（炮聲）（他掙扎）

朱醫生　（顧看護）按住他不能讓他動，（在看護幫助下親切看患處）啊呀這兒還沒有合口，不能動。再動就不能好了，胡小姐給他冰一下，別讓這兒發炎。

胡小姐　好。（很敏捷熟練地那樣做）

傷兵B　（掙扎）讓我出院吧．讓我回到前線去吧。我情願死在戰場上，我不願意死在床上啊！

胡小姐　（按住他）您忍耐一點兒吧。很快就可以好的，好了又可以去打仗了。像您這樣動，傷好得不快或是傷口發炎起來就難辦了。

傷兵B　痛得眞難受啊，小姐……我也當過十幾年兵，打過好幾次仗，身上也帶過花的，可是從沒有傷得像這樣厲害啊……噯呀！

胡小姐　（微笑地撫慰他）可是也從來沒有傷得像這趟一樣有意義的吧。你們從前的打仗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祇有這一趟才是參加了神聖的民族戰爭，你們是替老百姓和敵人拚命雖然受了傷，大家都尊敬你們，感激你們的。瞧，今天民衆慰勞隊送來了多少好吃的東西給你們。

傷兵C　頂有趣的是那些學生到這兒來演戲給我們看，那位女學生的歌唱得眞好啊！

傷兵Ａ　他媽的，我聽了眼淚都出來了

傷兵Ｂ　我們出了院要是不努力眞對不起他們啊。

負傷長官　可不是嗎，從前我們出去見了老百姓問起來總是很難爲情的。有一次我穿了軍服上館子吃東西，館子裏的堂倌就問你們軍人幹什麼的，人家把我們欺壓到這個樣子了，怎麼不去同敵人拚一拚呀？你想，我有什麼法子回答他呢？又有一次在火車上，一個做西崽的來找我談話，他說中國軍隊不好，自己人打自己人倒是兇得很，一見了東洋人就像耗子見了貓似的一點也不中用了。我說這話也不見得，中國兵不盡是他那樣的，他也說那麼你們爲什麼不同人家拚一拚呢？但凡碰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就沒有話好回答了，所以後來我眞不敢穿軍服到外面去走路了。

傷兵Ｃ　就是我們到外面採買東西的時候，也時常要受老百姓的冷落的。有一天我去採買許多小菜，一個菜店的小伙計就挖苦我們說：中國兵別樣嘸啥本事，吃小菜眞了不得啊。

負傷長官　從前眞是這樣的，可是這次就不同了。不要說在後方醫院裏有人來送東西我們吃，就是在吳淞那樣遠那樣危險的地方，也有許多民衆冒着礮火和飛機炸彈到前線來慰勞我們的，我吃他們東西的時候，心裏眞是難受，我們不過是做了應該做的事罷了。

傷兵Ａ　丢那媽，傷快好吧，好了再去打。

傷兵B　是啊，再去打。（他興奮起來）

胡小姐　（她繫着綳帶）啊呀，我不是要你別動嗎？忍耐點兒吧，你餓了嗎？給你吃點牛奶吧！

傷兵B　謝謝您，小姐，我媽媽也沒有這樣親切地招扶過我的。

胡小姐　（笑了）不瞞你們諸位說，我也沒有這樣勤快地招扶過別樣的人呢。你們是民族的勇士啊，不招扶你們還招扶誰呢？

思訓　噯呀，慚愧得很。

胡小姐　可不是民族的勇士嗎？黃小姐，洪先生醒了。

碧如　（剛從另一室出來端了一些藥品到另一室去，聽得胡叫她，趕忙過來看思訓，）怎麼，你醒了嗎？我當你睡着了呢。

思訓　一來礮火這樣隆隆不停的，二來我心裏又担心着維漢，怎麼能睡得着覺呢？……

碧如　不過你總得睡一睡呀，怎麼樣，傷口不痛了嗎？

思訓　傷口剛才朱醫生又給上了一點藥，這會兒好像好得多了。

碧如　那就好了。餓不餓？吃點東西好不好？這幾天好吃的東西送得眞多呢。

思訓　是呀，剛才大家還說着呢，比起民衆的熱情來，好像我的傷還受得不夠重似的。……

碧如　沒有的話，傷輕好得快，好了又可以上前綫去啊，好，吃一點蛋糕吧。（她拿來一盒慰勞隊送的

蛋糕打開遞給他。）

忠訓　（搖搖頭）不要，我不餓，倒是有一點冷哩。

碧如　自然比起南洋來上海眞冷得多了，我雖然不是老住南洋的人，但驟然由南洋回到上海也嘗得有些不慣了。

負傷長官　聽說南洋從來不下雪的，是眞的嗎？

碧如　怎麽不眞。一年到頭都是夏天似的，一輩子也看不到下雪，可是小學教科書上不是有說到雪的嗎？一教到雪的地方，我們當教員的眞苦死了。孩子們一定要問雪是怎麽一個東西，下雪又是怎麽一個樣子？

傷兵C　（很有趣似的）那麽小姐，你又怎麽樣告訴他呢？

碧如　我有什麽辦法呢，我只好剪紙頭站在台子上把紙頭撒下來，我說：「你們看啊，這就是下雪啊。」一個學生把紙頭拾起一張就來問我，他說：「先生先生，這不是雪，這是紙頭啊。」

傷兵們　（都笑了）哈哈……

傷兵D　那麽南洋地方一點都不冷了。

碧如　不冷，頂冷的時候也祗穿夾衣，我頂怕冷，帶了幾件棉衣到南洋去，可是一次也沒有用過。

傷兵C　丟那媽，我們到南洋去當兵吧，到南洋去不發棉衣也不要緊了，我們時常在很冷的天祗穿

着單的軍服哩。

思訓　南洋也不是沒有冷的地方，西爪哇的梨埠就下雪的，不過下得不很大就是了。到那裏去旅行是要帶棉衣的。

碧如　是嗎？我沒有去過。（她替他加了一床被）

張小姐　（她從另一室出來）黄小姐，朱醫生叫你。

碧如　來了。（匆匆出去了）

張小姐　（替他把被蓋好）您同黄小姐熟的嗎？

思訓　怎麼不熟？我們是一道從南洋來的，我們是極要好的朋友。

張小姐　您加入華僑義勇軍，她加入看護隊，你們眞是羅曼諦克哩。

思訓　我們一共是三個人來的。本來預備一塊兒到東北去，誰知道就在上海達到了我們的志願。

張小姐　那麼還有一位呢？

思訓　他還在那裏打仗哩。

張小姐　那麼您先負傷了。

思訓　我是二十七日那天負傷的。一顆重炮子彈把我們都活埋在戰壕裏了，虧着那位朋友和幾位弟兄們把我挖出來，雖則受了重傷人居然沒有死。

張小姐　那眞是幸福。不過那時候一定很苦的吧，一個人給活埋在土裏面。

思訓　當時倒不大覺得，因爲死我們是隨時預備着的。反而是被他們救出來以後想起當時若是就那樣給埋在地下，死也不死，活也不活，那才難受哩。

張小姐　（寂寞地笑了一笑）對哪，有許多事當時不覺得怎樣，到事後想起來眞是可怕。不過你們那還不過一刻兒功夫的事，像我們女子就不知有多少人是那樣一輩子給活埋着死也不死活也不活哩。

胡小姐　（一面招扶病人一面感慨地）有的給活埋在家庭裏，有的給活埋在工廠裏，有的給活埋在街上。

思訓　我有好些年沒有回國，這趟回來我覺得你們小姐們眞了不得，不要說穿的衣服比從前漂亮；就是聽你們談話也覺得比從前進步多了。

張小姐　單止會說話有什麽用處。女子解放的障礙一點也沒有除掉，雖則社會的表面有幾個時髦女子在那裏點綴點綴，大多數還是過着非人的生活哩。

傷兵A　男人也沒有什麽兩樣。

傷兵B　小姐，我要起來坐一坐。

胡小姐　不成，醫生吩咐過不許動的。

傷兵B　那末把這兒給我墊高一點吧。

胡小姐　好。

（砲聲飛機聲）

傷兵A　媽的，飛機又來了。

思訓　今天吳淞一帶一定又打得很厲害。

張小姐　你很担心你的朋友麽？

思訓　打仗當然沒有一個安全的。並且我們也原是為着把生命供獻給祖國來的，不過我還是不能不替我的老朋友擔心，他太勇敢了，比如他有時候看見飛機來了，他也不高興藏起來，却隨意用步槍去打。

負傷長官　對哪，這是危險的，你應該告訴他。

思訓　我在他身邊的時候還好一點，我可以隨時勸告他，我不在了，他一定更要不當心了，更冒險了。

傷兵A　媽的，我們自己要是有了半隻飛機也好了。平時也看見一隻二隻地在天上飛來飛去，一到開仗就連飛機影子也看不見了。

傷兵C　世界上沒有比看見人家在那裏橫行霸道，一點辦法也沒有，再氣人的事了！

負傷長官　其實辦法還是有的。

傷兵D　當然辦法也是有的，就是中國人不是一條心。

張小姐　（她起身替另一傷兵理了理被單之後回到思訓這裏來）眞是的，好的朋友是比自己兄弟姊妹，還要關心的，我在學堂裏有幾個朋友同我極要好，後來畢業了，要分手了。我們哭了好幾天哩，後來她出嫁了，也同她丈夫到南洋去了，至今還時常寫信來，寄東西來，她送過我幾粒珠子。

思訓　對了，南洋是產珍珠的，有很多土人靠採珠子生活哩。

張小姐　不是說也有養的麽？

思訓　養的珠子不貴重啊，小姐。

（飛機聲，爆彈炸裂聲）

（黃醫生進來巡視。）

胡小姐　黃醫生近來忙吧？

黃醫生　啊呀，胡小姐。你眞熱心，每天都來的。

胡小姐　自然哪，黃醫生這樣熱心，我們盡一點這樣的義務還不應該嗎？

黃醫生　不過像今天這樣好的生意誰都對付不了，剛才由吳淞又來了一車，這兒再也容納不下了，分了一半到第一醫院去了。

張小姐　今天的炮聲幾乎一整天沒有停過。
負傷長官　今天不知道要燒掉多少建築物。
黃醫生　今天他們是總攻擊啊（匆匆看了一下）沒有什麼變動吧。
胡小姐　沒有什麼。這一位剛才痛得很，這會兒也好得多了。
黃醫生　那就好了。我一會兒就來的。（匆匆下）
思訓　（愛急）咳！
張小姐　怎麼痛嗎？
思訓　想起我那位朋友眞不放心，您知道我還對他的愛人負了責任呢。
張小姐　怎麼他的愛人沒有來嗎？
思訓　還在南洋。
張小姐　怎麼不同來呢？
思訓　她雖然是個僑生，却是非常愛國的。她本來要同我們一道來的。她私下裏把旅費也籌下了，但是她不該告訴她的母親，她母親祇有這麼一個孩子，無論如何不放她走。我們臨走的時候她就把他託付給我了。雖則他並不是屬於誰的，可是我一想到那個可憐的孩子，我不能不祝我朋友的平安了。

張小姐 （她一面在理着小台子上的藥瓶，側了一下頭）可是您當然知道這是不能兩全的。除非大家都不管國家的事服服貼貼地做順民，否則要想不經過幾場殘酷的戰鬪得到平平安安的自由解放那眞是做夢。您說對不對？

思訓 那當然是對的。

（外面忽有嗶啪，逄的聲音。）

思訓 （大驚）怎麽啦？打到這裏來了嗎？

傷兵D 媽的，打到這裏來咱們都死得成了。

傷兵B 來吧，我正不高興躺在床上這樣哼着了。讓我幹掉他一兩個再死吧。

胡小姐 咯，你又動！

傷兵B 敵人打到眼前來了還不許動呢。

胡小姐 誰也不是那樣的意思。

傷兵B 聽，那不是槍響嗎？

胡小姐 （急到窗口張了一張故作慌張）啊呀，怎麽得了，眞正要打到這裏來了。快些逃吧。

張小姐 （和另一看護——女性的）眞的嗎？那怎麽辦？！（急奔到窗口去一看，彼此大笑）哈哈哈哈……

負傷長官　怎麽啦？

傷兵A　怎麽不是槍響嗎？

張小姐　你們眞是給敵人嚇慌了，連人家放鞭爆都當是槍響呢。

思訓　放鞭爆？為什麽放鞭爆？

胡小姐　今天是新年，為什麽不放鞭爆呢？

傷兵A　噢，現在是戒嚴時期，不是禁止放爆竹嗎？

負傷長官　禁是禁止了，你知道中國的事，總是這樣的。百姓點燈是不可以的，州官放火是可以的。

（有鑼鼓聲）

傷兵B　我不相信。

胡小姐　不信你聽，不是打過年鑼鼓嗎？

思訓　這是誰家裏？這樣的時候還打過年鑼鼓。

張小姐　不曉得，反正總是一家有特權的人家吧。

傷兵A　媽的，一樣的中國人，一邊拚命的打仗，一邊拚命的打過年鑼鼓。

傷兵C　丟那媽，中國就像我的腿一樣麻木：

負傷長官　甲午戰爭那年，日本人說「中國是二十二個小國，日本雖小，比起那些小國還要算大的，

所以可打」後來果然日本打敗了北洋艦隊，南洋艦隊並不幫忙，所以當時日本人說日本不是同中國一國打，是同直隸一省打，也不是同直隸一省打，是同李鴻章一個人打。想不到隔了三四十年中國的情形還是一樣。中國人的麻木是沒有救藥……

（那時黃醫生回到室裏來）

負傷排長　黃醫生，你說中國人這種麻木病有什麽醫法。

黃醫生　（苦笑）我不是學這一科的。

（大家笑了，看護婦等捧着一盤盤的橘子香蕉和香烟進來。）

恩訓　不過照這一趟打仗老百姓這樣的幫忙，可知道中國的麻木病一天天在那裏好了。

黃小姐　（對看護們）分給他們，每人兩件。

恩訓　這是那裏來的？

黃小姐　這是上海市民慰勞隊送來的。他們還來了個唱歌隊。剛才在底下的病室裏表演，非常受歡迎。

傷兵E　怎麽不到這兒來？

黃小姐　就來了。就來了。

傷兵D　我正在想今天一定還有人來唱歌呢。

傷兵E　這趟我們就打死了也快活在醫院裏固然每天有人來慰勞，就在前線上也有人放留聲機片給我們聽哩。

傷兵D　啊，來了，來了。

（慰勞隊一行五人登場

一位打扮得很樸素的女學生，帶着一個窮女孩走向大家，各床上的傷兵緊張地望着她們，她幫着分了分橘子站着對大家說：）

男學生　兄弟們這一趟大家辛苦了。這趟敵人以為我們是猪玀，以為我們不會抵抗，所以說祇要四小時佔領上海，但是到現在為止，已經費去了他們幾千幾百個四小時了。這表示中國人不是猪玀，不是可以隨意讓人家殺的。帝國主義的胃口是不會有飽足的，你越是讓他他越是進攻，只有抵抗才是出路，這趟就表示祇要大家一條心無論我們的武器怎樣不如人家也可以抵抗！

傷兵B　對的。

傷兵ACD　（都附和着）對的。

男學生　抵抗的結果不知道陣亡了我們多少弟兄，有的也像各位一樣負了很重的傷，但是各位的犧牲是值得的，你們是替大家流血，替大家受痛苦，我們老百姓是萬分感激的，永久不會忘記

的。今天是新年，這裏有一點點香烟橘子，這眞是微薄得很，這不過是表示我們窮苦的老百姓對於辛苦作戰的弟兄們一點敬意。

傷兵A　不要客氣咯，這是我們的本份……

男學生　末了，我介紹這位小姐和這位小姑娘，他們也想同各位講幾句話。

女學生　（起先像說話似的）恭喜，恭喜，各位先生們；各位勇士們；今天是舊曆新年，各位家裏一定

都伸着頸頸兒望，望你們回到家鄉，去看看年老的爹娘，年輕的太太。

去抱抱可愛的小弟弟小姑娘，

他們那裏曉得，你們正爲着我們老百姓，

爲着我們千百的婦女兒童，

受了極名譽的傷，躺在這個病院的床上？

各位先生：帝國主義爲着要逃脫深刻的恐慌，他們是這樣的瘋狂，

自從佔領了我們的瀋陽，

又進攻到我們的長江，

現在還要奪華北，察哈爾，

以及所有我們的邊疆，

他們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屠場，
任他們殺，任他們搶！

各位勇士們：

我們現在眞得爭啊！
我們爭着生存否則就要滅亡，
爭着做自由的人否則就要變成牛羊，
聽啊，飛機還在不斷地擲炸弾，
大炮還隆隆地在響，
我們拚着最後一滴血，
守住我們的家鄉！

傷兵們　（興奮地拍手衆口一聲）對啊！守住我們的家鄉。

傷兵A　把敵人趕出去！

負傷長官　小姐，再來一個。

傷兵A　再來一個。

外面忽有喊「殺啊，殺啊！」的聲音。

傷兵C　再來一個

（另一個看護徐小姐拿被褥進來）。

徐小姐　對不起，有新的病人來了。

女學生　好，好各位先生好好的靜養，明天我們再來唱吧。（下）

小孩　那麽勇敢的伯伯叔叔們再會了。

傷兵們　再會了。

護士　（對思訓）對不起，別的房都滿了，這兒要添一張床。

（他迅速地在思訓旁舖好床，

女看護舖床褥，

碧如進來。）

思訓　碧如，這裏已經這樣擠，怎麽好再擺一張床呢？你去同朱醫生交涉，請他到別的房間去好不好？

負傷長官　一點不錯，這兒實在太擠了。

碧如　（望着他）好是好，洪先生，你猜新的病人是誰？

思訓　是誰？

碧如　我們的朋友維漢。

思訓　怎麽他也負傷了？
碧如　負傷了，剛才和許多傷兵一道由吳淞運來的。路上還幾乎給飛機炸了。
思訓　傷得重不重？
碧如　不重也不會運回來了。
思訓　傷在那兒？
碧如　回頭你就看見的。
思訓　他對你講些什麽？
碧如　什麽也沒有講。
思訓　什麽也沒有講？
碧如　（掩面而哭）他——他不認識我了。
思訓　哦？那末醫生爲什麽叫你去？
碧如　他嘴裏亂喊，喊出許多馬來話，朱醫生就叫我去聽。
思訓　他叫些什麽？
碧如　他叫，「殺啊，前進啊！」
思訓　還有呢？

碧如　還有他現在叫着梅娘和我們的名字。但是我同他說話他又不說了。

恩訓　你知道他是怎樣受傷的？

碧如　據和他一道來的戰友說：今天吳淞的砲戰激烈得非常。早上七點鐘起就有十二條敵人的兵船，一齊向我們的陣地開炮，還有二十八架飛機扔炸彈。張華浜方面的重炮野山砲也向我們射擊。

傷兵們　（很注意地聽）哦，吳淞給打下了沒有？

碧如　沒有。礮火是厲害得很。吳淞一帶凡是可以炸的地方都給炸光了。一直打到下午三點多鐘敵人用三隻裝甲的汽油船，三十幾隻民船載着幾百個陸戰隊，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想在寶山東門上岸，那兒守城的祇有一排兵，餘外就是維漢他們那兩百多個義勇軍。他們有的耳朵都給大炮炸聾了，維漢就是一個，但是他們不但不怕，反而冒着炮彈的雨向敵人衝鋒，敵人看見我們有防備纔退轉去了。但是維漢和許多弟兄就受了重傷了。

傷兵們　啊！

恩訓　醫生看過了沒有？

碧如　一來就送到手術室。我一直陪到現在。

恩訓　醫生怎麽說。

碧如　朱醫生來了，你問他好咧。

思訓　不管怎樣，你趕快寫一封信給梅娘吧。咳，她不知道該怎樣的傷心哩。

碧如　曉得了。

（護士們推着一輛手術車進來。朱醫生跟在後面。車上面睡着綳帶戎裝的維漢，他口裏還是狂熱地叫着「殺啊，前進！」「弟兄們，殺啊！」車子推過之處，傷兵們都起來。）

傷兵們　對呀，「殺啊！」

（推過思訓前，思訓急起來攀住車。）

思訓　停一停。

朱醫生　不，你不要起身。

碧如　不要起來。

思訓　不，讓我看一看。他是我的朋友。

（他們停了一停。）

思訓　（掀起白布看了一下驚叫）嗳喲，怎麽得了！

朱醫生　（急掩住）洪先生，你別太興奮了。別忘了你自己也是病人啊。

恩訓　我曉得了。朱醫生，你看他的傷不要緊嗎？

朱醫生　經過好的話，性命也許可以保存，不過他的腦子受震動太厲害了，除了衝鋒那一個時候的事，其他的恐怕通通要忘記的。

恩訓　是嗎，將來是不是可以好呢？

朱醫生　也許可以好，不過這是沒有保證的事。

維漢　「殺啊，前進啊！」

（張胡二位看護小姐來幫助把他移到床上去。）

恩訓　（仍然拖住他）維漢，老朋友。

維漢　「殺啊！」（眼睛直望着前面）

恩訓　是啊，我們得殺啊，得殺開一條生路啊，但是你——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你的老朋友洪恩訓啊。你不認識我了嗎？你連梅娘也不記得了嗎？（他握着他朋友的手不覺紛紛流下熱淚。）

（小姐們拉開他推到前台。）

維漢　（仍望着前面熱狂地叫着）「殺啊，前進！」

（外面炮聲槍聲與鑼鼓聲打成一片。）

——幕——

第三幕

人物

維漢　胡華生
碧如　胡夫人
思訓　侍女
梅娘　其他
三水

地點

某僑商家二樓客室

時代

一九三四年除夕

思訓與碧如結婚了。他們這天來找梅娘問維漢的病狀與其居停主人胡華生在客室裏談話。

思訓　……眞是你回國又快十年了。我們是一九三一年回國的，參加了一九三二的一二八戰爭，現在也是三年多了。日子過得眞快啊。

華生　是啊。日子快得很，我剛回國的時候頭髮還是青青的，現在差不多白了三分之一了。（照照鏡子）

碧如　有天生頭髮白得早的。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幾代都是二十幾歲白頭髮。

華生　不，我這頭髮的白得早不是遺傳的，我的母親六十多歲了還沒有一根白頭髮。

思訓　哦，那恐怕是你太辛苦了。

碧如　對哪，胡先生太能幹了，俗語說得好「能者多勞」……

華生　（嘆了一聲氣）勞得有成績倒也不要去說他，就是勞碌了半輩子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思訓　怎麼樣，今年生意還好嗎？

華生　這個年頭生意還會好哩！從前還可以對付，自從一二八以後，只靠我兄弟寄錢來維持，但是到了這兩年，南洋生意也壞透了，那有錢寄來，今年或者能夠勉強維持過去，到了明年開春恐怕店子還要關門的。我的頭髮就大部份白在這個上頭的。

思訓　現在到處都是一樣。……怎麼樣，梅娘這些日子習慣了一些嗎？

華生　也來了這麼幾個月了，比剛回來的時候好得多了。這孩子真難得，在我們旁邊人的眼睛裏，維漢真是太幸福了，雖說他自己不曉得。

思訓　維漢還是那樣子？

華生　大體還是那樣子，他還是時常叫着「殺啊，前進啊！」那些已經不時髦了的口號。

恩訓　（他們對於他這幽默的話，不覺同聲喟嘆）一個人能始終保持那樣積極的精神，未嘗不是幸福呢。

華生　這些日子身子好像比從前好得多了，這自然是梅娘看護得好。

碧如　維漢在府上實在攪擾得太久了，我們現在總算有了一個家了。我們想接他們去過新年哩。

華生　那裏的話，讓他們倆在我這裏再住幾年也不要緊，你們知道維漢同我也是兄弟一樣的朋友，我的境況雖然不好，目前養他們倆還養得活。

恩訓　倒不是那樣的意思，我們也想盡盡朋友的義務罷了。

華生　目前可考慮的倒不是他們倆的生活，反是另外一個問題，三水也回來了，你們曉得嗎？

碧如　什麼三水回國了？

恩訓　他回國做什麼？

華生　我看那意思是很簡單的。一來橡皮生意失敗，南洋也待不住了，祇好帶一點錢回來做生意。二來無非爲着梅娘。

碧如　他還想把梅娘奪回去嗎？

華生　當然他這樣想。而且他到這兒來找過她兩次了。

思訓　你怎麼好讓三水見她呢？

華生　他說是老遠來看維漢的，我有什麼理由拒絕他呢？

碧如　他對梅娘說些什麼？

華生　我不在家不大曉得，據內人告訴我，他居然指着維漢對梅娘說：「你守着他這活屍一樣的人有什麼好處呢？」

碧如　梅娘呢？

華生　那孩子氣得哭了。

思訓　維漢呢？他一點也不懂嗎？在南洋的時候是打過惡架的，你記得嗎？

碧如　怎麼不記得——那麼胡先生以後不要叫三水來了。

華生　對了，我也想儘可能地不叫三水來找梅娘。

思訓　我看最妥當的還是讓我們把他們倆領去吧。

碧如　那樣三水就無由來找他們了。

華生　那以後再說吧。

（聽差的上）

聽差　老板，張復盛的張先生找你。

華生　就來了。（對思訓）你們倆多坐一會兒，今晚在這兒吃了年夜飯去。讓我去對付一下要賬的，今天內人也躲出去了。

思訓　我們老朋友別招扶。

（華生匆下，女僕上來）

女僕　洪先生洪太太請等一等。小姐就來了，高先生剛起來呢。

碧如　怎麼現在纔起來？

女僕　他睡得很好。小姐說不要驚動他，直到現在才醒。

碧如　睡得好就好了。現在還那樣叫嗎？

女僕　（笑着）叫還是那樣叫的。「殺啊，前進啊！」起先我還不曉得，一天替他換衣服的時候他忽然那樣叫起來，眞把我嚇了一跳。

思訓　不要說你們。就是我們在他那樣叫着給人家推進醫院裏的時候也不知道多難過呢。

碧如　你不曉得高先生從前在南洋的時候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人。身體又好，天分又高，人家要記十遍的事，他一遍就記下了。誰不說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女僕　哦，難怪現在這個樣子，小姐還那樣的愛他呢。

（裏面隱隱聽見「殺啊，前進啊！」的聲音。）

女僕　哦啊，高先生來了。

（思訓碧如都站起來。女僕開門。絨的馬來裝上罩着皮大衣的梅娘輕輕的推着維漢出來。）

思訓　哈囉！

碧如　（趕快走近他。）哈囉！這樣不會凍嗎？再蓋一點東西罷。（她把自己的圍巾給加上）

梅娘　（露着寂寞的微笑。）不要緊，他裏面穿得多哩。——怎麼你們幾天不來？我以為你們倆也把我們倆忘了呢。

思訓　那有那樣的事。因為要對付一些賬目我們自然也忙一些了。

碧如　聽說三水來了，有這話嗎？

梅娘　來過的。那個討厭的人（她咬着牙齒）我再也不願意見他了。

思訓　維漢一點也不認識他嗎？

梅娘　和他不大認識我一樣。

碧如　咳！這也許反而是他的幸福。他若是認識他不知要氣得多厲害哩。

梅娘　三水他是這樣的侮辱一個愛國勇士，他說我為什麼要守着一個癡子。（她哭了）

碧如　你怎麼說呢？

梅娘　（她淚痕滿面堅決地）我說癡子也罷，什麼也罷，我愛他，我願意守他一輩子！

碧如　（緊握着她的手）好，好梅娘，你始終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姑娘。

維漢　（眼睛直望某處）「殺啊，前進！」

思訓　（含着一腔熱淚扶着他）是的，老朋友，我們得殺啊，我們得前進。我是你的老戰友，你現在還不記得嗎？

維漢　……（他望着思訓如有所思）

思訓　（他驚異地叫）梅娘！維漢剛然望着我，他好像有點認識我呢。

梅娘　是啊，他近來的腦子怕是有些恢復了。他有時候也好像認識我似的。他好像竭力的在想。

女僕　對了，有時候他呆呆地望着小姐。

碧如　那就好了。那時候給那樣猛烈的大炮的聲音頭也震昏了，同時心裏也太興奮了。因此祇記得「殺啊，前進。」但是他的身體本來好的，又兼調養了這幾年，又有梅娘這樣親切的看護，說不定會好起來的。

梅娘　（破涕一笑）假使真會好起來，那我可太幸福了。

思訓　一定會好起來的（對其友）對不對，維漢？那樣英俊的老高會永遠變成這樣的癡子是誰也

不能想像的事

梅娘　眞是不能想像的事。那樣愛着我的人在祖國重逢了，會不認識我了……（她哭了）

碧如　（撫慰着她）不他精神上是認識你的。記得維漢剛由火綫上運到病院裏受手術的時候他還叫着你的名字呢。

恩訓　而且一定會認識你的，我看見一個電影是寫一個馬戲塲丑角在一年的聖誕節的晚上在門口雪地裏救了一個女孩，他把她收留起來教給她本事。但是這孩子愛上了別人了，把丑角看見了氣得從很高的地方摔下來。雖然救了性命腦子却受了很重的傷把記憶力都喪失了

梅娘　那麼後來怎麼樣？

恩訓　後來那女孩子後悔了，很熱心地看護他，並且想法子要恢復他的記憶力。

梅娘　她用了什麼法子呢？

恩訓　那時候恰好又是聖誕節了。她給他穿着當年一樣的衣服坐在生了火的爐邊。她自己呢，也穿着她原來的衣服同樣地倒在門外，引他去救她。因爲一切情形幾和一年前的聖誕節晚上一個樣，這樣就把那丑角的記憶力慢慢地喚起來了。

碧如　對了，梅娘！咱們幹麼不用這個法子呢？

梅娘　對啊，我雖然不像那個女孩子一樣另外愛過別人，但是爲着恢復他的記憶力，我是什麼都願

意做的。

思訓　你幹麼不穿着馬來裝，彈吉他給他唱唱他當日愛聽的歌呢？

梅娘　（紅着臉）這我也試過的，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碧如　你何妨再試一試看呢？

梅娘　那很便當的。在南洋的時候有一年過年的那天，他來找我的時候，我正是那樣唱歌給他聽的呢。（她把她的皮大衣一撇。接着吉他靠着維漢竭力的喚起當時的甜蜜的情景唱起來，雖說她的聲音是那樣的抖着。）

哥哥，你別忘了我呀，
我是你親愛的梅娘，
你曾坐在我們家的窗上，
嚼着那鮮紅的檳榔，
我曾輕彈着吉他，為你曼聲兒歌唱，
當我們在遙遠的南洋。

哥哥，你別忘了我呀，
我是你親愛的梅娘，
我曾在紅河的岸傍，
我們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們的勇士還鄉，
我不能同你來，
我是那樣的惆悵！

哥哥，你別忘了我呀，
我是你親愛的梅娘，
我為你違背了我的爺娘，
離開了那遙遠的南洋，
我預備用我的眼淚，
搽好你的創傷，
但是，但是你已經不認得我了，

你可憐的梅娘！

維漢　（依然直視着遠方叫了一聲）殺呀，前進！

梅娘　（丟了吉他，抱着他搖着）哥哥，你——你眞正一點也不認識我了嗎？你眞正這樣狠心嗎？

（她附在他的腿上大哭。）

思訓　這怎麼能夠恨他呢，梅娘？

碧如　（替她蓋上大衣撫慰她）你得耐煩一點呀，怎麼能一下子就見效呢。

思訓　（他也凝視着維漢）維漢，老朋友，你記一記罷，她是梅娘，你常說的你一輩子不會忘記的人啊。

碧如　梅娘，你瞧，他好像是在想着似的樣子。

梅娘　（果然抬起頭注意他）眞的嗎？你快記一記啊，我是梅娘，他是洪先生，她是黃小姐。

維漢　（果然有些想着的樣子，但是最後仍然發出使他們失望但是很勇壯的聲音。）殺啊，前進！

梅娘　（依然哇的一聲哭倒了）……

碧如　（抱着她）梅娘！你要自己保重。……

（華生夫人上來。）

胡夫人　啊呀，對不起，對不起，我正要請你們兩位來過年的。

碧如　（笑着說）怎麼樣，胡先生不是說你去躲債了嗎？

胡夫人　因爲那裏也躲不了，倒不如回家來硬拚一下還痛快一些，你說是不是？（她很快活地）不要緊，年總得過的，你們別走，我越是窮過年過節我越是要弄得熱鬧……梅娘，你又哭什麼呢？維漢就這樣不成了嗎？不一樣是你的嗎？誰也不會來搶你的，幹嗎一定要他認識你呢。

思訓　這話一些不錯。

梅娘　（也苦笑着但仍靠在他膝上）……

胡夫人　好，你們請坐一會兒，我敬了祖宗就來陪你們。王媽，怎麼不多拿些點心來啊。

女僕　曉得了。

碧如　不要客氣，點心吃夠了。

胡夫人　好，那我不招扶了。（匆匆下）

維漢　（望着膝上的梅娘似有所思）……

碧如　胡夫人眞是一個能幹的太太。

思訓　對啊，她是一個愉快的人，無論在什麼境遇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發愁。

碧如　眞是，胡先生不知得了她多少幫助。

梅娘　哥哥，這是我們在國內過的第一個年啊，你不能叫我一聲嗎？（在哀戚的激動中不留神的碰了維漢的傷處。）

維漢　（反射地）啊！

梅娘　啊呀，撞了你的痛的地方麼？（她俯身扶着他腿上的痛的地方吻着傷處。）對不起，對不起。

（樓底鞭炮大鳴，就像三年前的閘北戰爭一樣在鞭爆響得最熱鬧的時候。）

維漢　（忽然瘋狂的站起來揚手叫着）殺啊前進！祇有抵抗是我們的出路，把他們趕出中國去，弟兄們，殺啊，前進！（他的聲音好像有無數聲音應和着）

思訓
碧如　（急去扶住他）維漢！

（但維漢已經跌倒了。）

梅娘　（叫着）哥哥，怎麼啦？

維漢　（倒在地上的他徐徐抬起頭來四望，吐出這樣驚人的一句。）怎麼啦，我負了傷嗎？

思訓　（驚喜至極）對哪，老朋友你負了傷了，你把我從戰壕裏挖出來送上救護車後祇隔一天你也負了傷了。你的傷負得很重，我們已經看護你三年了。

維漢　（驚異）什麼？看護了我三年了？

碧如　對了，現在是上海戰爭的第三週年，所以你也整整地病了三年了。

維漢　哦，怎麼我一點也不記得，這三年中間就像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見梅娘）啊！你你不是梅娘嗎。怎麼你也來了？

梅娘　（喜極悲極祗顧抱着他哭了。）……

思訓　梅娘聽說你負了傷幾次想來看你都沒有成功，一直到……今年七月纔從南洋趕來，她也看護了你幾個月了。看了她那樣盡心週到誰不說你幸福。

碧如　梅娘眞是太好了。

梅娘　（哭）

維漢　哦？怎麼我一點也不曉得。

碧如　你不記得她了，你也不記得我們了。記得你由吳淞運到醫院手術室的時候，你口裏也還叫着我們的名字，但是我拚命的叫你，你却不認識我了。

維漢　（敲敲他的頭。）糟糕，我的記憶力怎麼這樣壞，連你們也不記得了。

碧如　那是因爲你的腦子給大炮震暈啊。醫生說你一個時候是要失掉記憶力的。

維漢　是，嗎？

思訓　但是，老朋友要是就國事講，我却以爲沒有一個中國人像你這樣記性好的，這三年之中你沒有一刻忘記我們中國民族的主要任務，你幾乎每天都嚷着「殺啊，前進！」

碧如　那是因為你祇記得打仗那時候的事。

維漢　是嗎？那麼你們一定覺到很好笑的吧！

思訓　那兒的話，我們聽起來祇覺得又是使我們尊敬，又是使我慚愧。

維漢　我眞是慚愧。我一病就病了這些日子，（他低聲地問）你趕快告訴我這三年中間中國怎麼樣了？我們的戰事勝利了沒有？東北的失地收回了沒有？

思訓　朋友，假使你問到這些，你回頭也許要後悔你的腦子恢復了原狀呢。當然，我們的血沒有白流，一二八戰爭證明我們祇要大家一條心救國是可能的。但是這次戰事的結果是失敗了……東北也至今沒有收回，後來連熱河也給奪去了成立了一個傀儡國，現在連察哈爾和整個華北都很緊張——

維漢　是嗎？中國現在成了這個樣子嗎？（他迸出沉痛的叫聲）你們為什麼還待在這裏守着我呢？我們去呀！

（他又興奮起來了。）

梅娘　你別又太興奮了，你剛好呢。

碧如　是啊，只要把身體養好了，救國的機會總有的，我們耐煩地等着吧。

維漢　等，再等什麼時候啊？

思訓　有一位胡博士叫我們等到五十年以後呢！

維漢　他媽的！

（胡夫人急急上。）

胡夫人　怎麼啦？高先生的病好了？

梅娘　他好了。

思訓　給你的鞭爆放好了。

維漢　啊，胡太太。

胡夫人　唷，眞是好了，你認得我了。你在我家裏住了幾年了，這是你第一次叫我哩。

維漢　是嗎？那眞對不起。

胡夫人　不認識我們倒不要緊，不認識梅娘可眞對不起她呢。

梅娘　（笑了）

胡夫人　好笑，笑，讓你笑個飽罷。

碧如　眞是，梅娘也該笑一笑呢。

（華生急上場。）

華生　維漢完全好了有這話嗎？

胡夫人　他認識我們了！

華生　眞的嗎？

梅娘　胡先生，眞的，眞的。

胡夫人　這孩子歡喜得發瘋了。

華生　那是應該的。

維漢　（故意地）殺啊，前進！

梅娘　怎麼啦，你的病又發了嗎？怎麼得了，怎麼得了。

思訓 碧如　（很担心地）維漢！

華生　我說你們別太高興呢。

維漢　（笑了）胡先生，不要緊，我眞好了。我嚇她的哩。

梅娘　（怒色）你還要嚇我，我還嚇得不夠嗎！

華生　（對思訓）剛說的那三水又來了。他一定要來看他們倆，我要他在底下等着，你看還見他不見。

思訓　維漢剛好不可以讓他再受刺激，我看還是拒絕他的好。

碧如　我也這樣想。

梅娘　（起來堅決地）不，讓他來看我們吧。

華生　不要緊嗎？

梅娘　（與維漢耳語維漢點頭）不要緊的，朋友們都在此地，我怕什麼呢？

華生　好，那我去叫他上來了。他還當維漢是一個癡子哩。我們都別響吧。

梅娘　他來過二次勸我別守着你，他說：「你幹麼守着一個癡子哩。」

維漢　哼，癡子！

思訓　可是這些人是不必多管的。

碧如　告訴他以後別來了，我看你還是搬到我們那兒去罷。

維漢　你們那兒？

梅娘　你不知道洪先生同黃小姐結了婚哩。

維漢　啊，恭喜恭喜，這眞再好沒有的事。

（三水上來。）

三水　啊，這麼多人。

碧如　呀啊，陳先生久違了。

三水　眞是久違了。黃小姐，洪先生一向都好吧？

思訓　好，你好。

三水　好。我們還是一九三一年見過的。

思訓　對哪，三年多了。三水先生什麼時候回國的？

三水　剛回國不久。

思訓　幹麼又回國呢？那邊生意不是很好嗎？

三水　就是生意不成了才回國的。

梅娘　（俯在維漢的膝前）……

三水　梅娘，你又哭着嗎？（他很親切地撫着她對思訓）眞是這幾年梅娘可苦透了。而且苦得一點沒有意思，假使維漢還是從前的維漢，我也不說這話，你們也許以爲我有成見。但是現在他是這樣一個人守着他有什麼用呢？

梅娘　（故意地）可是，他總算是一個愛國者啊。他爲着救國才負傷的啊。我怎麼能夠捨棄他呢？

三水　哈哈「愛國者」！「救國」他完全信了人家的騙。中國有什麼可愛？這樣的中國有什麼法子救？

維漢　「殺啊，前進！」

三水　「殺啊，前進！」聽說他喊了三年了，他殺了誰？前進到了什麼地方。不錯，人家倒是殺了我們許多人了。……人家倒是前進了。雖然不大好聽，我們倒不如爽爽快快地做做「順民」還可以平

平安安地做點生意，你們說對不對？

恩訓 ……………………

三水 梅娘眞是不必再守着這樣一個癡子了，我的車子在外面，今天外面熱鬧得很，我陪你玩玩，散散心吧。在南洋的時候我不是常常陪你去Drive的嗎？（拉她）

梅娘 我陪了你去，誰看護他呢？

三水 （他用手杖指維漢）這樣活屍一樣的人管他幹麼呢？

維漢 KAKI（疾風迅雷似的，搶着他的手杖。把他一帶，三水就倒在他的懷裏去了。）

（這樣他們又格鬥起來。但很迅速地又給恩訓分開了。）

恩訓 不要打，不要打，這裏是人家的客室，不是南洋的野外。

梅娘 噯喲，別打。

維漢 我們看誰是活屍，誰是癡子！

三水 （對恩訓）怎麼啦。維漢沒有癡嗎？

恩訓 是的，他給你們氣好了，不癡了，你快走吧。

（三水狼狽下。）

梅娘　這一下我纔出了一口氣了。

但維漢還是昂然的站着。他在第二次接連着的鞭爆聲中，他像衝鋒似的一直向觀衆衝去。雖則給愛人和朋友扶住，他狂熱地這樣叫着。殺啊，前進！我們中國人不再做癡子了。我們不要把日子再寃過去了。不要讓一二八的血白流了。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不願意做順民的起來，殺啊，前進！

（幕下）

・選自回春之曲・

洪水（獨幕劇）

人物

老　翁

少　婦——他的媳婦

福　兒——她的男孩

女　——她的女兒

嬰　兒

時代

現　代

地點

長江中區某鄉村

布景

月光下的災區。整個舞台前景，為一斜形的瓦屋頂。舞台表示水線，左側更露一較低茅屋頂。在屋

頂間及距離稍遠外，有現於水面的樹梢。在右側靠近前景的樹梢，出水較長。

在這屋頂樹梢攀援着一家農家的殘餘：一個老翁，一個少婦，一個懷中的嬰兒，一個十來歲的女兒。老翁是躺在屋脊上呻吟，其餘的都默然不響，有時發出無力的嘆息。老翁忽然呻吟得利害。

少婦　爸爸，爸爸，你怎樣了？

翁　沒，沒有什麼。

婦　真是，你自己得當心啊。

翁　小孩子怎麼不哭了！

婦　我想是剛才哭軟了哩，今天有一點奶吃還好，到了明天，奶也沒有吃了，那才不得了哩，——不餓死也要哭死！

翁　真是，剛生下來就讓他受這樣的苦……

婦　你呢？辛苦到這末大年紀，還要跟着我們挨餓！

翁　這是我們遭劫啊……我們年老的反正沒有什麼用了，死了倒沒有什麼要緊。至少要把你們年輕的救活才好哩。

婦　好好一家人，弄得活一個，死一個，是什麼意思呢？今天我們不看見上面漂下來一家人的屍身嗎？爸爸！你還是把媳婦女兒小孩子一家人用草繩聯在一起……悽慘自然是悽慘，我覺得反是那

樣好哩偏生這孩子的爸爸就那樣先去了……（哽咽）

翁　…………………

女　媽媽，你看那是什麼，那望着我們這邊流的。（用手指着）

婦　（略一望）那還有什麼，還不是淹死的人！

女　媽媽，我怕。

婦　怕什麼？（趕緊坐攏來）

女　白天裏看見不那樣怕，晚上就有些怕起來了。

婦　（很勉強地）蠢東西，這樣的時候怕什麼，誰家沒有死人？

女　可是那死人為什麼一直望着我們家這邊流呢？

婦　那湖水望我們家這邊流，所以死人就跟着漂來了。

翁　不過也有很奇怪的事呢：前十年發大水的時候，一個圩子冲倒了，死了好幾百人的屍身都給衝散了，有一個姓李的，他為人很孝道，家裏祇有一個老娘，可怪他的屍身流了好幾天，一直流到他家的門前沒有爛，後來人家替他修了一個李孝墳哩。

女　公公，莫非那個死人是我爸爸。

翁　唔……

婦　若是你爸爸回來了倒也好了，也許他是來找我同他一道去的。（哭）

女　撫其娘手）不，媽媽！你不要死

婦　不要死，活不了又怎麼辦呢？孩子！

女　福哥哥說總有法子的。

婦　你福哥哥還不大曉得世事，所以那樣說。

翁　福兒這個時候怎麼還不回來？

婦　是啊，我也很担心。

女　不要緊，福哥哥說他不怕的；就是盆子翻了他赴水也可以赴得回。

婦　但是你曉得，這是什麼時候？多麼凶險的水，許多救生艇都不敢上我們這邊來，我們若是有一點法子想也不肯讓你福哥哥坐盆子去的。

翁　我們眞是苦命，就是在發大水的時候也比人家吃虧些；別人住在鎭上的有船渡他們，有東西先到手。

婦　只願福兒今天弄得一點東西才好，要不然，我們都是明天的命了。

女　媽媽，你看那個死人又流到那面去了。

婦　唔……

女　公公恐怕他是找錯人家所以又走了哩。

翁　哼哼！（苦笑）

婦　眞是，水又往那裏流了，一定是這面又倒了圩子，所以才回轉來。

翁　看那小車棚的屋頂都看不見了。

婦　（對着水）咳，今天晚上又不知道要添多少寡婦！

翁　在這樣的時候還是年輕的男人法子多一點，女人，小孩，和我這樣的老年人就眞是遭刼了，不淹死也要餓死……（很困頓的樣子又伏在屋面上）

婦　爸爸，你眞是得保重好好的把頭放在上面躺一躺罷（一隻手抱着小孩，一隻手抬扶着）假若是再有一差二錯，我們更沒有主張了。

翁　（掙扎地躺着）……我活着又有什麽用？看着你們挨餓，我心裏眞是不好過。

婦　再別那末說了，我們看着你又餓又病，難道又好過？無非一家人都在一塊兒活一天就好一天。（哽咽）

翁　……………

女　（月亮大明）媽媽，你瞧，好月亮！

婦　唉，要是你爸爸還活着，我們又不是住在屋頂上，今天晚上眞是好月亮哩！

翁　唉呀！我口裏渴的很。

婦　是呀！我早就曉得你渴了，我們也渴得要死呢……可是喝什麼呢？前前後後的水都是髒的，都浸過死人……喝了更要生病的。

翁　管不了那許多，不生病不也是只有一條死路嗎？

婦　唉，你又……好吧，貞兒，你抱着弟弟讓我去弄一點水給公公喝。

女　（接過嬰兒）好，弟弟來，姊姊抱你

婦　咳，喝那裏的好呢？真是說起來沒有人相信：發大水沒有水喝。

翁　還是喝流的水好一點罷。

婦　是啊，我也這樣想，後面的有糞坑，我實在不想讓你喝、（她躬着向台後捧水，嬰兒哭了。）

女　（拍着）啊呀，弟弟哭了。

婦　（在屋後）哭了就好了，他一直不哭要不是身上還暖，我疑心他死了呢！

女　（拍着他）不，死不了的，我弟弟的命大的很。

婦　哼，將來要做皇帝罷。

翁　咳，要是真有一個真命天子出來，我們也不會這樣的受苦了。

婦　你老人家又說什麼真命天子，我看就是出了真命天子，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給我們。（捧水來）

好快些起來喝了這口水罷。

翁　（掙起來就少婦手中忙喝之）噯呀，好了！

婦　（用衣揩揩手）要是喝病了，可眞麻煩哩。

翁　一點也不麻煩，只要一滾下去就成了。

婦　你又嚇我，爸爸！直聽我的話，我們要死一道死啊！

翁　…………

女　（忙牽母衣）媽媽，福哥回來了。

婦　在那裏？

女　那里不是一團黑的。

婦　黑的？（注視）

福　（初其聞聲）媽媽！我回來了。公公呢？

婦　公公在那裏？

翁　啊！福兒，我在這裏。

福　公公，餓了嗎？

婦　領了東西來了嗎？

福　沒有什麼。（木盆駕攏來的時候，聽得水聲淅瀝。）

娣　噯呀，沒有東西也不要緊，只要你回來了就好了。

福　好險！剛才過那堤的時候，差一點就翻下去了；因為水向我們家這邊流，所以就回來得快了。（一面上來）

娣　（斜身用手去扯他）你那是什麼？

福　這是一包大餅，這是一包山薯。

娣　啊呀！好極了，我們可以活命了，這是領來的嗎？

福　不是，是領不到手的，水太急了，船又不通，又是鄉下，不大有人送東西來，上次聽說什麼會用差船運來了十多麻袋麵餅交給我們鎮上，又被我們鎮上的劉大老板扣留了，不肯發給大家，等到昨天發下來，因為隔了好幾天，已發霉了，吃不得，吃了的都生病了。

翁　（憤然）是劉順和那傢伙嗎？

福　聽說是我們鎮上的董事。

翁　那真是個絕子滅孫的傢伙！平日只曉得霸佔人家的田地，盤剝人家的利錢，到了這個時候，還要做這樣沒有天良的事！

福　是啊，聽陳大公說是他還開了一個米鋪，他隔不了幾天，又漲了幾個銅子兒一升哩。

翁　那種爲富不仁的傢伙！

婦　那末福兒你這些大餅和山薯從那裏來的呢？

福　這是曹桂生分給我們的。

婦　怎末曹桂生家還沒有遭水災嗎？

福　他家裏種的田比我們家還要低，都淹得乾乾淨淨了。祇有土墩上還剩了半塊沒有挖，所以這幾天可就救了命了。他分幾隻給我們，不過他說以後他們也沒有了。這兩塊大餅，是陳大公送給我們公公的。

婦　好了，好了，你快把大餅給公公吃，他餓扁了。

福　公公，吃大餅。

翁　不，孩子，你吃！

福　不，這是陳大公給你吃的，我要吃早就吃掉了。

翁　好，我吃半個，其餘的你們分得吃吧。

婦　爸爸，你都吃了吧，我們吃山芋。

翁　（取大餅吃了半個，哽咽不止。）

婦　（取兩個小山芋分給女兒）好，你們吃一個，這一袋子山芋不知要做我們幾天的糧食哩。

女　（接着剝山芋皮。）
婦　照你這孩子吃山芋還要剝皮，可知道隔幾天連山芋皮都沒有吃的！
福　不要緊，媽媽！我們吃完了山芋還可以吃樹葉子。
婦　（指着大樹）道樹上的葉子嗎？
福　唔，陳大公說他的鄰舍把屋旁的樹葉子都快吃完了哩。
女　媽媽，樹葉子怎好吃？
婦　肚子餓起來就什麽都好吃了，樹皮哪、草根哪、都好吃的，可惜現在摳不到草根了。
福　我看見他們吃水草咧，媽媽、胡家門前塘裏的水草飄上來了，他們家裏就抓着吃。
婦　咳！胡家裏平常最講究吃東西的胡二爺時常到外面捉田雞哪、打野狗吃的；到了災年，就吃起水草來了！……
福　媽媽，陳大公講胡大爺把潤姑娘賣給人家了。
婦　什麽潤姑娘？是時常來找你玩的那個嗎？
福　……是的，賣了好幾天，胡大娘才曉得，她哭着向她丈夫要人。胡大爺沒有法子，說是去把她贖回來；可是出去了幾天，到現在還沒有音訊，有人說不是到外面去，就是淹死了，因爲鎮上這幾天祇開過一隻輪船。

婦　唉胡大娘眞是可憐：她三十五歲了！就祗有那麽一個女兒。

翁　可是這樣的時候，祗怕還是賣給人家的好，反正留在家裏也是餓死。前些時胡大娘祗想女兒大了，嫁一戶好人家呢，想不到會碰着這樣的厄運的。……

福　公公，要是潤姑娘不賣掉，我長大了一定同她對親的。

翁　哈哈！孩子，你要和潤姑娘對親，她的家裏却不中意你。

福　潤姑娘說她肯嫁給我的。

婦　蠢東西，潤姑娘是小孩子，曉得什麽？她母親要靠女兒養老的，那里肯嫁給我們這樣的窮人家。

福　討厭，我怎麽會生在窮人家裏！

婦　那末你趁早去再投個胎吧，好，別胡說了，快把山芋吃掉，你苦了一整天，也不該餓了嗎？

福　眞是餓了。（趕快吃）

婦　慢一點吧，回頭哽了沒有水喝。

福　啊！媽媽，我剛才看見大嬸。

婦　什麽？你看見大嬸了嗎？在那里？

福　在那邊林子裏。

婦　啊，她叫了你嗎？

福　叫我？她死了啊，喝了一滿肚子水就像懷了小孩子似的，凸起很高；她的頭髮和衣服，都給樹枝絆住了，所以淥在那里，我划過那林子邊上的時候，嚇了我一大跳，但是一望就曉得是大嬸的臉腫得判官似的。

女　媽媽，我怕。

婦　（勉強鎮定）蠢孩子，大嬸怕什麼？咳，真是想不到。早幾天還在我們家火爐邊說着笑話的，給大水一來，亡的亡，死的死了，人真是沒有趣味！

翁　有什麼意味！我活到快六十歲了，沒有想到要睡在瓦上。

（一陣風來）

福　（打了一噤）媽媽，我冷。

婦　冷？……

福　剛才划來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冷

婦　我也有些冷了，你剛才在那里用力，自然不冷；這會兒給風一吹，自然就冷起來了。可是有什麼法想呢？誰都是穿在身上的……

福　我，不過說說，沒有什麼要緊，爸爸不常說過嗎？「男子頭上三把火。」

婦　好，快挨着公公去躺罷，睡在屋這一邊要暖些，風是從那邊吹來的。等到明天上半天出太陽的時

候，替你把衫子脫下來洗一洗晒乾吧。

福　明天會出太陽嗎？

婦　會的，今晚這樣好的月亮。

翁　我們真好久不曾見太陽了。也應該出太陽了吧。

福　陳大公說，城裏還是下着很大的雨，所以這幾天水又漲了，並且說祇怕這回的大水很不容易退哩。

翁　水又不退，賑濟又不來，那我們真活不成了。

福　（一面安排睡，一面挨着他祖父）公公！公公不要緊，我明天再去想法子。

翁　唔唔，好的，你是我最喜歡的孩子啊……

福　還有弟弟呢？

翁　弟弟還小，我也歡喜。

女　我呢？公公不歡喜我嗎？

翁　歡喜歡喜，你是我頂歡喜的孫女兒。

女　那麽你到底頂歡喜誰呢？

福　（抱着他祖父）公公頂歡喜我，是不是？

翁　（含笑挨挨）是的是的。

女　你瞧，還不是有偏心？我不來了，我明天不把山芋給公公吃。

福　不要臉，山芋是我討來的，你不把給公公吃！

女　瞧罷．我就不可以去討來給公公吃嗎？

福　你不能夠，你不會赴水，所以不敢划着澡盆去討。

女　你瞧，我偏敢去。

福　瞧你明天去！

女　好，瞧吧、（他們手舞足蹈的在屋頂上爭論）

婦　不要鬧了，你當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在屋頂上啊！這屋子本來就不大牢的，又浸了好幾天水，你們再若使勁跳幾下就要坍下去了。曉得罷！

福　曉得了。公公！我同你睡、我不是一直同你睡的嗎？

翁　是啊，你睡到這里來吧、

女　媽媽！我睡在你這里，偎着弟弟。

（孩子哭起來了。）

女　啊呀，弟弟哭起來了，別哭，別哭，你聽，什麼虫子叫；唧唧的，好；姊姊唱個虫子歌給你聽吧……

七月七，虫子牀下唧唧；
八月八，對門河裏大水發，
　大水淹齊梁；
　虫子虫子上了房；
　大水淹了倉裏穀，
　虫子虫子上了屋；
　弟弟你別哭，
　虫子他說你有福，
　將來是個藍屁股。

福女　（起來）妹妹，弟弟為什麼是藍屁股？

福女　將來做皇帝老子「坐殿」，可不是藍屁股嗎？弟弟不哭！

福女　阿和阿和唱的好！妹妹再唱一個。

福女　好，我再唱一個月亮歌，可真別哭了。
　月亮光光，出在東方；
　照見弟弟，照見俺娘；

弟弟沒有奶吃，俺娘淚汪汪。

婦　……………

女　（再唱）

　月亮光光，像個西瓜，
　照見俺娘，照見爸爸；
　爸爸不回家，俺娘淚如麻。

婦　（哭起來了）……

福　妹妹！別唱了……

（小孩子也不哭了，祇聞少婦啜泣聲。）

福　公公，說一個故事給我聽。

翁　快睡了，還說什麼故事。

福　說一個發大水的故事……我就睡。

翁　好，你一邊睡，我一邊說給你聽。（振起疲頓的精神，用勉強的聲調，一面拍着他的孫兒一面說：）一家人家，有兄弟倆，往日也還和氣，有一年也這樣發大水的時候，他們弟兄倆陷在屋頂上幾十天，可吃的東西都吃完了，又沒有人去救他們……

福　後來怎麽樣呢？

翁　後來，後來他們兄弟打起來，弟弟贏了，就把哥哥吃掉了。

福　這個故事不好，我不要聽。

翁　這才是眞的故事呢，好，你是個好孩子，說個好的給你聽罷：有一年發大水，一個孩子家裏祇有一個祖父，他看見水快來了，趕快帶一點乾糧把他祖父背到土山上去，也是這樣陷在那里好些日子，沒有人去救他們。

福　後來怎麽樣呢？那祖父把他孩子吃掉了嗎？或是孩子吃掉了他的祖父？

翁　不，都沒有，我說過這是好的故事。祖父看見那剩下的乾糧，若是兩個人吃就快要不夠了，他想讓給他孩子一個人吃，可以多活幾天，等人家去救他。那時，天氣也冷起來了，他就趁他孩子睡着的時候，偷偷地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替他蓋上，他自己就投水死了。

福　不，公公，你可別投水，我們總是有法子想的；你睡，我不餓也不冷。

翁　蠢孩子，這是說故事啊。

福　好，我瞌睡來了，你把手給我拉着。

翁　那爲什麽呢？

福　我怕你回頭學那個老公公一樣。

翁　哈哈，你放心，不會的，你公公怎麽捨得你？

（一會兒聞福兒鼾聲。）

翁　眞是好孩子！一會兒就睡着了。

婦　（揩着眼睛）是啊，福兒的睡性眞好，貞兒也是一樣，你瞧她也是睡着了，眞是你也睡一會兒罷；又是病又是餓，再要不睡，就支持不了啦！

翁　好的，你也睡吧。

婦　我就是這樣坐着睡。

翁　唉！眞是辛苦！身上要不是巴着兩個孩子也許要暖熱一點。

她一會也就入睡了。凄涼的月光之下，但聞虫聲唧唧河水響。老翁徐徐推開福兒的手，起來望了她們一會，輕輕解開自己身上的腰圍和布衫，又輕輕把腰圍蓋在少婦和女兒身上，把布衫替福兒蓋好，又把剩下的大餅疊在福兒的枕邊，迴望一回，好像很滿意似的輕輕的向後屋那面溜下水去了。惟聞輕微的水聲如訴如泣。少婦動了一動，但仍還在夢境裏；福兒更不用說，夢囈似的叫了幾聲「公公公公」，仍舊入睡。

——幕——

・選自回春之曲・

母親（前奏曲）

——為紀念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作——

父親——米哈爾·維拉索夫，鎖鍵工人，年五十多歲。

母親——伯拉蓋耶·尼洛娜·維拉索華。

兒子——伯惠爾·維拉索夫。

鐵匠老爾斯諾夫。

女商人老爾斯諾華，鐵匠的寡婦。

旅行者。

羅平。

維拉索夫一家所住的平房。

母親——伯拉蓋耶·尼洛娜·維拉索華，她是一個長大而稍稍有點駝背的老婦人。因為長期在過度的勞作和丈夫的暴力下生活，所以她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側面行動，就像怕人家來打她似的。她的廣闊的蛋形的臉上刻上了無數皺紋，而且好像帶點浮腫，她的眼睛和這種工人區域的女人一樣，含着一種陰暗不安和多少的哀愁。在她的右眉上你可看見一塊很深的傷痕，這自然是她丈夫的賜與，因着這種賜與，她的眉毛不免有點吊上，看看就像右耳的位置有些偏向左邊。還有足以使這辛苦備嘗的柔弱的女人與你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她那濃睛的頭髮邊已經生了白髮——她正匆匆忙忙地借着窗外送進來的夕陽光在靠右邊的廚竈上預備她丈夫和兒子回來吃的夜飯。

聽得那從平原的一端送來悠然的晚鐘的聲音時，這老婦人又急忙停住烹調的手，走到聖像座前跪下，很虔敬地做她的晚禱。這，用她自己的話「我這樣苦痛而柔弱的人是不能沒有上帝的。」

但隨着這鐘聲，就是突然自遠而近的罵詈聲與呼救聲「看你往那裏逃？」「媽的，看你往那裏逃！」「救命啊！」「天哪，救命啊！」——那叫喊「救命」的中年女人疾風似的從門外逃進來，趕快把門關了，但門外的人用鐵鏈把門敲的東東的響。她回頭跑近母親，拉着她的手說「尼洛娜太太，快救命，我丈夫要打死我！」

母親　（迎着她）老爾斯諾華老板娘，不要怕。躲到我的屋子裏去。（指着她的臥室）

老板娘照着她的話縣進卧室內去了。但門外敲得更急。

母親　（護住門）老爾斯諾夫老板，對不住，請你別敲門，快要爛了。

鐵匠　（在外面）管不着沙皇的門我也要敲的。誰叫你把門閂着。

母親　因為怕你在我們家裏動蠻啊。

鐵匠　（在外）不會的。我敢在你家裏動蠻嗎？我不怕你丈夫同我難過嗎？

母親　好，那你就進來罷。（開門）

鐵匠　（肩着鉄鎚闖然入室，匆匆用眼睛四處搜索）我的老婆呢？我的老婆呢？

母親　（指室內）老板娘縣在我的屋子裏面。

鐵匠　叫她出來我要打死她！

母親　（一面攔住他，一面說）老板娘不是滿好的嗎？多麽能幫你做事，幹嗎要打死她呢？

鐵匠　因為——因為她不讓我喝酒。

母親　眞是你們男人少喝點酒我們就好得多了。

鐵匠　男人不喝酒還成！（他的目光忽然接觸了壁孔上的酒瓶，丟下鐵鎚，趕忙餓狼似的撲去，取了瓶子一看）啊呀，上上等的「瓦土卡」，好極了，（伸着那酒精中毒的指頭就要去開。）

母親　（嚇得發抖，急止住他）不成．老爾斯諾夫老板，不成！這是我丈夫最歡喜的酒，他自己都沒有

捨得吃，特意藏在那裏的。

鐵匠　管不着，好酒藏起來不吃，有這樣的傻瓜！（他用牙齒咬開瓶塞就向自己口裏倒去。）

母親　（搓着手）我丈夫回來了怎麼辦？我丈夫回來了怎麼辦？

鉄匠　（吃驚，停着口）什麼，你丈夫回來了？

母親　（知道他怕她丈夫）是啊，你瞧，（指窗外）他從那面回來了。

鉄匠　（跟着望，醉眼中彷彿有人）啊呀，真的嗎？（急忙再喝一口，把瓶子放下，嘴一抹，足恭地說）尼洛娜太太，多謝你的好酒。（匆匆把老婆和鉄鎚都丢了不管，從門口逃出去了。）

母親　（送到門口望着顛顛倒倒地他去遠了，）咳，都是這麼些沒有辦法的人！（下來拾起酒瓶看着裏面還有些剩餘，忙愼重地把木塞塞好，依舊藏在壁洞裏。口裏叫）老板娘！老爾斯諾華老板娘！出來啊！

老板娘　（從門縫裏張着）他呢？那死鬼呢？

母親　他出去了，不要緊，你出來罷。

老板娘　（畏縮地走出來）眞走了嗎？（張了張窗外）尼洛娜太太，今天眞對不起你，我們夫婦吵架讓你担驚受怕的。不過，你知道，眞是沒有辦法，他那橫性一發了，什麼話也不聽的，什麼利害也不管的，舉起鉄鎚朝着我的腦袋就打，幸虧我躲過了，把椅子都給劈碎了。我怕眞要鬧出事

來，趕忙就往外面跑，他拿着鉄鎚跟着趕出來。我想我往那裏跑好呢？一來祇有你們家最近，二來我丈夫雖是兇惡也還有些懼怯你的丈夫的。所以纔逃到你家裏來了。尼洛娜太太眞是對不起，眞是難為情，你一定笑我是一個不賢的女人罷。

母親 那裏的話，誰不曉得你是一個頂能幹的人，頂能幫你丈夫的呢？並且我不也是和你一樣嗎，我雖是這樣辛辛苦苦地做工，這樣小心地伺候着我的丈夫，一天到晚就管着怎樣好好地多多地給自己那條野獸吃飽，不使他生氣，希望他多少可憐我一點，不要打我。但是他時常還是打我，並且打起來那裏像是打自己的妻子，簡直就像是打自己的仇人。（她指着她右眉上的傷痕）你瞧，我這裏這就是他下的毒手。

老板娘 （恢復了元氣，她的愛講話的脾氣也跟着恢復了。）可不是嗎，西契夫太太也說過呢，我們「一輩子是用膝頭走路的。」想起來一點不錯。做姑娘的時候每逢家裏人給氣我受，我總是想嫁了人就好了，就自由了。誰知道嫁人是這樣沒有趣味的事。這樣討厭的事。這年頭一個人過活已經夠困難，兩個人在一道過活——可更加要困難。更加要可怕了。你說是不是呢，

母親 兩個人已經這樣困難，再添上一個兒子，他又是和他的老子一式一樣也愛喝酒也愛吵架。時常老子拉住兒子亂打，兒子也扭住老子不放，你站在傍邊不知道是怎麼辦的好。

老板娘 是啊，我們眞不知道是什麼命運，簡直就沒有一個不為難的時候。起先那個老傢伙也想要

一個孩子，現在覺得沒有反而省事得多了。不過要都像你們家伯惠爾那樣的兒子有一個也不壞，尼洛娜太太還是你福氣哩。

母親　（感着一種滿足）咳，什麼福氣，誰曉得他將來對我怎樣？

老板娘　伯惠爾將來對你一定是好的，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咯！（忽指窗外）瞧，他不是同着一個客人一面走一面談地來了嗎？——啊唷，後面還跟着羅平那個老傢伙哩。

母親　（順着望）果然不錯。他今天回得很早，平常一到了休息日總是和一些年輕的人鬧到很晚纔回。有時候甚至把衣服也撕破了，臉上也打傷了……

老板娘　年輕的人們總是這樣的……

伯惠爾　（在外很熱心地）這麽說，他們的工作時間比我們短得多了。好哩，錢也比我們多。（已經走到屋子裏了）我現在是青工，但是我從做童工起到現在工作時間雖是和大人一樣，拿的錢比大人要少得多。

旅行者　（跟着走進來）你們得鬥爭啊，他們的比較好的條件都是鬥爭得來的啊。

羅平　（最後進來，站在台階上向母親和老板娘點禮了一下）什麼鬥爭，我看還是媽媽虎虎過去得了罷。從前我們這裏也有人領頭說要鬥爭要鬥爭的，結果給老板派警察捉去了幾個為首的，開除了好一些工人，直到現在沒有人敢談起那個字了。我們現在的生活雖則是很困苦，很單調，

但是祗要能這樣平平安安地下去也就可以忍受了。上帝可以替我做證人的，心裏是這樣想的，在我們這一帶地方決不止我一個。我們都好像給同一種力量壓慣了，把這個當作我們命該如此，也不想去改變牠，恐怕一改變牠，反而要給人家壓得更厲害（眼望着母親和老板娘）兩位太太，你們說對不對？

母親　對啊。（安排椅子）你們請坐啊。

旅行者　（很恭敬地對她默禮坐下了。）謝謝。

老板娘　（很愛說話地）羅平先生的話一點不錯。就拿我丈夫說罷，他把他的好處壞處都守得牢牢的，一點不肯改變，我今天祗勸他少喝點酒他追到這裏來打我了。

羅平　是嗎？那真是不好。我回頭一定去勸勸他，我是不喜歡男人們老打他的太太的。

母親　但是連這個也好像成了我們的不能改變的命運了。我現在望的不是丈夫不打我，是丈夫可憐我少打我幾下。

旅行者　你們這裏工人階級的男女關係還是這樣的嗎？那比起西歐和美國來真落後得多了。

伯惠爾　（取着壁上掛的手風琴對旅行者）你要懂得我們的生活頂好讓我唱一個歌你聽。

旅行者　好極了。

伯惠爾　（自拉自唱地）

「生活好比一條渾濁的汚泥河，
向着不知什麼的地方又平又慢地流着；
機器吸乾了我們的筋肉，
煤烟塗黑了我們的嘴臉，
火酒燒焦了我們的心窩。
酒後引起鬱結在心裏的恨，
找不出洩恨的地方無奈何，
每一天都看見父親打他們的兒子，
丈夫敲他們的老婆。
要不然就抱起寃姐兒跳個舞吧，
或是提起手風琴唱個甜心兒歌：
「人生　十年，一般都是這樣的過，
我的情哥哥，你為什麼不快活，
我的情哥哥，你為什麼不快活？」
旅行者　（很吃驚）好得很，這是誰教你唱的？

伯惠爾　也是一個在這裏做工的教我唱的。我也不大曉得做得好不好，祇曉得他說我們這裏的生活有點對。羅平老伯伯，你說對嗎？

羅平　（點頭）完全對的。從我們做小孩子時候起到四十幾歲的現在完全是這麽個樣子，在我看生活與其說像一條渾濁的河，還不如乾脆地說像工廠前面那一大塊沼地，一年到頭除了那上面偶然的一些小變化之外就幾乎一動也不動。

旅行者　是的（對伯惠爾）這教你唱這個歌的現在還在這裏嗎？

伯惠爾　還在這裏。

旅行者　你能帶我去見他一見嗎？

伯惠爾　可以的，他住得離這裏不遠。

旅行者　那麽我們就去；在路上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些西歐和美國的工人生活。

伯惠爾　好得很，我頂愛聽這一些。

旅行者　（與母親等默禮而出，伯惠爾隨出。）啊，這裏算是這條小街的盡頭了。怎麽走呢？

伯惠爾　我告訴你。（替他引路去了。）

母親　（向羅平）這位先生是那裏來的？

羅平　他是一個在西歐和美國做過工的，最近從美國回來，想要曉得國內的工人生活狀況，似乎獨

自一個人跑了不少的地方，他到這裏來，在酒店裏對喝酒的工人們談起外國的事，你們家的伯惠爾聽了頂高興，帶起他到處看了一看，後來又拖了我陪着他去了幾個地方，繞到這裏來的。

母親　這位先生很像懂得許多事，眞是一個人要像他那樣見多識廣是多麽幸福啊。

羅平　見多識廣有什麽用？我見了他們反而害怕。他們很想救我們，但是時常到把我們害得更苦。

老板娘　我想沒有的事，我們現在需要這樣的人，因為你看我們誰都苦到沒有辦法了，我們需要有懂得事情的人，告訴我們怎麽辦。

母親　（忽有所憶）對啊，羅平先生，你陪我們老板娘回家去一趟罷。囑咐老爾斯諾夫老板請他好好地看顧老板娘，不要打她，她是一個能幹的婦人，不知道替他做過多少事……

羅平　我曉得了，老板娘的能幹還待說嗎？我要大大地說老爾斯諾夫老板一頓。他打她眞是沒有道理。好，老板娘，我們去罷，不要怕，有我。

老板娘　（向母親）好，我同羅平老伯伯去了，尼洛娜太太，今天眞是謝謝你，改天再來和你細談罷。

母親　（一面送她）好說了，改天一定請來我們這兒。我不送你了。凡事總是忍耐的好，人不知道你上帝總是知道你的。

老板娘　謝謝你，尼洛娜太太，我不忘記你的好處。

她和羅平徐徐由台階走到門口，握別了「母親」剛要下去。

忽然一條狗從上面跳下來，把母親嚇了一跳，急喚着「傑琪，傑琪，你主人回來了嗎？」狗在母親前繞了個圈又跳出去了。

外面有人在怒罵：「那一個賤骨頭從我家裏跑出來，拿了什麽東西！不是西契阿夫嗎？」祇聽得羅平忙說：「不是不是，我是羅平。米哈爾，怎麽啦，你又喝醉了嗎？連老朋友都不認識了。」祇聽得那人站在門口說：「啊呀，對不起，羅平老朋友，我當是西契阿夫那個老東西哩。就是西契阿夫那個老賊我也不討厭他，他能偷我們一點什麽？老板那傢伙纔是個老賊哩。並且西契阿夫還是我們喝酒的朋友，羅平你不要走，陪我再喝幾杯去。」羅平說：「有事，不能奉陪。」那人就像老鷹捉小雞似的伸手一下就把羅平抓住了。羅平祇好說：「我來，我來。」便隨着那人下來了。

那人——米爾哈・維拉索夫，是伯惠爾的父親，他是一個毛髮很濃而神色陰鬱的男子。在很濃的眉毛下面，一雙很小的眼睛一種詭譎而似乎不懷好意的微笑，當他發怒的時候那小而銳的眼睛就像鋼錐般的刺人，和他的眼光碰着的人都要感到一種不能敵對的野獸一般的力量。他在工廠裏是一個技術最好的鎖鍵工人，但因他對於廠主的態度非常粗暴，所以得的工錢非常的少。但他同時是這條街上氣力最大的人。他每逢休息的日子總要尋事打人，所以街上的人都有些怕他，嫌惡他，看見他來了多亂紛紛的逃走。因此和他過得比較接近的除了妻子以外，第一是他用自己的飯碗喂的一條長大的狗，第二是被廠裏開除了的老年做賊的酒鬼達尼洛維索

夫西契阿夫，還有這市鎮上幾個時常得着他一點幫助的小乞丐、羅平他也是比較不討厭的一個人，因為他是這條街上比較最富於閱歷的人，他當過三年兵，走遍各地，老婆也曾討過兩次——現在是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已經丟了。此外他還到過高加索，見過獨霍特爾教徒，所以維拉索夫多少有點尊敬他。

父親　（指桌傍一張椅子與羅平）羅平，你坐。（旋即敲着桌子罵母親）喂，弄東西來吃呀，酒。

母親　（戰戰兢兢地急忙預備）是啊，是就來了。

羅平　不必吃了，剛纔在這裏坐過好久的。

父親　什麽，你在我家裏坐過很久嗎？

羅平　同你兒子伯惠爾來的。

父親　為什麽又要走呢？

羅平　你太太要我陪鐵匠店老板娘回去。

父親　（拍了羅平一下）哈哈，羅平，鐵匠店裏老板娘要你陪她回去？

羅平　為什麽？不，老爾斯諾夫把他的老婆追到你府上來了，你太太把他勸住他纔走了，現在要我把老板娘送回去，好好地勸勸鐵匠。

父親　怎麽，老爾斯諾夫這傢伙把老婆趕到我們家裏來打？這個狗雜種不曉得我的利害嗎？（對他

妻子）喂，怎麽鬧的？讓人家到我們家來打老婆！

母親　（很畏怯地）事情是這樣的。鐵匠用鐵鎚打老板娘，老板娘怕鬧出事來，就望我們家逃。鐵匠也趕來了。我把老板娘藏起，對鐵匠說了一些好話他纔去了，所以現在請羅平送老板娘回去啊。

父親　唔他媽的，讓我再去對那狗鐵匠說兩句好話、（要起身的樣子）

羅平　（止之）米哈爾得了。理他幹嗎呢？回頭我要去的，大大地說他一頓好了。一個男人時常打老婆，眞是豈有此理。

父親　（忽然怒目視羅平）你說什麽？男人不應該打老婆？我們的老子這樣打我們的娘，我們是這樣打我們自己的老婆，我們的兒子也會這樣去打他們的老婆的。羅平你呢？你的前一個老婆不也是給你打死的嗎？近來不又給你丟了一個嗎？媽的，還有你說的呢。

羅平　我現在已經完全悔過來了。

父親　但是已經沒有老婆好打了。哈哈哈哈。（拍着羅平的背對母親）喂，酒呀，酒！怎麽啦，你這老賤骨頭，定要我敲你纔聽見嗎？

母親　（從竈上趕忙拿了幾個盤子來。）就來了，就來了。（隨即又拿幾個大麵包來。）

羅平　眞是又費什麽事呢？

父親　（將自己碟子裏的東西用刀子劃開一部份來餵狗）「雅琪！」「雅琪！」

羅平　米哈爾，你好像很歡喜狗。

父親　（很陰鬱地）唔，我歡喜牠，當作朋友歡喜牠。你曉得的，我沒有朋友，人們都是怕我厭恨我，我心裏雖然曉得可是改不過來，因我和人們好不來。——這傢伙對我好，我養了牠好幾年了，我每天上工牠跟着我到廠門口，下工的時候牠又在廠門口等着我，（咯一抱之）牠是我的朋友。

羅平　（點頭）米哈爾，我有點懂得你了。

父親　（他很得意地，因為他從不曾被人懂得過，）羅平老弟，你喝喝我們的好酒啊。（但無意地端起杯子，又發見沒有酒，他焦燥了。把杯子也摔在地下，碟子也推在地下了。豎着眼一聲不響地望着他老婆。）

羅平　米哈爾，幹嗎呢？我並不要喝酒。

父親　（依舊望着他老婆）你——你到底是幹什麼的？（指着壁上）把酒瓶給我拿來！

母親　（很窘地從壁洞裏拿起酒瓶）……

父親　（敲着桌子）拿來啊！

母親　（來給每人灑上一杯。擺在桌上。又把食器拾起重新安置好。）……

父親　（先扯了一大塊麵包吃了。送一塊給羅平，）羅平，你也餓了吧。

羅平　對哪。酒雖不要喝，麵包到來擾你一塊，我跑了半天眞有點餓了。

父親　（喝了一大口酒，不覺高興起來。背靠着牆壁，一手用粗大的指頭扶着酒杯，一手摸着兩顎和鼻下的鬍子，張開那很大的嘴巴，閉住了他那濃眉下的細眼，哼出一種使人憂鬱而不甚入腔調的歌聲來。——

俄羅斯是一條熊，睡倒在亞洲和歐洲。

我們是一條牛，替人家從年輕辛苦到白了頭。

廠主那個賤胚，他，羅平！他指我們的油，指——指我們的油！

那狗傢伙他他祇給我幾個庫倍克一天，不夠喝酒。

媽的，他自己住起那樣高的樓，那樣高的樓，

狗傢伙滾起來試試看，我要像咬這麵包似的咬破他的頭……

羅平對嗎？哈哈哈哈！

羅平　（大笑撫他的背）好得很，我們眞是恨不得像咬這麵包似的咬破他的頭，你什麽時候唱得這樣好啊？

父親　可不是眞的嗎？我是想起什麽唱什麽。（他很高興地拿起酒瓶倒酒，可是酒早沒有了。他勃然望着他的老婆）怎麽酒就沒有了？誰吃了我的？

母親　……（躊躇，但決然地）剛纔給鐵匠喝掉了。

父親　唔。

羅平　（想要迴避他）好了，我不要喝了。留給你自己多喝一口罷。我要去鐵匠那裏去看看了。（他急起身和維拉索夫夫婦握別。）

父親　（也不十分留他）見了鐵匠那個賤骨頭說我明天要找他算帳。

羅平　祝你們晚安。老板娘不知多麽等着我呢。（他匆匆拾級出門去了。）

父親　（目送他出門，回過眼來看看手中空的酒瓶，再看看他的老婆）……

母親　（很畏縮地來收拾桌上的杯盤）……

父親　（突然把瓶在桌上一擊）你媽的拿我的酒去請別人家的男人，滾你媽的蛋！（揪住他老婆的頭髮一推，）

母親　（手中的東西給摔掉了，自己也跌在靠聖壇的地下了。她就勢跪在聖母像前哭起來）啊，聖母瑪麗亞，你——你——

父親　（更觸發了他的氣，）好，你去告訴你的聖母罷！我對你不好，我對你不好！你去讓你的聖母救你罷！（蹴她打她）

他們的兒子——伯惠爾不知什麽時候站在門口怒目地望着。

母親　（瞥見了她的兒子不覺叫了一聲）伯惠爾！

父親　（回頭見了大怒）哼，你這賤骨頭什麽時候回來的？站在那裏幹嗎？要來幫幫你的娘嗎？來！滾過來！（抓住他的手一拉）

伯惠爾　（給從台階上一直拉到屋子中間幾乎跌下。）爸爸！

父親　（餘氣未息，再加酒勁兒）誰是你的爸爸！（再要去抓他的頭髮想要拖走）

母親　（從地下拉住父親的脚）米哈爾！看着我吧。

父親　好！這是你的兒子。（用脚踢開他老婆，更使勁抓他的頭髮）

伯惠爾　（隨手拾起鐵匠丟下的那很重的鐵鎚，决然地說）不許動手！

父親　（好像忽然給陰影遮蔽着白樺樹似的更激怒地瞅着他那瘦長的兒子）媽的，你說什麽？

伯惠爾　再不放手，你就提防挨打，——從此以後我可不饒你了！（說着他擺開他的父親，舞起鐵鎚，望着他。他那堅决而大的眼睛中好像凝聚着十四年來所受於他父親的一切毆打屈辱的報仇之火，不就像代表着這工人區域一切兒童們自幼所受於他們父兄們的一切宗法的壓迫底反抗的激情。）

母親　（趕快起來拉住她兒子的手）伯惠爾，你瘋了嗎

父親　（給他兒子這突然的態度驚呆了一會兒，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氣）唔，好利害，你這個畜生！

伯惠爾　（仍目不轉睛地怒視着他父親）……

父親　（轉眼望他的老婆，用手揮她過來）喂，你過來。——你過來！

母親　（怕他打，不肯）……

父親　（激怒）你媽的！聽見沒有？叫你過來啊。誰吃了你嗎？

母親　（一邊望望兒子，一邊縮瑟地走過來）米哈爾！

父親　（命令地）伸出手來！

母親　（不知何意伸出左手）……

父親　（氣）右手！

母親　（伸出右手）米哈爾，你要幹嗎呢？

父親　（伸手握之）我和你拉手。我很對不起你。你從此以後不要再向我要錢。（指着他兒子）伯夏可以養活你了。

母親　（驚哭）米哈爾，眞的嗎？

父親　我沒有跟你開頑笑。

母親　那麽你的錢都拿去幹什麽呢？——都拿去買酒喝嗎？

父親　這不用你管，賤骨頭！我會去弄個好的女人的哈哈哈！

他要着他袋子裏的幾個僅有的庫貝克，哼着那不入腔的調子拾級出門去了。

母親　（追到門口）米哈爾！

伯惠爾　（目視他父親出門去了，放下鐵鎚，坐在桌上像他父親所做慣的一樣捏着拳頭在桌上敲着）跑了一天肚子餓扁了，拿飯來！

母親　（走近他的身邊想要擁抱他）伯夏！

伯惠爾　（不顧把他母親一推，暴躁地叫着）媽媽，快些！

母親　（按住他的抵抗，用悲傷而充滿愛情的聲音說）夏，親愛的孩子！現在我要靠你了，你也像你爸爸一樣的對待我嗎你覺得你媽媽受的苦楚還不夠嗎，

伯惠爾　（不覺感動地抱着他母親半白的頭）媽媽！（他們母子抱得緊緊的。）

幕

一九三二，十一，七。

•選自文學月報•

一九三二的月光曲

「月到中秋分外明。」

登場人物

（1）王茂林，前外商公共汽車賣票工人。
（2）他的女人，林三姐。
（3）他的女兒，阿金；和他的剛一歲的孩子，小毛。
（4）林德潤，茂林的內弟、外商公共汽車新賣票工人。
（5）張國良，山東幫的前賣票工人、
（6）施有貴、湖北人，銅匠間工人。
（7）二嫂，被捕工人陳阿二之妻。
（8）包探巡捕。
（9）阿四，不登場。
時代　現代。一九三二中秋夜。
地方　上海

王茂林家

（茂林和有貴靠着桌邊，低聲談着什麽。茂林手弄着茶碗似乎非常憂煩的樣子。聽了有貴說了幾句話又振作堅決起來小孩子哭得厲害，妨害他們的談話。）

茂林　不要哭！（生氣向他的女兒）阿金拍一拍他呀，幹什麽去了？

阿金　（放下手中的活計趕忙拍小孩）小弟弟睏覺，啊啊啊……

茂林　（回頭對有貴）好，祇要你們肯幫忙，我們還是可以勝利的。

有貴　幫你們的忙就是幫我們自己的忙。我去邀春山他們，要開車的也參加。明天早上我們在××茶館裏見（起身）

茂林　吃過晚飯去不好嗎？（自笑）不過我老婆沒有回，還不知道有沒有晚飯吃呢。

（街堂裏放鞭砲。）

有貴　對呀，今天是中秋，資產階級都鬧着過節哩。

茂林　反正在我這里隨便吃一點飯去罷。

有貴　不要客氣，我還要去找兩三個人。太晚了恐怕要回不去，你知道後天是九一八紀念，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們怕我們反抗，到處都戒嚴呢。

茂林　好，那麽你先走罷。我隨後也要到會裏去的。（有貴取帽子戴了匆匆下樓。）

茂林　（送到樓邊）不送了。（折轉來到牀邊逗了逗小孩。）小毛！

（小孩又哭）

茂林　（拍拍）啊啊啊別哭了、媽媽一回兒就回來了。

阿金　他是要吃奶了。

茂林　給一點奶糕他吃呀。

阿金　（指桌上的筒）早沒有了。

茂林　飯呢？用開水泡一點飯餵餵他。

阿金　（起身）好。

茂林　啊……小毛毛別哭，姐姐泡飯給你吃了。（忽停着叫他女兒）哦，阿金！你到晒台上去看看我的衣乾了沒有？

阿金　好。（轉到晒台上去）

楊二嫂上樓來。敲門。

茂林　誰呀？（門開）哦，二嫂子，請進來坐。

二嫂　（含着寂寞的笑進來）你今天在家裏過節嗎？

茂林　那里，我們還過什麼節。我是剛回的，一會兒又要出去。

二嫂　大嫂呢？

茂林　她出去好半天了，馬上就要回的。我等着她弄米回來吃晚飯哩。

二嫂　我也是來借晚飯米的啊。

茂林　你不來我也安排送過來的。比起我們家來，你家的這個節又過得更苦了。你該有些埋怨我們罷。

二嫂　幹嗎埋怨你們？又不是為着你們纔罷工的。我爸爸說得好，老二雖然給捉去了，他倒可以在牢裏安心地過一個好節了。苦的還是我們這些在牢外面的。你想老的小的都等着要吃，天氣涼了，還得想法子送衣服進去，叫我一個女人怎麽辦。

茂林　是啊。……我今天上午碰了石和生的老婆，她也這麽說哩。我們罷委會正在想法子，一面再請律師去替被捕的同志辯護，一面募些款子來援助被捕同志的家屬。

二嫂　那更好了。不過我們這次的罷工不是完全失敗了嗎？

茂林　失敗了。可惡的外國資本家，欺負我們沒有自己的政府，從最初就強硬到底，收買大批走狗，破壞我們的團結，捕去我們有力的幹部，曉得上海有的是失業的人，他們快招到三百多新工了，皮爾那傢伙親自訓練。現在各路的車子差不多都恢復了。我們是失敗了。

二嫂　我們……我們難道就這樣算了嗎？（她憤恨得快要哭出來）

茂林　不的，二嫂嫂，我們工人階級的意志是鐵的意志。我們不是為失敗來罷工的，我們是為着勝利，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得最後的勝利纔幹的。

二嫂　要不是這樣相信，我也決不讓老二去幹那危險的事了，不過現在真是為難得很。

茂林　誰不是呢！

（女兒拿衣服進來，）

阿金　（對二嫂為禮）啊呀，楊伯媽。

二嫂　阿金姐，你今天沒有上廠裏去嗎？

阿金　怎麽不去，我現在是做晚工，一會兒就要去的，媽媽還不回，沒有人招扶小弟弟哩。

二嫂　真是阿金姐能幹，不知代替媽媽做了多少事，現在又可以賺錢養家了。

茂林　我本想送她到小學裏讓她去多認識幾個字，沒有法子，書是有錢人讀的，這麽一來不能不讓她也去替我幫幫小忙。

二嫂　我家裏的女兒要有阿金姐這樣大就好了。

（阿金把衣摺好交給她父親）

茂林　（一面換衣）阿金你拍拍小毛。

阿金　（拍仍哭。）

二嫂　小姪姪要吃奶了。剛纔阿貴嫂送了我一點奶糕，冲點給小姪姪吃罷。（自己起身冲奶糕）

茂林　謝謝你。

二嫂　我們還用客氣哩。

茂林　啊呀他的娘回來了。

（他的妻三姐，提着一袋米，一小籃子菜進來。）

三姐　今天買菜貴得要死。

二嫂　（半頑笑的）嗳！一開口就不說好話，你忘了今天是過節嗎？

三姐　就因爲是過節纔把菜都買貴了呀。

茂林　早上去買還好一點，這時候去自然更貴了。怎麼樣，當了多少錢？

三姐　瞧你這個人！有客人在這裏怎麼好問那樣的話呢？

二嫂　我這樣的客人是不要緊的。現在這個世界有東西拿去當還算是闊人哩，怎麼樣，大嫂嫂，你們的米要是有的多，我還想分一點去，成不成呢？

三姐　多是多不了的，分是讓你分一點去。怎麼，又勞你替我的孩子冲奶糕，我們家奶糕不是沒有了嗎？

二嫂　阿貴嫂分給我一點，我又分一點給他吃。

三姐　那怎麽好。

二嫂　有什麽不好，他可不是我的可愛的姪姪嗎？

三姐　這麽說，我更得分點米給你了。（一面含笑分米）我們也實在沒有什麽好當的了。包了他那件沒有繳去的號衣和一些零碎東西，跑了好幾家纔當掉，別的人家都不要，要的又祇肯出一塊半錢。說了半天好話，說要過節沒有法子纔當了兩塊錢。

二嫂　你把號衣當掉了嗎？我們家那身給黃老板催逼了好幾次，早繳還給公司了。

茂林　那一個黃老板？

二嫂　黃元茂雜貨店的黃老板，就是替老二做保的那個人。他說公司催的很緊，不繳去要問他賠的。

茂林　我們這裏也催過好幾次了。我不管，當掉了吃幾餐飯再說。

三姐　好了。二嫂，分給你兩升米應應急，過了今天再說。我們反正祇能夠吃一餐算一餐的。

二嫂　行了。有了兩升米我們家可以過兩天了。這些日子我們一家人都祇吃一升米一天哩（放下奶糕碗提起米袋要走）好我少陪了。

茂林　我們早一點弄飯吃過晚飯去吧。

二嫂　不。

三姐　那麽至少坐一坐啊。

二嫂　坐也不坐了，怕家裏老人家不放心，我的頂小的那個孩子，今天是過出世以來第一個中秋節，老子給捉去了，難道娘也好不在家嗎？

三姐　好了，那麽說，你就快些回去吧、我也送點東西給你的孩子。（從籃子裏拿一點東西給她）

二嫂　（接過）啊呀，香蕉，好極了，我們孩子頂歡喜吃這個，這幾天他又上了火，拉屎也拉不出來，撒的尿全是黃的，正好讓他吃吃香蕉哩。好，少陪了。

茂林　慢走，我們明天許來看你們。

三姐　好生走，拜上伯伯，沒有過去替他老人家拜節。二哥的事不用着急，我們大家要想法子的。

二嫂　曉得了。這樣的事是嚇不倒我們的。

（她下去了。）

（阿金餵小孩子奶糕。）

三姐　你去洗米啊。快些弄了飯去上工。小孩子我來餵，我實在走得有些累了。

（茂林換衣。）

三姐　怎麽你又要出去嗎？今晚一晚待在家裏不也成了嗎？

茂林　晚上我還要去走幾家人家。

三姐　（一面餵孩子一面有些怨恨地）不在家裏吃飯嗎？

茂林　吃過飯去也好。回頭恐怕還有幾個客來，老張說是要來看我。

三姐　那一個老張？

茂林　就是那個山東人。

三姐　叫張國良的，是不是？他不是頂反對你們的嗎？

茂林　起先因爲沒有擧他們山東幫的人做罷委，他反對我們，聽信了××派的話，一定要另外組織罷委上××府去請願，我們說請願是沒有出路的，我們不相信，我們也就陪他們去，後來果然是一點辦法沒有，他們纔相信我們的話是對的。我們又把山東幫的人也擧了幾個參加罷委，所以他們現在反而成了我們的好朋友了。他曉得我家來困難，說還要替我想點法子哩。

三姐　他們山東老鄉幫口是很緊的。

茂林　我們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同鄉觀念到處都還是很深的。我們定要打破這種觀念纔能夠發展我們階級的組織。不過目前也還是相當地要利用這種關係纔能夠深入他們的。

三姐　我不討厭山東人，却有點討厭湖北人，「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這話眞有點不錯。今天來收房捐的那傢伙就是個湖北人，二房東徐先生不在家，他的少奶奶要我去對付他幾句。我說今天是過中秋節，請他改一天來，那傢伙其勢兇兇地說：「外國人不過中國節的，」非要不可。開口閉口總是拿外國人來嚇人。

茂林　你這就是地方觀念。做資本家的走狗的無論是那地方的人也一樣的好不了。銅匠間的施有貴就是湖北人。他就是我們的頂好的同志。他正在那裏發動銅匠間的工人應援我們，我們要早和他聯絡就好了。這趟我們沒有發動銅匠間工人開車工人來參加也是失敗的大原因

三姐　那姓施的——

阿金　（遮住他們的對話）媽媽，米淘好了，火也生好了。我來不及吃晚飯，想吃一點開水泡飯上工去，不然就要晏了。

三姐　好，你快些吃了去罷。飯我自己來燒，反正也沒有什麼菜。（回頭望她丈夫）那姓施的來過嗎？

茂林　（小孩子吃過東西，慢慢地就睡着了。）他剛去的。

三姐　難怪了，我昨天碰了他，他說要來看你。……哦。我還要告訴你，我的兄弟也要來看你。他昨天來過一次了，你不在家。

茂林　你說你那一個兄弟？德純嗎？

三姐　不是，是德潤。

茂林　德潤！他要來看我？看我幹嗎！

三姐　他說他要來向你解釋。他剛從廣東來不曉得這邊情形，又沒有找着我們……

茂林　得了，你對他說沒有什麼解釋的。叫他謹防再挨打我昨天晚上還打了一個工賊。

三姐　（很悲切地）他也是沒有法子纔去投效的，他又不曉得你在廠裏。你們碰了他好好地對他說就成了。幹嗎那樣打他呢？無論怎麼說，他總是你的親戚啊！

茂林　他是我們的階級的敵人！是我的什麼親戚！

三姐　那你就不認他做親戚了。

茂林　……………

三姐　你乾脆連我也不必認了罷。

茂林　（冷然地）這不必奇怪的。你那一天做我們階級的敵人，我那一天就不認你做老婆！

三姐　……（停住拍小孩的手拭淚啜泣。）

（新賣票工人林德潤穿着號衣突然跑進來。）

德潤　（一把握住茂林的手。）茂林哥，我——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是你們的戰友。

茂林　（把德潤用力推開）媽的，你是我們的戰友？你這破壞我們罷工的工賊！

德潤　茂哥，你聽我說！

茂林　沒有什麼說的，你走！不然我就要打你。

德潤　茂林哥，你要打你就打罷，你應該打的，我破壞了你們的利益。但那時我也有我的苦衷的，我從中學畢業出來滿望找一點什麼事情，誰知道從故鄉跑到武漢，從武漢跑到廣州，到處都是失業

的人找不着半點事回到上海來又找不着你們，住在小客棧裏一點辦法也沒有，恰好這個時候公司裏鬧風潮，把舊有的賣票的都開除了，另招新工，有人勸我去投考，我祇好去試一試，自然很容易就考取了。當時說工資一層比舊工人的二十三塊還有的加，我當時想到在這一個時候是找着生路了。

茂林　（憤然）你可曉得你找着了生路，別人都被你們害得不能活了嗎？

德潤　曉得的。起先我不過覺得有些問良心不過，後來我看見你們組織了決死隊，到處打汽車，我自己又給你們拖下來打了一頓，我纔曉得事情是比我所想的嚴重得多。我想我寧可以不吃飯不可以再做工賊。

茂林　那你現在為什麼還穿着號衣呢？你沒有想到這是從我們身上剝去的嗎？

德潤　因為想到我纔安排不幹的。但是我一個人不幹了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有三百多人都是為着沒有法子生活纔進去的。要不幹我們大家不幹。

茂林　你們是為着同情我們嗎？

德潤　與其說是為着同情你們，不如說是為着我們自己的利益。

茂林　公司對於你們不是優待得很嗎？每張車子上不是派武裝巡捕替你們保鑣嗎？不是允許加你們的工錢嗎？不是……

德潤　恰好相反的，茂林哥。我們新工也被開除了五六十人了。本來允許加我們工錢的，這個月發下來的還是二十三塊錢。從前那些高麗查票員在你們罷工的時候不是不肯代替你們賣票嗎？現在也都被開除了。換了一大批萬惡的白俄查票員公司發給他們每人一根皮鞭子，遇着我們有揩油的或是不如他們的意的，他們就用皮鞭子抽我們瞧我的臉上！我祇忘了賣一張票他就是一鞭子抽過來。茂林哥，你們那天晚上打我不能不算利害，可是我一點也不怨恨你們我覺得我是對不住你們，應該受你們的制裁，但是這些白俄，這些帝國主義的死走狗，竟把我們不當人。這一鞭子的仇恨我是一輩子也不忘記的。不但是我，我們三百幾十個人沒有一個肯在白俄的皮鞭子下面服務，我們前天開了一次大會提出了幾個要求，要趕走這些狗娘養的白俄查票員，不許開除工人，要改良我們待遇，增加工錢到四十塊中秋節要發節費。

茂林　唔，和我們罷委會的要求大體是一樣的。那麼你來找我幹嗎？

德潤　我們想和沒有繳掉號衣的老同事聯合起來廠裏和廠外打成一片。他們說你不也是沒有繳掉號衣的嗎？

茂林　哼，沒有繳掉，繳到當舖裏去了。唔，（熱心地）唔，你們的條件已經提出去沒有？

德潤　今天早晨提出去了。

茂林　假使外國資本家不答應你們的條件呢？

德潤　有人主張再去請願。

茂林　再去請願？×××！我們的經驗不是夠你們學習嗎？

德潤　是的，所以我們還是主張靠自己的力量，假使資本家不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決定罷工！

茂林　（極止之）咗，小聲一點，公司的走狗阿四就住在我們隔壁。——唔。（更進的）假使公司照舊強硬到底，把你們全部開除另招新工呢？

德潤　我們也想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已經決心了。外國人強硬到底，我們也強硬到底，他們若是再招新工，我們就要打死那些新工！特別是那些白俄！

茂林　哈哈，你們也痛恨人家破壞你們的罷工嗎？

德潤　（面赤）不過我想他們就是再招多少次新工也是要鬭爭的，也是要罷工的。二十幾塊錢一月誰能夠維持生活？況且還要挨白俄赤老的皮鞭子。

茂林　可不是，無論中國外國的資本家怎麼樣厲害，我們的鬭爭是不會停止的。——唔，可是開車的和銅匠間的兄弟們都接洽過沒有？

德潤　也派人去接洽了。今天晚上老何家裏請吃節飯，說就是談這件事的。（小聲）

（有人敲門。茂林急止德潤，去開門。）

山東人張國良進來。

茂林　啊呀，張先生，嚇了我一跳。

國良　哈哈，你當我包打聽嗎？我是特來拜節的呢。

茂林　不敢當，不敢當。請坐請坐。我們雖是好朋友，你可還是第一天上我家，——我替你介紹一下，這是我老婆，這是我的親戚，這是我大女兒，那是我的小孩。

國良　啊呀，好福氣。

三姐　還是福氣呢。不知道給什麼他們吃。——（遞茶）張伯伯請茶。

國良　謝謝你。我說嫂別着急，吃總是有得吃的，常言說得好，天生一個人總是有一份糧的。要不然窮人都別生孩子了。好，今天伯伯請你們吃月餅。（把帶來的包子打開）

茂林　啊呀，好極了。我知道你一定要帶什麼好東西來的。不過何必真這麼費事呢？

國良　這有什麼。無非大家樂一樂。我原籍雖是山東，家是住在安東的，去年九一八的亂子一來，老婆兒子全沒有消息了。現在剩下我一個光人在上海。平常還沒有什麼，到了過年過節，總不免更加想起他們。看了你們這樣有兒有女的真是羨慕極了。

茂林　那有什麼呢？我們的兒女不就是你的兒女嗎？我叫他們都拜你做乾爹好不好？

國良　好極了。

茂林　（吩咐阿金）阿金以後叫張伯伯做乾爹好了。

阿金　好（她的飯吃好了。）

國良　乾爹不是可以白做的，今天沒有預備禮怎麽好呢？

茂林　要什麽禮，月餅不就是上好的禮嗎？（拿一個給阿金）快謝謝乾爹。

阿金　（接過）謝謝乾爹。（她匆匆要出去的樣子）

國良　不要謝，不要謝，改天買衣服料子給你，啊，好孩子。

阿金　（收拾籃子）舅舅，乾爹多坐一會兒，我要去了。

國良　噢，你上那里去啊？

三姐　他要上工去了。今天已經遲了。（她和德潤談着什麽）

國良　她也在廠裏嗎？

茂林　她在這靠近左邊的一家絲廠裏。今年絲生意不好，原關了門，最近纔開門的。

國良　眞是好孩子，就能做工幫家裏了。我那個女兒原先也是在安東一家絲廠裏的呢。

茂林　是嗎。（天色晴了，起身點了一支洋蠟。外面鞭砲又響）

三姐　（停了停和她兄弟的對話）爲什麽不把她帶到南邊來呢？

國良　她的祖母很歡喜她，離不開她。現在想起來反而是把她帶來好着了。雖說沒有飽飯吃，靠着賣血汗，性命總是保得住的。

三姐　我看張伯伯不必着急，她一定還是在的，不過是沒有寫信給你就是了。說不定什麽時候你又可以碰見她們。

國良　咳，嫂子，我不做那樣的夢了。那有那樣的好事。其實呢這也不算什麽。現在東三省亡了快一年，有三千多萬中國人做了東洋人的奴才。今天據報上說是東洋人承認什麽滿洲國的日子，中國人也是一點不在乎的。你聽，外面鞭子炮仗放的多麽起勁；好像替東洋人在那里慶賀似的，一點也不痛心，我失掉了一個老婆一個女兒又算得了什麽呢？你知道我們山東很苦，官府剝削得厲害，靠種田是不容易活的，所以許多許多的人都到外面去謀生，我們隔高麗國很近，到高麗國去種田，做工，做小生意的很不少。前年不是鬧高麗人殺中國人的案子嗎？我們的親戚鄰近的有的給殺掉了。有的給打傷了，誰不知道這是東洋人頑的把戲？但是中國派一個官到那里去看了一下就算完事。——反正沒有說的，中國人的性命不值錢就是。

德潤　（他插進來講話）我想中國人總有值錢的一天！

國良　對呀，我也這麽想。——哦，對不起，我祇顧自己說話還沒有請教你老兄貴姓哩。

德潤　敝姓林。

茂林　他是我們的老舅。

國良　哦，（打量他的號衣）林老哥也是我們的老同事嗎？

德潤　（很惶愧的）不是。

茂林　（帶笑的）他是新同事。

國良　——新同事？

茂林　他不但是新同事，而且還挨過我們的打的，不過他現在懂得了我們為什麼打他了，他已經變成我們的新同志了。（他和張耳語）

三姐　（她忙着在做飯）弟弟，你去替我泡一壺開水來好不好？阿金上工去了，許多事情就不便當了。（她拿了一點東西到下面廚房去了。）

德潤　（接過壺）好的。（他下去了。）

國良　（點頭）唔。很好，我也有事情要報告你的。你知道我們山東人同鄉觀念頂重的。新工裏面也有不少的我們同鄉，這個線索也給我找着了，他們都聽我們的話準和我們一塊兒幹。

茂林　不過你可以用同鄉的關係去接近他們，可不能停留在同鄉關係上面，要使他們知道我們不管是那一省那一地方的工人，我們祇是屬於一個階級，祇有我們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纔是我們的利益。過去他們破壞我們的戰線是錯的。現在廠内的新工和廠外的失業工人聯合起來和外國資本家鬬爭是對的。這一趟是我們最要緊的機會，萬不可以再失敗的。首先我們得和那些走狗們作鬬爭，爭取罷工的領導權，克服我們在前次罷工裏面所犯的那些錯誤，把開車的銅匠

們的兄弟都聯合起來，和我們一致行動。祇有這樣纔可以使我們得到勝利，你說對不對？

國良　一點不錯開車的工人裏面也有我們許多同鄉，我也聯絡好了。這趟一定可以和我們一致的。

茂林　那就好了。銅匠間的施有貴剛和我談了半天，他也答應極力去發動他們那麼明天我們到×
×茶樓見罷。

（德潤匆匆上，開水壺提在手裏。）

德潤　（急叫其姐夫）茂林哥，外面衖堂口來了好一些巡捕包打聽；好像是到這裏來的。

（隔壁在那裏拉胡琴。）

茂林　媽的，一定是隔壁劉阿四那走狗告密的。我多久就想搬家，就因為沒有錢搬不動……

國良　不，我曉得了。這一定是我剛纔帶來的。我來的時候總覺得後面有人跟着似的。原來果然是他們。他們大約是從昨晚就跟着我的罷。

茂林　怎麼，昨晚，×路的車子是你打的嗎？

國良　是的，開車的是阿余那走狗，我實在氣不過了。——好的，（他拍了拍胸膛）好漢作事好漢當，今晚中秋佳節，不要連累了你們，讓我去自首吧

（德潤忙中把開水壺隨意放在路上。）

茂林　（攔住他）那裏的話，我們新的鬬爭開始，正需要有力量的幹部，不是你一個人做英雄的時

候。我們走吧。這裏有一張後門，你們跟我來。（隨手丟一頂帽子給張。）

（隔壁的人正合着絃子唱「八月十五月光明。」「八月十五月光明。」他在壁上噗通地打了一拳。）這走狗！你還在那里「八月十五月光明」「今晚要月蝕哩。（他們匆匆同下。）

（三姐拿了一些碗筷匆匆進來，預備擺在桌上碰了開水壺燙了一下腳。）

三姐　（捶着腳）噗哨！德潤真不能做事——唉：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害得我把米都灑下了，怎麼又走了呢？

（牀上孩子哭。）

三姐　（急把水壺拿起放在桌上。）別哭，別哭，媽媽就來了。

（當她回頭一看時，門口早站着幾個巡捕包探了。）

三姐　（很冷靜地抱起她的孩子來餵奶奶一面點頭說）請進。

（巡捕們輕輕進來用電筒照了一陣，無所發見。）

（外面鞭砲聲，歌唱聲。）

三姐　（隨手泡了幾杯茶）好熱鬧的節。各位先生辛苦得很，喝杯茶罷。

包探　（點了點頭）謝謝儂。勿要客氣。

（小孩子又哭。）

三姐　（換一個奶）哭什麼呢？媽媽自己沒有飯吃那有多的奶給你吃呢？

包探　（用目光搜索有頃，默然示意巡捕輕輕退出去）

三姐　（目送他們出去）反正奶子不夠，還是讓你吃一點飯罷。（把小孩子放在牀上，讓他哭。匆匆端飯菜來。）

三姐　（一面自己吃了幾口，一面喂他嘆了一聲。）孩子，今晚是你陪我過中秋了。……快些大起來，掙出一個光明的世界來吧。

（她繼續地喂着止住了哭的孩子。

外面遠遠鞭炮聲歌唱聲更大，

風吹燭滅，水銀似的月光瀉入戶內，

照着這轉換期的母子。）

——幕——

九，一九。

・選自文學月報・

戰友

人物：

某大學生A（在上海事變中投身義勇軍傷目）

傷兵（他的戰友）

看護婦1（被傷兵們稱爲「同志」的）

看護婦2

醫生

大學生BCDE

女學生AB

羣衆（不上場）

時間：

上海撤兵協定簽字之後

地點：

某教堂對過的一傷兵醫院。

傷兵醫院二樓病室之一。設兩榻：一靠通露台的有玻璃的窗門，隱約看見教堂尖塔高聳；一靠另一開着的小窗，見綠樹之顛。室中設備簡單，但可知前此必曾居多人者。

靠玻窗榻上一重傷的兵士，直到最後起來拖住大學生爲止，僵臥着不動。靠小窗榻上則臥一投身義勇軍參加滬戰負傷瞎眼之大學生A。

在這兩榻邊，除了置藥瓶食器之小几外，有腕椅三四隻。

開幕，大學生仰面躺着靜聽，看護婦低聲讀報。

大學生A （很焦躁地）大聲一點，念，請你大聲一點念，……我聽不清楚。

看護婦1 （稍高聲一點念當日×報停戰協定正文）

傷兵 （略轉轉身，似乎也在靜聽，久之嘆了一聲氣，握拳重重的打一下床邊。）

大學生A （急掙扎起來）什麽？協定？今天就得簽字？請你再念大聲一點，你不是知道我的耳朵給大炮震的也有一點發聾了嗎。

看護婦1 （放下報紙）怎麽能夠大聲念呢？醫生是禁止你看報的。

大學生A （苦笑）禁止我看報嗎？哈哈！我不是什麽都給永久禁止看了嗎？媽的，我現在和我們戰友老劉一樣的了。他有眼睛却不大識字，我識字呢，又沒有眼睛了。

看護婦1 （陪笑）對不起，是我說錯了。張醫生前幾天就囑付我不許念報給你們聽，特別是你。

大學生A　那為什麼？

看護婦1　他說你的心太熱了，聽了外面的事就要興奮起來，剛好的病又弄壞了，所以外面的事一概不許告訴你。

大學生A　那有什麼關係呢？反而是告訴我們的好，使我們安心。

看護婦1　就是近來外面的事可以使你們安心的太少了。

傷兵　（突然爬起來低聲）不是說x軍……？

看護婦1　（急止之）嚇！你又這樣說了。

傷兵　有什麼說不得，現在我們就祇靠他們去打東洋人了，他們眞是中國最強的軍隊……不是說他們已經和東洋人宣戰了嗎？

看護婦1　是啊。不過你低聲一點說罷。

大學生A　有什麼說不得！我們是替老百姓負了傷的，還怕誰把我們捉去嗎？

看護婦1　誰管你負傷不負傷，要捉他們還是一樣要捉去的，聽說前些日子這病院裏就捉去了兩個，現在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啦。

傷兵　那不是說給他們換醫院嗎？

看護婦1　那裏是換什麼醫院，那不過是給他們從醫院裏換到監獄裏去罷了。

大學生A　哦！難怪，一出門就聽得他們叫起來了。唉，眞可以說，我們的出路不是戰場就是監獄了。

傷兵　（切齒）不曉得這班狗東西和東洋赤佬怎麽那樣要好，和我們怎麽這樣深的仇！

大學生A　喂同志請你拿剛纔的報給我念下去罷，低聲一點也成。

看護婦1　你們這樣興奮，我今天不給你們念了。（放下報紙）

（外面賣報的邊跑邊嚷：「阿要看看剛剛出版×××報，六個銅板一張，看到……簽定賣國條約，……看到東洋兵無期佔領吳淞，江灣，引翔，閘北……要看剛剛出版×××報，六個銅板一張……）

大學生A　你，念給我們聽，賣報的早已告訴我們了。好了，反正我們大家是白犧牲了。我的眼睛是白瞎了，老劉的手也是白斷了，我們做定了奴隸了。我們躺在這兒幹嗎？我們——（一股熱念湧上來，聲音也咽住了。）

看護婦1　（急扶之）你若這樣興奮呢，回頭你們熱度高起來了，醫生又得埋怨我了。

大學生A　不要緊，我們的興奮已經過去了，我聽得說十九路軍退兵那天早上，纔眞是興奮呢。誰不氣得要哭。

傷兵　（回憶）唔，那天我氣得恨不得一下子碰死在牀上。

看護婦1　誰說不是！你們該記得那天我說的話了。

大學生A　你說要恨不得用炸彈去炸死那些賣國賊。

看護婦1　可不是！

傷兵　怎麼又不去呢？也是說說好聽吧。

看護婦1　不是說說好聽，因為我想那也不是什麼好主意。人家是整個的在那裏賣國，那炸掉他一兩個人有什麼用呢？我們應該做更艱苦的事。

大學生A　不錯。不過說起來好像很卑怯似的。我聽得虹口公園朝鮮人拋炸彈的案子發生，心裏也有一點痛快。媽的，那不可一世的野村也變成和我一樣的瞎子了。

看護婦1　野村祇瞎去一個眼睛。就是全瞎了又有什麼可痛快的？他們并非就饒了我們的。這幾天報上說，日本又要發生很大的政變；法西斯蒂快要上台了。將來屠殺我們中國勞苦民眾，比現在這幾個強盜恐怕還要厲害幾倍呢！

傷兵　難道東洋的老百姓就不起來幹他們的？

大學生A　（閉着眼睛，預言家似的）這是必然的。兩個階級的鬥爭快要到最後了。是不是呢葉同志？

看護婦1　聽，你又叫我「同志」了。

大學生A　可不是同志嗎？

傷兵　我們弟兄們不都叫你同志嗎？

看護1　就是為你們管別人叫「小姐」，偏管我叫「同志」，給院長知道了，幾乎要把我攆走，幸虧，我在這兒和醫生們同學們都混得好，你們又歡迎我，才沒有讓我走。

傷兵　媽的那些闊小姐們每天坐起汽車上這里來，那里像是來看護我們的，倒像是專為來出風頭似的。這會「天下太平」了，打仗的不值錢了，就連鬼影子也不見了。

大學生A　葉同志你可別走，我們已經很熟的，你在這里多待幾天罷，我記得是二月二十五號進院的，我們在這裏快三個月了。

看護婦1　你瞧，這窗子下面的那株桃花你剛來的時候還沒有長葉子，這會兒連花都快落完了。（起身坐窗下，風吹花片進來）

大學生A　是嗎？可惜我瞧不見！

看護1　啊呀，我又沒有留心了，我是告訴你日子是過得這樣快。

傷兵　（幽涼的回憶）我家里屋後面也有幾株桃樹，我小的時候老愛爬上去折花或是偷桃吃，後來窮下來了，房屋啦，田地啦，全賣掉了，家裏的人也分散了，我一個人飄到外面來當了這五六年小兵，沒有回過家鄉一次，不曉得那幾株桃樹還在不在哩……。

大學生A　老劉，你想起家鄉來了嗎？

大學生A　你現在睡在這里、後悔不後悔？

傷兵　一點不後悔……我打過七八次仗，一時跟着阿貓打阿狗，一時又跟着阿狗打阿貓，身上臉上也掛過四五次彩，要死早就該死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要是死了，眞好比死了一條野狗……打來打去，只有這一次自己也覺得有點意思，我就死了也不後悔。

大學生A　是呵，老劉，我雖然打瞎了眼睛也不後悔的，不過前些日子我聞的窗子外面吹進一陣陣的桃花香，想起了去年我同女同學密斯周遊龍華的時候的事眞有些難過哩。

看護1　誰？是你剛進院不久來看過你幾次的那位小姐嗎？高高的，白白的，手裏似乎拿着一本聖經……

大學生A　是啊，就是她……

看護1　（鄙視地）她是一個基督教徒嗎？

大學生A　她也並非那末相信基督教，不過因爲她的父親母親都是信徒，所以她就跟着上教堂罷了。她不如說一個「自由思想者」。

看護1　密斯周的父親幹什麽的？

大學生A　一個銀行家。

看護1　（笑）那末你該有錢用了？

大學生A　有錢用？她的父親看見我，眼睛裏就要出火，還肯給錢我用嗎？他頂反對我們這次打仗，上次密斯周來不是說嗎，他父親聽見我打傷了，說「好得很，倒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把這些暴躁的青年教訓教訓」哩。

看護1　那麽，你們的婚姻問題很有點麻煩了？

大學生A　現在還說到什麽婚姻！我的眼睛是瞎了，我自己的運命是看得很清楚的，起先，我家裏雖然窮了，在學校裏，却是功課頂好的一個，我又也很能做事，從教授一直到女同學，誰不想信得我的前程遠大？所以那末許多人包圍密斯周的，還是我一個人得了勝利。假使我不瞎眼睛，就是她父親反對我，我也不怕，咳！現在是什麽都完了。不過我始終不甘心的就是陳詠明那傢伙！（切齒）他平時專做校長的走狗，破壞學生運動，同時也竭力破壞我和周的關係。讓那傢伙把她奪去了，我是死不瞑目的。

傷兵　誰啊？

看護1　就是有一天同她來看你的那個年輕的人嗎？

大學生A　是啊，你怎麽就猜着了？

看護1　怎麽猜着？他們欺負你看不見，一面說着很同情你的話，一面他們擠眉弄眼的在那里笑你

哩。

大學生A　（氣極）畜生！

看護1　瞧你又興奮到這個樣子，氣牠幹嗎？還是保重你自己的身體要緊，我們別再談這些話了，原是我不該告訴你的。

大學生A　告訴我倒好了，……媽的，怪不得連她也不來看我了。我眞有一點後悔了。我幹嗎這樣傻，眞去打仗呢？爲的守衛國土嗎？愛國嗎？那樣用我們士兵民衆的血肉守住的地方也早已恭恭敬敬地送給人家了。爲的出風頭嗎？連自己的愛人都不理我了。……

看護1　得了，你剛才不是說「瞎了眼睛也不後悔」嗎？這會兒又這樣發牢騷了，你想你們若不是替老百姓受了傷，當我們會來理你嗎？

大學生A　那自然，所以我有時候眞不知道怎樣想的好，自從進這醫院，一批批的工人，學生小市民每天帶些東西來看我們，都說這趟辛苦了我們，我每回聽了眞感激得要哭出來，覺得像自己的傷還不夠重，還對不起他們似的。就拿你們這幾位小姐，這樣熱心地看護我們，我們就好像到了家裏一樣，不，我們家裏那有這樣好，就是密斯周肯來看護我們，也沒有這樣好，覺得我們這趟就這樣死了也值得，但是一想到三個月以前還擺在我面前的幸福，我又有些不甘心了。

傷兵　（鄙視的口吻）哼，這樣不乾脆！

大學生A　（赧然）所以我說乾脆打死倒好些。

看護1　你，你要是打仗打死了，那位周小姐可不知要多麼哭你呢。第一次獨自來看你那次，不是一見了你就哭了？

大學生A　（苦笑）哈哈，誰曉得她哭不哭呢？我不過相信周自己是好的。就是她太好了，容易受人家誘惑。我應該托人告訴她教她別吃陳詠明那傢伙的虧，可是我那些同學怎麼這些日子一個也不來看我呢？連老俞也快一個禮拜不來了。

看護1　這也不能怪他們，現在各校都開學了，他們得趕功課，也就沒有功夫時常來看你了。

大學生A　媽的，他們現在是要忍痛讀書、忍痛運動，忍痛跳舞，好跟政府作「長期抵抗」罷。

（說話中斷續地聽得窗外有汽車喇叭聲）

看護1　真是看了他們使人氣死，前些日子都說得那麼好聽的，這會兒借着「忍痛」兩個字什麼都不做出來？軍官們「忍痛撤兵」，外交官們「忍痛簽字」，商人們「忍痛開市」，工人們學生們也有的「忍痛復工」「忍痛上課」，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似的。

大學生A　得了，你也別笑他們了，你自己不也是「忍痛搽粉」嗎？

傷兵　（笑）哈哈，「忍痛搽粉」。

看護1　（笑）你怎麽偏偏就曉得我今天搽了粉？你不是眼睛看不見嗎？

大學生A　眼睛看不見就不曉得嗎？你平常是不搽粉的，剛才你替我換藥的時候，我聞得你臉上忽然香起來了，我就知道你搽粉了。

傷兵　哈哈我倒沒有留心。

看護1　你眞是精明。

大學生A　怎麽樣？可知道瞎子也不是容易騙的。

看護1　騙你幹嗎？我是女人啊，女人有時候是免不了愛搽點兒粉的。

大學生A　不，我一聞得你臉上的粉香，就曉得你快要走了。眞是你可能再看護我們幾天罷。

看護1　那是你想錯了。安知不是爲着你們搽的？

大學生A　爲我們搽的麽？老劉，我們怎麽辦呢？

傷兵　（壯快地可又寂寞地）哈哈！

看護1　（也跟着笑了）哈哈，這些話給院長聽見了又要說我誘惑你們了。不騙你們是有一點事要出去，不多一回兒就回來，我已經拜託陳小姐招呼你們了。（看看手錶）可是醫生怎麽還不來呢？這些日子每天鬧着「和平」「和平」的，把你們的事都丢在一邊了，外面沒有人捐錢，醫生也就懶下來了。據說這醫院快要結束了哩。好，我去叫密斯陳去。

傷兵　葉同志，請你把這邊門開一開，好不好？悶熱得很。

大學生A　到底是夏天了。

看護1　啊呀，我忘了開了。

大學生A　昨天晚上風也太大了，吹了好一些花片兒進來了。

看護1　（開門站在露台上望下去）啊呀，今天又是誰在這里「忍痛結婚」呢！教堂前面街上，擺了這一滿街的汽車。

大學生A　哈哈，「忍痛結婚」，我記得自從我入院以來，這前面的教堂行過五次結婚式了。

傷兵　看見新娘沒有？

看護1　那邊停了一部紮了花的紅汽車，大約就是新娘坐的罷。啊呀，好幾個學生到這邊來了。沈先生，恐怕是你那些同學來找你的呢。

大學生A　怎麼曉得？

看護1　有幾個像是來過這里的。

（開門，張醫生與看護2進來）

啊呀，醫生來了。（走過來，很事務地招扶）

醫生　（先至大學生A榻邊，取床頭溫度表看了看）唔，熱是退了一些了，（檢視一下傷處）再有

一個禮拜就可以出院了。（見報紙顧葉）怎麽又念報紙給他們聽呢？我不是禁止了嗎？

看護1　沒有念這是包東西來的，我不過陪他們談談閑天。

醫生　就是談話也要少和他們談。院長不是說過的嗎？

看護1　曉得了。

醫生　（匆匆至傷兵床頭在兩看護招扶之下，進行各種檢視）

（外面敲門，看護1隨手開門。大學生BCDE與女學生AB，都盛裝入室，幾個走到大學生的A床邊，打招呼。）

大學生B　哈囉，密斯忒沈。

大學生C　孟嘉，怎麽樣了？

大學生A　好了些了，你們都來了嗎？（一一握手）我當你們不來看我了。

大學生B　那有的話，因爲大家功課忙，就不能天天來看你了。

大學生A　也不要天天來，祇要偶然有人來看看我，就感激得很了。還有誰好像還有兩位女士似的。

（他們和她們都笑了。）

大學生D　怎麽，你的眼睛好了嗎？就曉得有兩位女士來了？

大學生A　她們脚步的聲音告訴我了。

大學生D　你們兩位快來和孟嘉握手，可不許說話！讓孟嘉猜猜是誰？（女學生AB果然忍着笑來握手。）

大學生E　猜出了沒有？

大學生A　（苦笑搖頭）猜他幹嗎呢？反正有女同學看我就是好的了。

大學生D　告訴你罷，一個密斯文，一個就是密斯周。

（大部分的同學笑了。）

大學生A　（有惱意強作笑容）別拿我來開玩笑了，還有一個是密斯吳，對不對？

（她們都笑了。）

大學生D　（咋舌）了不得，天才的人不管他眼睛是好是壞，總是天才。

大學生B　（含笑但是鄭重地對他們使着眼色）所以不可因為一個天才的眼睛瞎了就去欺負他，怎麽樣，孟嘉？眼睛已經不痛了罷？

大學生A　眼睛是瞎了，但是已經一點不痛了。腿上的傷也好起來了。現在倒是有些裏面的病

大學生B　（緊握着他的手）好好的養息罷。我快要放完了，可以多來看你了。

大學生A　謝謝，喏，不錯的，你們這一個學期畢業了，你和老張。

大學生B　對哪。

大學生C　眞是，孟嘉，快一些好，我們都望你早些出院呢？

大學生A　剛才醫生說，再有一禮拜可以出院了，可是出了院又怎麽辦呢？住在這裏每天還可以吃幾頓稀飯，並且還有人招扶我，出了院可吃什麽呢？誰招扶我呢？我有時想起來眞不如在戰場上打死了倒好。

大學生B　也不必那麽想了。俗話說：「好死不如壞活。」我們不也是一樣嗎？雖然這學期要畢業了，家里也等着靠我賺錢了。但是出了校門，又跑到那里去？在這樣的時候，眞是誰都沒有一點把握，不過是做到那裏算那裏，我想餓總是餓不死的。

大學生C　孟嘉你出院以後的生活到不必愁了，我們同學會，已經決議幫助你。

大學生D　對啊，我今天是特來告訴你的，這議案是我們幾個老同學提出來的，昨天已經通過了。

大學生A　謝謝為着我一人的事，勞動了你們大家，我是很抱歉的。

大學生B　別客氣了。你又不是為着你個人的事負傷的，你的負傷是我們全校的光榮哩。

大學生A　（試探的）慚愧得很，怎麽，你們今天是專來看我的嗎？都穿得這麽齊整的？

大家　（含糊地）唔。

大學生A　密司文，密司吳，怎麽不說話呢？望着我有些害怕嗎？

女學生A　（走進來靠床坐下）那有的事。

大學生A　密司文，還在圖書館辦事嗎？

女學生A　還有圖書館呢、早燒得光光的了！現在搬到租界上來，雖然也還有圖書館的空名，可眞是沒有幾本書！。

醫生　（醫生經過一些時候麻煩的診察，告一結束了）

唔，也好得多了，這幾天不可以動、要是再發膿可麻煩了。（再對葉）務必少和他們談話，別讓他們興奮。（他匆匆出門看護婦跟着出去。）

看護1　密斯陳，我不是拜託你的嗎？

看護2　曉得了，我一會兒就來的。

大學生A　葉同志，請你去叫他們弄點茶來。

大學生B　不要費事，我們就要走的。

大學生A　來了就多生一會兒。

大學生B　葉小姐，眞是辛苦了你呢！

看護1　沒有什麽好，你們幾位陪沈先生多談一會兒，（對A）陳小姐回頭就來的，我去了，順便叫他們拿些水菓來。

大學生A　（點頭）謝謝，明天你還要來的呀、

看護1　來的，不過可別忘了剛才醫生的話，無論什麽事不可以太興奮了。（匆匆下場）

大學生D　（目送着她的後影直到門關了）這位看護小姐很不壞。是醫院裏的嗎？

大學生B　（代答）不，她也是「義勇軍，」我很少看見她這樣能幹的女人。她眞是「戰場的天使。」

大學生A　你叫她「天使」她可要氣惱了。我們都叫她「同志。」若不是有她，我們的病院生活就更苦了。

女學生A　我本來也想到傷兵醫院服務的，因爲爸爸媽媽都說上海危險，一定不放我走，纔沒有來。

大學生A　自然，哪上海幷非不危險，豈止上海，現在那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女學生A　是啊，起先我們躲到南翔，南翔打起來了，又躲到蘇州，後來蘇州也每天有日本飛機丟炸彈，爸爸纔帶起我們逃到南京。

大學生A　你們怎麽不跟着政府還都洛陽呢？（大家笑了。）

大學生D　現在可好了，洛陽政府又要搬回南京了。我們學校也要搬回××了。

大學生E　聽說要到下學期才能搬，損失得很厲害，很要一些工作纔修理得好：單止儀器館前面坪裏炸的那兩個大洞簡直就成了幾丈深的池子。也要好幾天才能填得平哩。

大學生A　你去看過嗎？

大學生E　我同密斯吳一道去看的。從麥田裏遠遠望起去，還好像很完整似的。走近一看可沒有一個屋子有頂的牆壁上是大大小小的無數窟窿，最使人難過的是從校門口一直進去兩邊的草長的一尺多深學校園裏的花木也蓊蓊茸茸地比平年茂盛的多了，靜悄悄的連一個人也沒有。甚至連一個鳥兒也沒有。就有也似乎不敢輕輕的叫一聲。雖是大白天出去的，倒像是在月亮底下走着的一樣。不但是密司吳害怕，連我的身上也怪發毛的哩！

女學生B　那天要不是和密司感張一道，我眞不敢去看我們的宿舍了。

大學生B　怎麼樣密司吳，你的損失大不大？

女學生B　那還有什麼說的。我是住在樓上的；屋子沒有頂了，那些衣服哪書哪，沒有給人家搶去的也都給風雨蹧蹋得一榻糊塗了。鐵床也給火燒的捲起來了。最妙的就是床底下一雙高跟皮鞋和牆壁上掛的幾張照片還一點沒有壞。

大學生A　（不覺俏皮地）剩下得很妙，恰好是時髦小姐們最要緊的幾樣東西，再剩下些香粉哪口紅哪就更好了。

大學生D　瞧，你的服睛不中用了。還要說這些不安份的話。

大學生A　（苦笑）說說有什麼要緊？古人說得好「盲者不忘視。」啊，我告訴你們一點深刻的體驗罷。瞎了眼睛並不痛苦。瞎了眼睛而不能忘記沒有瞎的時候能看見的好看的東西那纔

是痛苦呢。

大學生D　那麽你還不能忘記密司周嗎?

大學生A　（大學生C以手推D衣。B以目止D）我竭力想忘記她但是不能忘記。假使我眼睛還好也許可以忘記她，但是我的眼睛是在我和她最相愛的時候瞎的，我的腦筋裏留着她的印象太深了，我恐怕永久忘不了。不怕你們笑話我傻我現在衣裏面還藏着她的小照哩。（以手撫胸）

大家　（笑了）拿出來看看。

大學生B　（誠懇地拉着他的手）不過，孟嘉，我還是勸你忘記她罷。

大學生A　爲什麽?她怎麽樣了?

大學生B　（溫慰之）沒有怎麽樣。我上次不告訴過你嗎?她還是很思念你的。她已經不在學校裏了，她母親病了，家裏接她回廣東去了。她還有信來托我招扶你。說要錢用她可以在家裏寄來。不過我看這樣究竟不是一個了局。既然不見得能嫁你，你也不如早忘了她的好。

大學生A　假使是那麽容易忘記的事我也不要你這樣的勸了。

大學生B　那你可太痛苦了。

大學生A　我好像命中注定了要受這些痛苦的。（看護2帶許多香蕉上分給大家。）

大學生B　這不像你說的話。你從來不相信運命的。

大學生A　……好，我們不要談這些了。反日會的工作近來怎麼樣了？這趟政府簽定這樣的條約你們一聲也不響嗎？

大學生C　這是沒有法子的。自從復課以來好一點的教授多半都辭退了。頭腦清楚又熱心做事的同學，不是開除了，就是轉學了，有的是交不起學費，剩下的多半是些死氣沉沉的，新的同學又派別複雜得很，因此什麼運動也幹不起來。

大學生A　（焦急地）那怎麼成呢？在這樣緊要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不動呢？咳，假使我的眼睛不瞎的話！

大學生C　是啊，我剛纔還和老俞說呢……

大學生E　我同密司吳到學校去看的時候看見禮堂外面我們那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那些標語上面，貼着「大日本軍大司令部」的佈告，眞是把我氣死了。我覺得生平沒有受過這樣大的侮辱。

女學生A　日本兵在我們學生會辦公室牆壁上寫的這些話還更要把人氣死呢。什麼「懲罰支那學匪」哪，「拒絕排日運動」哪，「大日本帝國萬歲」哪，……

大學生E　對哪，還畫了幾個烏龜，罵我們是「支那龜」哩。

大學生A　媽的，若是能堅持這一次的反日戰爭，那里會弄到這樣？這已經是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革命學生精神上的肉搏了。你們不要看了生生氣就夠了，帝國主義者並非這樣就滿足的。你們應該快起來繼續我們反日會的工作纔對！首先得使我們學生運動和工農大衆的革命運動聯繫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要不然我們的拳頭打不着帝國主義的要害的。

大學生D　不過我想我們這時候還是不要動的好。我們的力量不夠，鬧起來也沒有什麽結果。九一八事件以來我們是怎麽鬧的？開會哪，打電報哪，搶火車到南京請願哪，示威遊行哪，包圍市政府哪，開民衆法庭哪，組織義勇軍救東北哪，鬧來鬧去學生有什麽用？上海還不是送給帝國主義者了。我們學校還不是給日本帝國主義佔去了。我們還不是要搬到租界受帝國主義的保護？

大學生A　（氣憤之極）依你說，我們祇好甘心做奴隸了？

大學生D　（紅臉）我並非說甘心做奴隸，我是說我們得等一等。

大學生A　（逼緊）等到什麽時候？

大學生D　等到我們眞有了力量？

大學生A　什麽叫做「力量」？去年九一八以來我們的搶火車，卧鐵路，示威游行，包圍市政府，組織民衆法廷，成立義勇軍，一二八事件一起，參加民族革命戰爭，這些不算我們學生羣衆的力

量，什麼纔算是我們的力量！

大學生D　要等到我們眞有了學問。

大學生A　（急接過他的話）唔，我懂得了，要等到你畢了業，出洋留學，得了學位，回國之後做了「高等華人」或是「要人」們把中國整個兒賣掉纔算眞的力量，對不對？……

大學生D　（氣得沒有話說）……

大學生B　孟嘉！

大學生A　（繼續說）假使你眞這樣想，那你可眞是做夢呢，你就肯那麼等，民衆可不讓你等，他們都要起來要求自己的政權了。

（對面教堂前汽車喇叭聲更多了。）

大學生D　（無可發洩）哈哈！我們算是做夢，我看那些瞎了眼睛還等着要和他的愛人結婚的纔眞是做夢呢！

大學生A　這是什麼話？誰同你說這些，誰要同什麼愛人結婚？

看護B　（急來扶持）沈先生！

大學生D　哼！我告訴你罷……

大學生B　（厲聲）老戴！

大學生E　（急起拉了D走）老戴，不要說了，他的性格你是曉得的，並且有病的人脾氣大，我們到那邊去罷。

（E拖D急下）

大學生B　今天眞是怎麽鬧的，我們大不該要他同來的。

大學生A　（猶悵悵然）我早就要罵這傢伙了。他和陳詠明就是我們校裏兩條走狗。去年我們第一次反日會就是這傢伙破壞的。……

（對面已聞教堂裏大風琴之聲及唱詩聲，一女僕匆匆敲門進來。）

女僕　文小姐，吳小姐，對面已經行禮了，周小姐請你們快些去。

女學生AB　（狼狽地）哦，就來了。

（對A）好，密斯忒沈，我們去了，你好好的保養。我們下次再來看你。

大學生A　唔，謝謝。

女僕　還有少爺請張先生俞先生幾位也快些去。（她們匆匆下去了。）

大學生C　（躊躇地）怎麽樣呢？我們去一下再來罷

大學生B　唔。

（唱詩聲高起來了。）

大學生B （拉了A手低聲）孟嘉，我們一會兒再來看你。我還有許多話和你談。

（跟着C已將出門）

大學生A （忽高聲）老俞，老俞！

看護2 俞先生，沈先生叫你。

大學生B （急狠狠地轉來）什麼事！孟嘉？

大學生A （找着他的手握了）他們可以騙我，你是我的老朋友，你也忍心騙我嗎？（不覺帶淚聲）

大學生B （緊握手默然有頃）我怎麼忍心騙你、孟嘉。不過，你是在病中，曉得了於你沒有益處的事，我勸你簡直不必曉得罷。老朋友，你相信我的話。

大學生A （着急但冷靜地）不，不，不要緊，你祇老實告訴我。這樣瞞住我，我反而要着急了。是不是密斯周今天在教堂裏結婚嗎？

大學生B （躊躇變為決然）好，我告訴你，是的。

大學生A 和誰結婚？

大學生B 這我想還是不告訴你的好。

大學生A 我曉得了，是不是和陳詠明？

大學生B　你猜着連我也沒有法子了，我今天是萬不想來的。無奈老陳再三拉我。我也祇好跟着來，——總之，老朋友，相信我的話把那個女人忘了罷。

大學生A　唔，謝謝你告訴我，我曉得了就成了。

大學生B　你可別煩惱。

大學生A　你放心，沒有什麼事。

（唱詩與音樂聲更大。）

大學生A　他們都等着你，你快點去罷。

大學生B　（赧然地）我去敷衍他們一下就來。

（唱詩聲中看護婦扶大學生A躺下）

看護婦2　沈先生，你頭上有些發燒。

大學生A　不要緊，我躺一躺就好了。（另一看護婦進來）

看護婦3　陳小姐，第三號病房開刀施手術，張醫生請你去一下。

看護婦2　就來了，好沈先生，你好好的休息休息，養病要緊，不要想別的了。你瞧劉先生躺的多好，我去一回兒就來了。

（替他蓋好，匆匆出門。）

（滿室寂然。但聞琴韻歌聲悠然而止。）

（隱約聞牧師在說教證婚）

大學生A （忽慘笑）哈哈哈！我眞是做夢！我眞是做夢！（急於胸前貼肉處取出照片）我幹嗎？藏着人家女人的照片，（切急撕之）（隱約聞牧師講道——）

「……上帝既照着他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又恐怕人太寂寞了，取男人的肋骨造了他的配偶——女人。這樣，到了今日我們不但有合於上帝意旨的男子陳君，同時爲着陳君找下了極良的配偶周女士，他們的結婚是十二分受着上帝的祝福的……」

大學生A （掩耳）啊，誰把那邊門給我關了，快些關了，我不要聽那聲音。陳小姐，陳小姐啊，（他自己忽然掀被起身，雖然綳帶裹着眼睛就和好人一樣一直走過去，手摸着門悲憤地叫着）啊，我怎麽辦，天哪，爲什麽不讓我年紀再老一點？（自搥其胸）

傷兵 （雖然仰卧着但一直沉默地注視他的言動）沈先生！

大學生A （嗚咽着說）劉……你是我的戰友，你告訴我該怎麽辦？我犯了什麽罪？爲什麽該受這樣重的刑罰？爲什麽人還沒有死，就活活的逼他死這顆心？（他心裏忽然一決）他媽的，我活着幹嗎？我給他們折了罷！

（他猛然要向露台跳下去，但給傷兵沒有斷的那隻手抱住了。）

傷兵　（帶憐帶責罵地）沈，你見鬼哩！你不醫好身體去和外國赤佬和他的走狗們去拚命，却去和他們拚？你的性命那樣的不值錢嗎？你那個女人不是什麼好東西。她愛滾到那邊去就讓她滾去，用得着你這樣丟不下她嗎？她嫁的人據你說是你學校裏一個小走狗，這是「門當戶對」用得着這樣氣憤嗎？告訴你女人有的是你快不要見鬼了，躺到床上去一心一意地養好身體再和敵人拚去。

大學生A　可是：劉，我的眼睛瞎了，我還有什麼用呢？

傷兵　瞎了眼睛你還有手啊！我呢？我是只剩下一隻手了。一隻手又怎麼樣？我就饒了我們的敵人嗎？不！不就是這一隻手也沒有了；我也不饒的，我還有口啊，我還有牙齒，我咬也要咬死他們的！

大學生A　（摸到他的床上抱着他的那隻粗壯而孤另的手，他止不住悲壯的淚，）劉！你始終是我的戰友！你這隻手救了我，實在我還是太年輕了。……你曉得年輕人的心是很難得死的。……

（他不覺哭了。）

傷兵　（因為他惟一的一隻手給A捉住了，用頭代替他曾經有過的另一隻手去撫摸他）兄弟，我曉得。……

大學生A　（他就眞像受了欺負的小兄弟對他的長兄訴苦似的。）假使我是做錯了事，給人家丟

棄了我還甘心一點，現在我算為是替大家犧牲了眼睛的，為什麽該被人拋棄得這樣悽慘呢？——為什麽我身體上已經負了傷的，還要給他負上這樣重的心上的傷呢？

傷兵　兄弟我曉得……（他抬起頭）不過你要記得你現在是老百姓的人了，給他們拋棄了有什麽難過呢？他們要你，老百姓就不要你了……

（外面教堂門前喧笑聲，汽車喇叭聲，汽車輪軋軋聲）

大學生A　但是，劉大哥！你聽教堂前面的聲音，他們那樣熱鬧，我們應該這樣寂寞嗎……。

看護1　（級級上）啊呀，沈先生怎麽走到那邊去了！

大學生A　我想來關這張門的。

看護1　冷嗎？不要關。外面來了好幾千工人學生的示威遊行，反對今天簽字的停戰協定呢。（走到露台上望）

（外面忽然聽見潮水似的喧鬧聲，腳步聲，喊口號聲，隱約看見旗幟飄揚；傳單亂飛，祇聽得他們叫着：）

——反對簽定賣國條約！

——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上海！

——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中國革命！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

——踏着抗日士兵義勇軍的血路前進！

傷兵 （緊握着大學生的手感謝的說）兄弟，你不要聽那教堂那邊的聲音了，你聽，這個聲音，我們不是要比他們熱鬧得多嗎？葉同志，快扶我起來看看。

看護1 那怎麽成呢？你是剛換過藥的。

傷兵 不要緊，不要緊，我高興得很，我好像什麽病都好了。（一邊爬起來一邊口裏跟着叫外面羣衆正叫着的口號）

看護1 （祇好與A一同幫着扶他起來。他走到露台邊，也揚起那唯一的一隻手跟着喊起來。大學生A及看護1自然也狂熱地喊。A的傷了的眼裏正在淌下淚來，祇聽外面的羣衆揚起旗子向這邊狂喊了這末一句口號：

——英勇的抗日士兵義勇軍萬歲！

——勞苦的大衆武裝起來，自動對日宣戰！

——受傷的兵士弟兄們醫好了傷，快再上前線去！

大學生A與傷兵 （齊聲揚手）我們一定去！

（教堂那邊的琴聲歌聲，汽車聲，喧笑聲，給這海潮般的聲音捲沒了）。

——幕——

·選自文學月報·

南歸

人物：
母
女
少年農人
流浪者

時代：
現代

佈景：
農家門前，井，桃。

少年 （老母坐井欄縫衣，少年農人持釣竿，提漁串由右側上。）伯母。

母 啊，李大哥，釣魚去來嗎？（放下衣）

少年 釣了好幾尾魚送給你老人家。

母　哦呀，好鯽魚。

少年　今天和爸爸從田裏回來，忽然想去釣魚，果然給我釣了好幾尾。快拿盆子來罷。

母　（進去拿盆子出來，盛了魚）你眞是個可愛的孩子，又能幹又勤快。

少年　你老人家誇奬得好。

母　眞是，我要有你這樣一個孩子多好。

少年　有好的女兒，女兒不也是一樣嗎？

母　女兒雖然好，究竟是女兒，男孩子做的事情總做不了。並且女兒總是要嫁給人家的，也不能跟着我一輩子。

少年　……假使女兒嫁了人依然可以跟着你，不也很好嗎？

母　那怎麼能辦得到。

少年　怎麼做不到呢？

母　……

少年　伯母，我拜託你老人家的事你問過了沒有？

母　怎麼沒有問過。不過問也是白問了。她還是想着那瘋子。

少年　你老人家難道就這樣順着她的意思嗎？

母　我現在衹有這一個女兒了，我不順着她，難道好天天打她罵她嗎？

少年　不過，這也不是一回事啊。別說那個人去了一年多了，不見得會回來，就使回來，也不見得能養你老人家一輩子。那樣流浪慣了的人，也不知又要流到那裏去。他去年要去的時候，你老人家那樣留他也留不住，他若是再要去，春姐可以跟着他去，難道你老人家也好跟着他去嗎？

母　是呀，我也曾這樣想過，從前老頭子在的時候，我還不覺得什麼，自從去年老頭子一死，我所靠的衹有這一個女兒了，我怎麼不想把女兒嫁一個妥當的人家呢？

少年　那末伯母，你老人家覺得把她嫁給我妥當不妥當呢？我家也有幾畝田，也有一些坡土；我也很能做工，從來不偷懶，家裏又在這近邊，還有什麼不好呢？

母　好自然好，可就是女兒不好辦。

少年　就是春姐她雖然還思念着那個人，可是日子久了她也就會把他忘記了。何況我們從小一塊兒長大，她也不是那麼討厭我的。

母　是呀，我也這麼想啊，要是事情定了，她也不會怎麼不聽話的。

少年　既然這樣，那末你老人家為什麼不早把這事情弄定呢？

母　定下也可以。

少年　那末你老人家便是我的娘了。春姐沒有父親，我沒有母親，這一來彼此都有了。

母　孩子，我剛才不說過了嗎？我願意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少年　我歡喜極了。我歡喜得要哭了。

（女在內呼聲）

女　媽！得弄菜了。

母　哦，我就來了。（對少年）我要弄菜去了。你坐一會兒，我叫春姐出來陪你！

（母攜剛補好的衣物和魚盆入內）

少年　啊，我這一下心裏才安了。可是……

母（在內聲）孩子，你到井裏打一點水來呀，你看缸裏沒有水了。

（女攜吊桶出）

少年　啊，春姐！

女　（默然致敬）明弟，什麼時候來的？

少年　來了好一會了。

女　……

（默然攜水桶至井邊打水）

少年　打水嗎？讓我來帮你打罷。

女　謝謝，我自己會打。

少年　（止之）春姐……

女　？……

少年　（欲泣）難道我這幾年來每天每夜的哀求，一點不曾動過你的心嗎？

女　……

少年　伯父是死了，家裏剩下伯母同你了。一個男子也沒有，難道就這樣子把一輩子過下去嗎？明弟，你知道我是在等着一個人的。

女

少年　我知道，不過他眞會回來嗎？

女　會回來的。

少年　你怎麽能夠知道他一定會回來呢？

女　我是這麽想着！

少年　他有信給你嗎？

女　沒有，從他去了以後一直不曾有過半行信給我。綠衣的信差，每天走過我家的門，可是他一直不曾停留過啊。

少年　可不是？人家把你忘了，你怎麽還苦苦地記念着人家？

女　你怎麽知道他把我忘了？

少年　他一直不寄信給你，怎麽不是忘了？

女　不寄信給我就算是忘了嗎？他每天晚上總在夢裏來找我呢。

少年　那是你忘不了他呀。

女　對呀，明弟！至少我忘不了他啊。你看井邊的樹下，不是他老愛坐在這裏寫他的詩的地方嗎？他不是時常要我坐在那一邊給他畫的嗎？他不是又常愛拉着我手同靠着這枝樹坐了，對我講外國故事和他流浪的經過的嗎？你看這樹皮上不還彫着他贈給我的詩嗎？這樹還依舊的長着，花還依舊的開着，樹皮上的字還像剛彫的時候一樣的新鮮，我怎麽能夠忘得了他呢？

少年　那末，春姐……

女　……

少年　你究竟什麽時候可以忘記他呢？

女　明弟啊，要等到這樹枝枯了，葉也落了，花也不開了，樹皮上的字也沒有了。……

少年　那是一輩子啊……

女　是呀，一輩子我也忘不了他啊，明弟。

少年　（跪抱其足）春姐，你這樣忘不了他，就這樣忘得了我嗎？我們不是一塊兒長大的嗎？我不是

女　從不曾離過你嗎？我不是願意永久地守着你嗎？……明弟！你就不該是從小和我一塊兒長大的啊；就不該始終不曾離開我啊；就不該要永遠守着我啊。你瞧他，他是和你多麼不同：他來，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他去，我不知道他往那裏去。在我心中他就像神一樣。他坐着的時候，站着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望着很遠很遠的地方，我雖然不曉得什麼，可是我心裏想那很遠的遠方是怎樣一個有趣的地方，怎樣的充滿着自由愉快的東西啊。他是那麼一個神也似的人，他雖然離了我，我總是覺得他隨時站在我的身邊，隨時在對着我的耳邊細聲說話。我知道他那一天會忽然回來，會把我帶起去，帶到他那時時望着的那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

少年　啊，春姐。他一定是個鬼怪，一個精靈，你着了他的魔了。

女　也許，不過這是我願意的啊。

少年　那末，你怎麼也不願意我嗎？

女　……明弟，我辜負了你。

少年　啊，春姐……

（母出）

母　好啊，你們倆這樣好，娘就有靠了。

（女急起身提水入厨。）

母 （低聲對少年）孩子，她肯了嗎？

少年 （苦笑）唔。

母 那麽好哪。你明天請何先生來，我就把八字交給他罷。

少年 唔。

母 怎麽這會兒到害起羞來了？快進去大家安排桌子吃飯。

少年 不，伯母，我要回去。

母 怎麽又客氣起來了。進去呀！

少年 不，我去了，伯母。

母 你一定要去嗎？那末你明天早些兒同何先生來，我等着你了。

（少年持釣竿由右側下。）

母 到底是小孩子有點兒害羞。（將入）哦呀，雞還沒有關哩。孩子，快給關了罷，別讓豺狗拖去了。

（女應）

女 是

（母入室開燈。女取米喂雞。）

女　粥！粥！粥！（趁鷄吃米之際一一捉之入塒。）

（關鷄畢，忽在門外顛一步，見一破鞋。）

女　媽！誰把這隻鞋拖出來的？

母　（在內）什麼鞋？

女　（舉示之）這隻鞋啊！

母　（在門口）哦，那瘋子留下來的破鞋嗎？那還有誰，還不是來富（狗名）拖出來的。眞是條沒用的狗！昨天把我擱在床下一雙雨鞋也拖出來了。

女　（取鞋默然玩視，忽發出嘆聲來。）鞋啊！你破了！鞋啊，你破了！

母　（重至門口）孩子，快進來呀，又在那裏破鞋破鞋的，你連他一隻破鞋都不肯丟掉，他恐怕連你名字都忘了呢。

女　媽。不會的啊。

母　不會的？你媽從前也曾以爲世界上有許多不會的事，可是後來那些不會的事都很不客氣的一樁樁的來了。比方你爸爸病得厲害的時候曾拉着我的手說他怕死，我說，『這事是不會有的，你要是死了，丟下我們怎麼辦。』可是後來你爸爸畢竟死了。就是那辛先生罷，在我家住了一年多，我們

對他也算不錯，就當做家裏人一樣看待，以為他是不會走的了。可是後來他也畢竟要走。

女　他是想起家鄉來了才要走的呀。誰又能丟得了家鄉？我要是流浪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也要想起家鄉的。

母　你以為他眞是想起家鄉的緣故嗎？

女　怎麼不是？他走的時候對我說他看見了江南的桃花，不覺得想起北方的雪來了。他們那裏有灰色的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他快三年不曾見過那雪山了。就和我要是出門三年了，也不能不想起我們這桃花村啊。何況據他說那雪山脚下還住着他那年老的爸爸，可愛的妹妹，他怎麼不想要回去呢？

母　咳，孩子，你別替他辯白了。他可曾告訴你，那雪山脚下還有一灣碧綠的湖水，湖水傍邊有一帶青青的草場，草場上常放着三五隻小羊，柳樹下坐着一個看羊的姑娘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那姑娘常帶着她的小羊，來到那湖邊的草場上，對着那快要下山的太陽，低聲兒唱歌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他雖然流浪在遠遠的南方，可是依然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唱歌的聲音還很淒

涼的留在他的耳邊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他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彎彎的眉兒，又大又黑的眼睛，還有那披在肩上的黑色的波浪似的好頭髮呢？

女　……

母　他可曾告訴你，他因此才離開南方，回到他的故鄉，去看那看羊的姑娘，自然也去看看他那雪山脚下的他的爸爸和他的妹妹。他此刻當然已經娶了那個姑娘，白天裏在山上，湖邊唱着歌，晚上談笑在一房，誰還記得南方有個傻孩子，還抱着他留下的破鞋，儘在這里想着他望着他呢？

女　……（抱着破鞋木人似的倒了）

母　唉呀，孩子，娘錯了，娘是騙你的，你怎麽這樣地當眞呢？孩子！孩子！

女　（撫着鞋）啊，鞋啊，我的命運和你一樣啊。

母　啊，謝天謝地。孩子，娘時常教你別這麽癡，這年頭癡心的人過不了日子的啊。你得想開些，快把這破鞋扔掉罷。抱在身上把衣服弄髒了，娘回頭難得洗啊。

女　不……

母　孩子，快起來呀。聽話。

女　不起來……

母　別和娘淘氣了。現在祇剩下娘和你了，沒有你誰還來管娘，沒有娘誰還來管你呢。

女　（拉着她娘）娘……

母　孩子……

母　（聞得廚房飯香）呵呀，飯燒焦了，孩子，聽話，快起來，娘要弄菜去了。

（母急下）

女　（徐起坐在樹下的井欄上，感傷地念樹皮上的詩：）

這里我曾倚過我的手杖，
這里我曾放下我的行囊。
我在寂寞的旅途中，
曾遇着一個可憐的姑娘。

我曾和她並坐在樹陰，
我曾對她談流浪的經過，
她睜着那又大又黑的眼睛，

癡癡呆呆地望着我，
姑娘啊，我是不知道愛戀的人，
但是你與癡得可憐。
我縱然流浪到多遠，
我的心兒將永在你的身邊。

你聽見晚風兒吹動樹葉兒鳴，
那便是我呼喚你的聲音。
你看見落花隨着晚風兒飄零，
那便是我思念你的眼淚縱橫。
（忽來一人影，漸行漸近。女徐徐抬起頭來。）

影　這里是春姑娘的家嗎？
女　是，是那一位？……（漸近其人）你不是辛——先生嗎？
影　啊，春——姑娘，我來找你來了。

女　眞是你？我不是做夢嗎？（審視）啊，辛先生！望得我好苦。

影　——（即流浪者亦前抱女。）

母　孩子，怎麽不進來吃飯呀？誰來了？誰？（徐徐走近）啊，你啊。

流浪者　……

女　是啊，是他來了。我以為是做夢呢。娘怎麽樣？他畢竟給我望到了。

母　這眞是來得巧，我剛才正和春兒講起你呢。快到這兒來坐。

女　是呀，快到這裏坐。

流浪者　（走到井欄傍）這樹長這麽大了。

女　回頭你看我們的來富可眞是長得大呢。Urn！Urn！怎麽不見了？

母　同李大哥去了，他頂愛走人家的。

流浪者　（放下包，取下帽子。）又到這枝樹下了！

女　（急接了帽子從他手裏搶下手杖，飛跑地藏到屋子裏去。）

流浪者　春姑娘一年不見也高得多了。

母　也該高了，今年十八歲了。這孩子眞癡，你看這是什麽？

流浪者　這是誰的鞋？

母　是呀我知道你自己也一定忘了，這是你自己的一隻破鞋，你不要，她可把牠當寶貝似的一直藏到今天。

流浪者　……

女　（打水出，給他洗臉。）

母　對啊，辛先生洗個臉，把東西放下舒服舒服罷。

流浪者　謝謝！（洗臉。）

母　你這次打那兒來的呢？

流浪者　由北邊來的。

女　你該看見那灰色的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啦？

流浪者　自然看了，因為看夠了，所以我又想起南方了。

女　還有那雪山脚下的湖水，可還是一樣的綠嗎？

流浪者　綠得像碧玉似的。

女　那湖邊草場上的草，可還是一樣的青嗎？

流浪者　青得和絨氈似的。

女　那草場上還有人放着小羊嗎？

流浪者　唔，絨氈似的草場上也還時常點綴着三五隻小的白羊吧？

女　那羊的傍邊，那柳樹的下面……

母　那羊的傍邊，那柳樹的下面，那個看羊的姑娘呢？

流浪者　……

母　你已經嫁了她罷。

流浪者　……

母　怎麽不帶她同到南邊來呢？

女　是呀，怎麽不帶她同來呢？我聽了母親的話，我就想像她不知是怎麽樣的一個有趣的姑娘哩。

流浪者　……春姑娘，你也要來苦我嗎？

（抱着 Quitar 且彈且唱。）

糢糊的村莊迎在面前，

禮拜堂的塔尖高聳昂然，

依稀辨得五年前的園柳，

屋頂上寂寞的飄着炊煙。

耕夫踏着暮色歸來，
我佇立在她的門前，
月兒在西山沉沒；
我凝望着蛋白的曙天。

我無所思，
也忘了疲倦，
只佇立
在她的門前。

我是這樣沉默啊！
沉默而寡言；
我等待着天落入懷裏，
我佇立在她的門前。

漸漸聽得傳言：
她已經嫁給旁人了，
在你離家後的第一年，
她終至憂傷而殞命了，
在你離家後的第三年。

母　怎麼，有什麼難過嗎？後來你們沒有結婚嗎？

女　（代爲解釋）他回去找她，纔知道她早已在他出門後的第一年嫁給別人了，嫁了之後的第三年，就急成了病死了，……

母　哦，那姑娘嫁了又死了嗎？這眞是……那末，還有那住在雪山傍邊的你的爸爸呢？

女　妹妹呢？他們都好嗎？

流浪者　（眼含着淚繼續的唱）

漸漸聽得傳言：
你的父親早經死了，
你的妹妹流落在天邊，
那不是你家舊日庭院，

廢墟上飄繞着荒煙。

女　啊呀，他爸爸也死了，妹妹不知流落到什麽地方去了。

母　噯呀，可憐，怎麽我們的命都是一樣的苦。

流浪者　啊，你爸爸呢？還沒有回嗎？

女　辛——先生，我的爸爸再也不會回了，我也和你一樣沒有爸爸了。

流浪者　（驚悼）伯父什麽時候死的？

母　快半年了。

流浪者　啊，人生的變動怎麽這麽多啊。人都是這麽匆匆的來，又是這麽匆匆的去了嗎？

女　辛——先生，這一趟你可不能匆匆地去了。你的家裏剩下了你，我的家就剩下娘和我了。我們的家須要一個男子，須要一個扶助我們的人。辛——先生你就是這個唯一的人了。我是決不讓你離開我們的。就是我媽媽也決不讓你走的。媽，是不是？

母　（爲難）唔。是呀。

女　你一定不要走的呀。可憐我想得你好苦，望得你好苦。你丢下的這雙破鞋，每晚做了我的枕頭。你在這樹上刻下的這些詩，都成了我每天的課本。我思念你的心隨着這樹一天天長高，你要是眞不來了，我要變成這雙被你忘記的破鞋了。可是你畢竟來了，畢竟被我望到了！我是怎麽樣也不能離

你了，辛先生。你能答應我不離開我嗎？

流浪者　春姑娘，你知道我是一個永遠的流浪者，我怎麼能說得定呢？不過我實在疲倦了。我為着求安息才回到故鄉，我以為那灰色的天，黑的森林，白的雪山，綠的湖水，能給我一些慈母懷裏的慰安。可是我一知道她嫁了，死了，父親也不在了，妹妹不知道流落到那裏去了，我才覺得，那些天，森林，雪山，湖水，都變成我悲哀的包圍了！雖然朋友們留着我在故鄉作事，也有不少的錢；我幹了幾個月，覺得多留一天，多受一天痛苦。在痛苦之中記起你們的熱溫溫的同情來了，所以我提着我的行囊，背着我的Guitar，不知不覺的又流浪到南方來了。想不到這個四海無家的流浪者還有春姑娘這樣一個關心我的人。春姑娘！你說不願意離開我，我難道我就能離得開你嗎？不過春姑娘，我就答應不離開你，誰又能保得定沒有不能不離開你的那一天呢？

女　不能不離開是命運。我是要和命運打架的。我怎麼也不離開你。

流浪者　那麼我也決不離開你罷。

女　好，辛先生，我高興極了。媽，你也替我歡喜罷，他說他不離開我了。

母　孩子，你怎麼儘拉着辛先生講話，他這麼遠來，自然是餓了，怎麼不快弄飯給他吃呀？

女　是呀是呀，我馬上弄飯來，媽，沒有好菜怎麼辦？

母　今晚隨便吃一點，明天再去弄罷。

女　哦，我把明弟送來的魚蒸了好不好？

母　好呀。

女　辛先生，你坐一會兒，我弄飯去了。

（女入廚）

流浪者　我快一年沒有來了。

母　不止啊，一年多了。你去年走的時候，桃花還沒有十分開，這一趟來，桃花早落了滿地了。

流浪者　日子眞是快得很。

母　是呀，我們屋後面的桃樹今年也開花了。你若是早一點兒來，還可以看得到許多桃花，來遲了，眞是可惜。

流浪者　可惜了。不過日子長着呢。我既然不走，我想多多的在山上種些桃花，簡直把這裏弄成個桃花源罷。

母　唔。對啊。不過辛先生你畢竟來遲了。不要你早來幾天幾個月，祇要你早來一點鐘就大不同了。

流浪者　怎麽，桃花落的那麽快嗎？

母　不是桃花落的快，是事情變得太快了。辛先生……

流浪者　……

母　我的女兒在你來的前一刻鐘，我把她許給一個姓李的孩子了。

流浪者　……

母　你也別難過，你依然可以在我家住，不過我不能不把這事情告訴你。春兒對你很熱，她癡癡地思念着你。你又一年多沒有來，連信也沒有一封，我祇當你已經同那個看羊的姑娘結婚了。所以我勸春兒和那姓李的孩子結婚，因為你知道春兒快十八歲了，也該嫁了。雖然她很聰明可以念書，但她不該生在窮人的家裏，又沒有父親，那來這福分？……那姓李的孩子也算是好的了，人又誠實又勤快，家裏也有幾畝田，一些坡土；又是和春兒一塊兒長大的，春兒也不討厭他，我想把春兒嫁給他我也有靠了。剛才我又教李家的孩子親自去問春兒呢。

流浪者　春姑娘怎麽說？

母　春兒也答應了。……

流浪者　哦。……

母　我想下個月就簡直揀個好日子把春兒送過門去，你說好不好？

流浪者　（苦笑）好。

（女在廚下）

女　（叫）媽媽，我們還是在屋子裏吃呢？在外面吃呢？

母　在外面吃太冷了。還是在裏面吃罷。

女　那麽我把桌子擺在裏面了。不過再等一等，我到園裏再去找一點菜來。

母　辛先生，我們進去罷。白天裏很暖和，到了晚上又冷起來了。到底還是春天呢。

流浪者　是呀。不過伯母，我要求你老人家一件事？

母　（很耽心地）什麽事呢？咳，你早來一點鐘就好了。

流浪者　不是。請你老人家替我到裏面把帽子和手杖拿出來給我。

母　為什麽？

流浪者　沒有什麽？

母　辛先生，你要去嗎？你要是去了，春兒可多麽難過。你今天怎麽也不能走。

流浪者　因為我不想使春姑娘難過所以要走。

母　就是走也得吃過飯再走啊。

流浪者　不吃飯了。再遲我趕不上客棧了。

母　不。今晚無論如何不要走。辛先生。

流浪者　我走定了。你老人家是知道我的脾氣的。請你老人家趁着春姐不知道快把帽子和手杖拿給我罷。

母　這眞是沒有法子。

（母入室）

流浪者　（先取小刀剝去樹皮上的詩。旋拾起破鞋。）

啊，鞋啊！你破了，你破了，

我把你遺留在南方。

我蹌踉地舊地重來，

你却在少女的枕邊無恙。

我見了你，記起我舊日的遊蹤；

我見了你，觸起我的心頭的痛創。

我孤鴻似的鼓着殘翼飛翔，

想見一個地方把我的傷痕將養。

但人間那有那種地方，那有那種地方？

我又要向遙遙無際的旅途流浪。

破鞋啊，我把你丟了又把你拾起，

珠寶似的向身上珍藏，

你可以伴着我的手杖和行囊
慰我淒涼的旅況。
破鞋啊，何時我們同倒在路傍。
同被人家深深的埋葬？
鞋啊，我寂寞，我心傷。

母　帽子和手杖都拿來了。春—兒那痴孩子，把牠藏在看不見的地方連我都幾乎尋不出來了。不過辛—先生，你就一定要走，也等吃過飯再走罷。

流浪者　要走，何必等吃過飯呢？（戴好帽，依然負好行囊，Quitar，拿了手杖。）伯母謝謝，再見了，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

母　眞是……你就這樣走了，我難過極了。什麽候走過我們這里，再進來坐坐。

流浪者　好不過我再不敢走舊路了。

母　……你有什麽話囑咐春—兒沒有？

流浪者　我有什麽話？……我是爲着看桃花到南方來的，現在桃花快落完了，……我來遲了。還有什麽話說。……不過請你老人家告訴春—姑娘，教她別那麽念我了。人生是個長的旅行。或是東，或是西，他只能走一條路。我是個不幸的人，我不願意她來分我的悲哀，而且悲哀也不是別人分

得去的。破鞋我帶走了。樹皮上的字我刮去了。此外我想不曾有什麽悲哀的痕跡給一個幸福的人罷。人生自然不盡是幸福的，她若是在什麽難過的時候請她知道世界的那一角上有個流浪的人在暗暗地替她祝福罷。……再見了。

（下場）

女　（在內）媽，菜弄好了，桌子也擺好了，請辛先生進來吃飯罷。

母　唔。

女　（在內）哦呀，媽，辛先生的帽子呢?。

母　他戴了。

女　（在內）手杖呢?

母　他拿了。

女　（出至門口）辛先生呢?

母　他走了。

女　他怎麽走的?!……你老人家把他氣走的嗎?

母　不是。

女　他說什麽沒有?

母　……沒有說什麽，他祇教你好好的聽娘的話。

女　那有的事！（披衣欲跑）

母　你到那里去？孩子。

女　到遠方去，——辛先生！——辛先生！（追去）

母　（追上去）孩子，孩子。

——幕——

・選自田漢戲曲集・

獲虎之夜

時間：某年冬夜

地方：長沙東鄉某山中

人物：

魏福生　富裕之獵戶

魏黃氏　福生妻

蓮姑　福生獨生女

魏胡氏　蓮姑之祖母

李東陽　鄉人，甲長

何維貴　李之親戚，農夫

黃大傻　蓮姑表兄，貧顛行乞

屠大　周三　魏家所雇之長工

佈景　魏福生家的「火房」（即鄉人飯後的休息室，客來時的應接室，冬夜之圍爐向火處）開幕時魏福生坐爐傍吸水煙。其母老態龍鍾坐圍椅上吸旱煙。福生之妻正泡茶。蓮姑十八九歲好女子，雖山家裝束而不掩其美。將泡好的茶用盤子托着先奉其祖母次奉其父。次托茶四杯出「火

房」送給其家的傭工。

福生日送其女出去，對其妻低語。

福生　我們這孩子嫁到陳家裏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家那樣多的媳婦，我都看見過，單就人物講，很少趕得上我家蓮兒的。

黃氏　（感着一種母親樣的誇耀）可不是嗎？前幾天羅大先生也是這樣說呢。可是也不知道費去我多少心血，纔替她掙了這樣多的嫁奩。不然，單祇模樣兒好，嫁奩太少，也還是要遭妯娌們看不起的。

祖母　但也當感謝仙姑娘娘，難得這幾年家道還好，新近又連打了兩隻虎。不然，你有這樣順手嗎？

黃氏　銃已經裝好了沒有？

福生　早就裝好了，但還沒有上綠。等到稍微晚一點，便把綠上好。今晚是準有的。

黃氏　再打了一隻時，我的蓮兒又可以多一樣嫁裝了。我還想替她到城裏去買一幅錦緞被面，買一個繡花帳簷哩。沒有幾個日子就要過門了。不趕快辦，恐怕來不及。

福生　我這次若打了一隻大點兒的，也不必抬到城裏去請賞，最好把皮剝下來替蓮兒做一床褥子，倒也顯得我們獵戶人家的本色。我打了第一隻虎時，便有這個意思。蓮兒，你……（回頭不見蓮兒）蓮兒怎麽不進來？

黃氏　她大約聽得說她的事，不好意思，回到自己房裏去了吧。

福生　像她這一向還好，從前她眞是不聽說，眞把我氣死了。

黃氏　我也何嘗不氣。聽她晚上那樣的哭，我又是恨，又是可憐，……那顛子還在廟裏嗎？

福生　唔。還在廟裏住在那戲台下面。我本想把他驅逐出境，怎奈地方人見他年紀又輕，又沒有父母，也不過有些傻里傻氣，並不爲非作歹，所以都不肯照我的意思辦，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說出來。

黃氏　不過近來也沒有看見他走我們門口過身了。

福生　大約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罵，不敢再來了吧。那種顛子單衹罵他兩句，他是不怕的。

祖母　可是那孩子也眞可憐啊。你罵他兩句不要他再來了就彀了，你打他做什麽？

福生　你老人家那里曉得，那孩子看去好像很顛，可是他對蓮兒一點也不顛。我起初以爲他是顛子，所以蓮兒和他頑耍我也不大管他。後來人大了，他還天天來找蓮兒談笑，蓮兒也彷彿非他很不快活。我纔曉得這事不是頑的。那時他母親剛死不久，我好好的對他說，說我薦他到田家堰一家農家去看牛。他說他不願那樣遠的地方去，又說他雖然無家可歸了，但怎麽樣也不肯離開仙姑嶺。從那時起，他就在廟裏的戲台底下過日子。可憐也實在可憐。但是一想到他會害得我的蓮兒不肯出嫁，眞是可恨。

黃氏　好了。現在也不必恨他了。倒因爲他的緣故，使我們替蓮兒選了現在這一家好人家。

福生　（忽然想起）喂，前天蓮兒到那裏去來？

黄氏　同下屋張二姑娘到𡊨背李大機匠師父家裏去來。我要她送幾斤虎肉去，順便問他那匹布織完沒有。

福生　以後要屠大爺送去好咧，姑娘們不要到外面跑。我𡠣舅看見她走那一邊嶺上下來的呢。

黄氏　你為什麽問起這事呢？

福生　蓮兒有好久沒有出門，我恐怕她又跑到廟裏去。

祖母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有什麽要緊？

福生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自然沒有什麽要緊，我衹怕她又去會那癩子呢。

黄氏　有張二姑娘跟着決沒有那回事。並且蓮兒自從定了人家，也早已把那癩子忘了。

福生　惟願得如此纔好。

（此時外面有人聲對語。李東陽帶何維貴來訪福生。屠大迎之。）

屠大　（在內）哦，李大公來了。請進。

李　（在內）哦，大司務，福生在家嗎？

屠大　（在內）在火房裏坐。請進。（登場）客來了。（退場）

（李何登場福生等起迎）

李　魏老板！

福生　哦，甲長先生來了。請坐，請坐。這位是誰？

李　這是舍親，姓何，住在塅裏。（長沙東鄉稱田野間為「塅」山谷間為坤）

福生　原來是何大哥幾時進坤來的？

何　就是今天下午來的。

李　他是今天下午進坤的。他家幾代住在塅裏務農，很少到坤裏來的時候。他是我的姪郎的哥哥。前回我到塅裏去散事，在他家歇了一夜，談起坤裏過的怎樣的有趣、柴火怎樣的多；坡土怎樣的好；晚上怎樣可以聽得老虎豹子叫。把這位老兄喜歡得不亦樂乎。又談起你家新近打了兩隻虎，於今一隻抬到城裏請賞去了，一隻還關在籠裏讓人家看。他家裏人從來沒有見過老虎；個個都想來看看，這位老哥尤其動了意馬心猿，一定要同我來。他家的父親說這幾天事忙，要他隔幾天來。所以今天纔來我也今天纔從春華市回來。

何　（忽聽得什麽叫，忙着扯住李手）這是不是虎叫？

福生　（笑同坐皆笑）這不是虎叫，這是我家後面猪圈裏豬叫。

何　怎麽坤裏的猪叫法不同？

李　坤裏的猪和塅裏的猪原是一樣叫的。恐怕是你的耳朵作怪罷。……第二次打的虎也抬到城裏

去了嗎？

福生　抬去四五天了。

李　怎麽你沒有去？

福生　我，沒有去。要老二送去了，順便辦一些貨回。我在家還有些事情要做呢。

李　那麽，維貴你來得不湊巧。你那樣要看虎，及至進坤來，虎又抬去了。

黃氏　（一面獻茶與客）眞是。何大哥若早五六天來還可以看得到哩。嗳喲，沒有抬去的時候看的人眞不知道多少啊。就是抬去之後兩三天還有許多人趕來要看的，都看倆空回去了。最有趣的是周家新屋的三太太從城裏回，也來看虎，她逼近籠子側邊站着。聽得虎一叫；人往後面一退，兩手望前一拍，把手上帶的一對玉釧子打的粉碎了。

何　嗳喲，好兇！

李　（笑了）你家捉了虎的事，眞傳得遠，連春華市那一邊都知道了。那地方的都總太太都想來看--看呢。可惜你們家就把牠送到城裏去了。

福生　不要緊。今晚若是運氣好時，還可以打一隻。不過恐怕捉不到活的罷。

李　什麽，又裝了陷籠嗎？

福生　不是陷籠，是抬鎗。現在等人靜一點，便要上線呢。

李　裝在什麽地方？

福生　裝在後面的嶺上。

李　那地方沒有人走嗎？

福生　這樣的晚上有誰要跑那邊嶺上去，並且誰不知道昨天已經發了山。

李　那麽恭喜你今晚一定要打一隻大虎。明天還要請我喝一杯喜酒呢。

福生　那自然啦。正應請甲長先生喝喜酒的我的蓮兒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今晚若是打了一隻虎，我要把喜酒更熱鬧的辦他一下，請甲長先生多喝幾杯

李　哦，不錯。聽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還沒有預備一點添箱的禮物哩。

黃氏　噯喲，大公不要又來費心。前天承大娭毑(祖母之意讀若Nŋai zieŋ)送來了一個布，兩個被面，我們已經不敢當得很

李　那里的話。應當的，正應當的。陳家幾時過禮？

黃氏　初一過禮。

李　你們這頭親事真說得好。真是門當戶對。不要說我們的門前上下，就是我們這鎮裏都是少有的。

（屠大登場）

屠大　大老板。我們可以去上線了吧。

福生（時房中久已點燈。爐中柴火熊熊。福生起視窗外。）可以去了。你們要小心些呀。

屠大　曉得的。

李　你們家這位屠司務眞是個好人。

福生　哼他很可靠。

黃氏　有一句講一句，屠司務眞是個老實人。他在我家做了五六年長工從來沒和我們家裏鬧過半句嘴。哦……說起又記起來了。你老人家家裏的二姑娘不也是不久要出閣了嗎？

李　唔明年三月安排把她嫁到金鷄坡侯家裏去。

黃氏　侯家裏那眞是好人家呀。三十幾人吃茶飯，長工都請了七八個。二姑娘嫁到那樣的人家眞是享福啊！

李　嗨，分得她們有什麽福享，不過可以不挨餓罷了。他家的媳婦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要起得早，睡得晚，紡紗績麻，斟茶煑飯，漿衣洗裳不在講，還要到坡裏栽紅薯，田裏收稻。一年到頭勞苦得要死。若是生了一男半女更麻煩了。

黃氏　不過也要這樣的人家，纔是眞正的好人家。越是一家人勤快，越是興旺。

李　是，我也正是取他家這一點，纔把我的二女看到他家去。她的娘痛愛女兒，聽說侯家裏是那樣的人家起初還不肯回紅庚呢。

祖母　福生，你叫胡二爺到柴屋裏去弄些硬柴來。今晚若是打了虎還有好一會躭擱呢。

福生　我自己去罷。（起身出門）

李　挨毑，你老人家眞健旺得很。

祖母　咳，講給大公聽，到底年紀來了。現在也不像從前那樣結實啊。

何　你老人家今年幾十歲了？

李　你猜猜看。

何　我看……和我的挨毑上下年紀吧？

黃氏　她老人家有多大年紀？

何　今年七十五歲。

黃氏　那麽比我的挨毑還要小一歲呢。

李　他的挨毑也健旺得很。我早幾天在他家裏，還看見她老人家替她的孫兒繡兜肚呢。

黃氏　我的挨毑眼睛不如從前了，可就是脚力好，仙姑殿那樣陡的山，她老人家還爬得上去。從半山到正殿去不還有一百二十來級的石級嗎？她老人家一氣走上去還不費多大氣力，反把我走得脚軟手麻，氣都喘不過來。

李　我們後班子眞不及老班子啊。（班子即輩之意）

黃氏　是啊。

祖母　我們算什麽。你沒有看見你的公公呢。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那一個不說他健旺。八十歲那年還與後班子賭很，推起兩石穀子上山呢。

何　噯呀我都做不到。

祖母　你們十八九歲的人，是「出山虎子，」正是有勁的時候，有什麽做不到。

（福生抱柴來放在火爐灣裏。）

福生　你們講什麽？

孝　我們正談起現在這班少年還不及老班子的有勁啊。

福生　這是實在的話。就拿我們獵戶講，現在的獵戶那裏及得從前的獵戶的本事高強。不過打獵的器械和方法都比從前精巧些，也不必費從前那樣多的力了。

何　魏老板，你府上從前那兩隻虎是怎樣打的呢？

福生　說起來也很有趣。我們去年也還打過幾隻，可沒有今年這兩隻來得容易。第一隻尤其來得容易。那時我家剛做好一隻陷籠，還沒有抬到山上去裝置。便把牠放在猪圈後面，把籠門打開，原祇望萬一關一兩隻小小野物。不想睡到半晚忽然聽得猪圈裏的猪大亂起來，接連聽得幾聲扯鋸子似的大吼。我們爬起來，拿了獵槍虎叉，掌起燈，望猪圈後面一看時，原來籠子裏早陷了一隻小

牛似的猛虎。那隻猛虎走我們屋邊過身，聽得猪圈裏有猪叫，想來吃猪，沒有別的路可以進來，便走那籠子裏鑽進來，用爪子猛力去爬猪圈。不想機關一動，後面的門便關下來，再也莫想出去了。後來我們又做了一個陷籠，比前一個更加精巧，抬起裝在那邊嶺上的亂樹中間，四圍都用樹枝蓋好，衹留一條進路。籠後面放些猪羊鷄鴨之類，都替牠們縛了腿子、讓牠們在裏面亂彈亂叫。冬天裏的餓虎，走嶺上過身，聽得亂樹中有生物叫着，那會不進去找食物的呢？果然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又裝了一隻老虎，這便是五天前抬上城請賞的那一隻。

何　打虎有這樣容易嗎？

福生　那裏、這不過我的運氣好罷。過着難對付的還是要費無窮氣力。你不看見仙姑嶺下一個長坡嗎？那里原先、並不是現在這樣的光坡，却是一帶深林、因為近處的人知道中間有猛虎的巢穴，所以都不敢到那近邊去砍柴・因為沒有人敢去砍柴，所以那一帶深林越長得不見天日。但是最初雖不敢去砍柴，却也沒有別的事故、到後來裏面的虎漸漸多了，常常出來捉近邊人家的猪和鷄吃，晚上吼聲不絕，近邊人家都不敢安心睡覺、後來索性把長坡易四聾子的兒子咬去了。易四聾子是我們鎮上有名的獵戶。他們夫婦的膝下衹有這一個兒子。那時他剛從城裏回來，聽說兒子被虎咬了，痛不欲生，賭咒要殺盡那坡裏的虎、他還有一個朋友姓袁，也是個有名的獵戶，渾名就叫袁打銃，也願幫忙來除掉這地方的大害。易四聾子每天背着獵鎗，提着刀，到那坡裏去尋。有一

天果被他尋出一條路來。照那條路走去，就到了那虎窩裏。一看母虎不在家，祇剩了四個小虎在窩裏跳。易四聾子看見很覺得好玩，再一尋時，看見那虎窩旁邊還剩了些小孩的頭腿，易四聾子不看猶可，一看見了這些頭腿祇恨得咬牙切齒。一陣亂刀便將那些小虎都殺死在窩裏。易四聾子知道母虎回來看了，一定要來尋仇。第二天便邀袁打銃和許多獵戶來圍山。那天那母老虎回來看見自己的兒子都殺死了，果然怒吼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圍山的時候，牠坐在窩裏等。（忽聞許多獵犬聲，屠大和二三夥友從山上回來。）

（屠大周三登場）

福生　裝好了嗎？

屠大　全都裝好了。

福生　山上沒有人走嗎？

屠大　這時候有什麼人走到那樣的嶺上去？

黃氏　屠大爺，周三爺，快來烘一烘，冷得很哩。

周三　也不怎麼冷。

（黃氏折些帶葉的乾柴，燒起熊熊的火來，屠周二人烘着。）

李　屠大爺你的衣袖子爛了呢。

黃氏　昨天我要他交給蓮兒替他補一補，他又不肯。

屠大　我的衣那裏敢煩蓮姑娘補呢？橫豎在山裏作活的人休想穿一件好衣。就有好衣，到山裏去跑兩趟，鐵打的也要扯爛。

李　我多久就勸屠大爺討一個大娘子，他總不聽，不然，你的衣爛了，不早有人替你補起了嗎？

屠大　甲長先生，你也得體恤民情呀，你看我們養自己不活的人還能養活人家嗎？

李　話雖是這樣說，老婆總是要討的，也沒有見單身漢子個個有了錢也沒有見討了老婆的個個都餓死了，我還是替你做個媒罷。

周三　我也替你做個媒罷。

屠大　（笑向周三）你替我做個什麼媒呀？你有什麼姑子要嫁給我呢？

周三　說起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卻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後屋朱太太的大小姐。

屠大　後屋有什麼姓朱的太太？

（福生合黃氏早笑了）

周三　就是那豬婆的大小姐呀！

屠大　（打周三）你這小壞蛋。

福生　喂，屠大爺，你快去把各種器械安頓好。等一會就要用呢。

屠大　好。周三爺你趕快替我磨刀去。

（兩人下場。）

李　今晚上一定又該你發財呢。

福生　哈哈，這些事是要靠運氣的。法子總得想，能不能到手可說不定。

何　第二天又怎麽樣呢，魏老板？

福生　（突如其來摸不着頭腦）第二天？第二天什麽事？

何　第二天他們去圍山，捉到那隻虎沒有呢？

福生　啊，你是講剛纔說的易四聾子打虎的那件事啊。好，我索性對你說完了罷。第二天易四聾子邀了袁打銃和本地方好幾個有名獵戶去圍山。易四聾子和袁打銃奮勇當先。其餘的獵戶祇遠遠的包圍着易四聾子又讓袁打銃做他的後援，他由他昨天發見的那條路，一步步逼近虎窩裏去。等到相隔不過一丈來遠的時候，他早由樹後窺見那母老虎磨牙擦爪地在那裏等他。他不待牠先來早裝好獵鎗，朝那老虎頭上一槍打去。那老虎聽得槍一響，照着槍烟一個躥步撲起來。易四聾子本來想等牠撲來，舉起刀去刺牠的肚子，但已來不及了，那老虎撲到他的頭上來了。他丟了鎗刀，趁那當兒一把抱住那老虎的腰，把頭緊緊的頂住牠的咽喉，把兩隻脚緊緊的撑住牠的後腿，任牠怎樣的擺佈，他祇死命的抱着不放。這時易四聾子的好友袁打銃和其他許多獵戶看了

這種情形，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還是袁打銃隔得較近，爬到一枝樹上，覷得準準的對那老虎連發了兩槍。那老虎打急了，候他第三槍到來時，牠就地一滾，那槍子却打在易四聾子的腿上。雖然沒有打中要害但痛得他把腿一縮。那頭上也不由得鬆下來那老虎趁這個機會、轉過氣來，大吼一聲，把易四聾子的腦袋咬了半邊，掙脫了易四聾子的手，幾跳幾蹤的跑出重圍去了、那些獵戶那一個敢擋牠的路、袁打銃雖然接着連發了幾銃，但是已經救不了他的朋友。他一面收拾他朋友的遺體，一面也發誓要除掉那隻老虎替他朋友報仇。從此以後袁打銃常常一個人背着銃，去找那隻老虎。後來雖然也打了好幾隻虎、但始終不是咬他的朋友的那隻、他有一個兒子，叫和兒，十四五歲了，他恐怕他死了之後他的朋友的仇便不能報、所以他常常把母老虎的樣子對和兒說，叫他長大了也做一個獵戶，務必尋到這隻虎，把牠打死、把皮骨去祭他的朋友的靈，纔算孝子，因此和兒心目中常常有這麼一隻虎、

何　他的兒子後來打到這隻虎沒有呢？

福生　你聽哪。第二年春二月間、和兒和幾個鄰舍的小孩到楓樹坡去尋驚蟄菌、這個坡裏也因為林子很深、許久沒人砍動，地下木葉落的多。所以每年結的菌子也最多。這些小孩越取越多，越多越高興，越高興便不顧危險越往林子深的地方走去。正取得高興的時候、忽然一個小孩駭得叫也不敢叫，出來拚命的扯起他們跑。他們問有什麼。他說：『有虎！』那些小孩子聽得有虎、大家都往

外跑，把取下來的菌子丟滿了一地，踹得稀爛。但他們跑了好一陣，却沒有什麽東西追出來，細瞧有虎的那邊的林子，一點響動也沒有。他們都很詫異。內中有大膽的使依然跑到那邊林子裏去窺探，哀和兒使是一個。一看那深林中間，却有一塊小小的空地。這空地上果然坐着一隻剛纔嚇起他們亂跑的猛虎。嘴裏咬着一塊什麽東西。兩隻眼珠睜得有茶杯大小，望了使人家兩隻脚自然要軟下來。可是一宗，那怕他們兩次訪牠，牠不獨不動，連哼也不哼一聲，仔細一聽，連氣息都沒有。哀和兒膽子最大，檢起一塊石頭照那老虎的尾上輕輕打去；牠依然一絲也不動。哀和兒知道世界上沒有這樣好氣性兒的老虎。一看牠的頭上還有一兩處傷痕，心裏早斷定是他父親時常對他說起的那隻老虎。他對他那些小朋友說了，他們依然沒有人敢攏去。還是和兒跑攏去把那老虎一推，嘩啦一聲倒了，原來那隻老虎自從咬了易四聾子，帶了重傷逃出重圍，便躲在這地方死了。如今衹剩得皮包骨頭，肉早已爛了。口裏還咬着易四聾子的半邊腦骨。

何　那麽為什麽還坐着呢？

福生　你不知道呀，這叫做「虎死不倒威。」後來和兒回去把他老子喊來一看，果然是那隻老虎。哀打銃把易四聾子那半邊腦骨交給他家裏合遺體一起葬了。把老虎的皮骨祭了他的靈，纔算完了他一樁心事。……

（正說到那里忽聽得山上抬槍一響。）

福生　嚇！

屠大　（在內）鎗響了。大老板！我們快去罷。

李　福生，福生你的財運眞好。這次包你又打了一隻大虎了。

祖母　若是隻虎，那麽蓮兒又多一樣嫁奩了。

福生　惟願是隻虎也就可以了我一椿心事不要打了一隻什麽小的野物，那就不值得了。

（屠大擒獵槍，虎又之類登場）

屠大　不會，一定是隻大虎。別的小野物不走那條路的。

福生　我也這樣想。

何　我們也去看看罷。

福生　何大哥要去看看也好。

李　我也同去看看。

福生　（對黃氏）你趕快去燒好一鍋水，等一下有好一陣忙呢。

黃氏　我早已預備好了。

周三　（在內）喂！去呀。

福生屠大　（同聲）去呀。

黃氏　（各擒器械退場。）

祖母　挨駹你老人家去睡覺罷。

黃氏　還坐一會也好。等他們把虎抬了回來再睡去。等一下有好一陣忙，我在這裏燒燒火也是好的。

蓮姑　啊呀，催壺裏沒有水了。蓮兒！

黃氏　（在內）來了。

（蓮姑登場。）

蓮姑　媽媽，什麽事？

黃氏　你去添一壺水來。等一下他們回來了，要茶喝呢。

蓮姑　是。

（擒壺下場，一忽兒，擒一滿壺水登場。依然把壺掛在火爐裏的通火鈎上。）

蓮姑　媽，又打了一隻虎嗎？

黃氏　屠大爺說一定是隻虎。別的野物，是不走那條路的。幷且昨天不是發了山嗎？

祖母　若是隻虎，你爹爹不知道多麽歡喜。他說這次若打了虎不抬到城裏去請賞，要把皮剝下來替你做一鋪褥子，把虎肉留來辦喜酒呢。

黃氏　日子近了。你那雙鞋子還不趕快做好。

蓮姑　我不做。

黃氏　蠢孩子。你為什麼不做？

蓮姑　我不要穿鞋子了。

黃氏　你為什麼不要穿鞋子了？

蓮姑　我不要活了（哭）

黃氏　你為什麼不要活了？

蓮姑　爹媽若是一定要我嫁，……

黃氏　你嫌陳家裏不好嗎？

蓮姑　不是。

黃氏　嫌陳家裏的三少爺不好嗎？

蓮姑　（搖頭）……

黃氏　那麼為什麼又不願意去了呢？

蓮姑　……我祇不願意去就是了。

黃氏　我的好孩子，你先前說得好好的，怎麼這會子又翻悔呢？這樣的終身大事豈是兒戲得的嗎？人家已經下了定，你又不願意去了。就是我肯，你爹爹肯嗎？就是你爹爹肯，陳家裏能依嗎？你總得懂

事一點。你現在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了。放着陳家這樣的人家不去，你還想到什麼人家去？

祖母　是呀。像陳家那樣的人家在我們鎮裏是選一選二的。他家裏肯要你，你眞是你的八字好呢。你不到他家去還想到什麼更好的人家去？就是更好的人家，他們不要你也是枉然呀。

蓮姑　我什麼人家也不願意去。我在家裏侍奉挨毑媽媽好哪。

黃氏　你這話更蠢了。那裏有在娘邊做一世女的呢？我勸你不要三心兩意的了。你祇趕快把鞋子做起，別的嫁奩我也替你預備得有個八成了。祇候你爹爹打了這隻虎，替你做牀虎皮褥子，還要二叔在城裏去買一幅繡花帳簷，錦緞被面子，就要過禮了。你剛纔這些話我原曉得你是和我淘氣的。你要嫁了，你媽還把你怎樣嗎？祇等一下別對你爹爹淘氣，你爹爹若聽見了這些話，你是曉得他的脾氣的。

祖母　是呀。你爹爹他若聽說你不願意。你看他會怎麼樣氣。

蓮姑　我不管爹爹氣不氣，我祇不去就是了。

黃氏　好你有本事等一下對你爹爹說去。我懶和你說得。我要到竈屋裏去了。

蓮姑　（至祖母前）挨毑，我……

祖母　（撫之）傻孩子。你哭什麼？你的命不比你媽，你挨毑都好嗎？

蓮姑　不。挨毑我是一條苦命。（隱約聞外面人聲嘈雜。獵犬吠聲。）

祖母　你聽。你爹爹和廖大爺他們抬虎來了。你出閣的時候又要添一樣好嫁奩了。並且你可以早些到陳家裏去享福去了，你還不趕快到門口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去看。我怕這個老虎。

祖母　你又不是纔看見過老虎的，怕牠做什麼？以前捉了活的還不怕，此刻是打死了抬回來的更不必怕了。

蓮姑　我怎麼不怕牠。牠是催我的命的。

祖母　你看，你又和黃大傻一樣的發起顛來了。

蓮姑　挨聽，是的，我是和他一樣顛的，我時常怕我會變成他那一樣的顛子呢。

祖母　你越說越傻了。好好的人怎麼會顛？（人聲狗聲愈近）好。（站起來，衆聲嘈雜中聞甲長之聲「抬進去」「抬進去」）你聽，虎已經抬到門口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虎進屋了，我便要出屋了。

（人聲脚步聲，獵犬吠聲已鬧成一片了。）

廖大　（在內）周三爺，你把大門推開些，推開些。

福生　（在內）堂屋裏快安頓一扇門板。

李　（在內）你把脚好生抱着。抬進去。

祖母　蓮兒。虎抬進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

（人聲，足步聲愈近。）

福生　（在內）抬到堂屋裏去。

李　（在內）不。抬到火房裏去。

祖母　你快去開門，虎要抬到火房裏來了。

福生　（在內）何必抬到火房裏去？

李　（在內）天氣冷得很，非抬到火房裏去不可。快去安置一下。（火房門開了。李二進來，把左壁大竹床上的東西挪開，舖上一床棉褥，把衣服捲成一個枕頭，放好。李甲長進來，把椅凳移開，在蓮姑和她祖母的錯愕中間，福生和屠大早半抬半抱的抬進一隻大虎（？）咳，不是，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襤褸少年。腿上打得鮮血淋漓，此時昏過去了。讓他們把他死骸般的抬起放在大竹床上。）

祖母　怎麼哪，打了人？

福生　咳，還有什麼說。

李　你老人家快把火燒大一點。房裏很冷。福生，你要趕快去請一個醫生來。

福生　這時候到那裏去請醫生呢？槐樹屋梁六先生又上城去了。

李　不，立刻要去請一個來，他傷得很重，弄出人命來可不是頑的。

福生　錢大爺，那麼你到文家坤文九先生那里去一趟，任如何請他老人家今晚來。李二爺你也同去，好抬他的轎子。

（屠大李二匆匆退場）

（黃氏急登場）

黃氏　打了人？打了誰呀？

福生　你說還有誰！還不是這個晦氣。

（黃氏與蓮姑娘的眼光都轉到那襤褸少年臉上。）

福生　他暈過去了。快燒碗開水灌他一下。（忽注意到蓮姑）蓮兒快進去，不要在這里。

蓮姑　（目不轉睛的望着那面色灰敗的少年，似沒有聽得她父親的話。旋疑其視覺有誤，拭其目，挨近一看。）噯呀，這不是黃大哥？黃大哥呀！（哭）

黃氏　當眞是那孩子，怎麼瘦到這樣了。

（起身燒水去）

福生　不識羞的東西，他是你什麼黃大哥？還不給我滾進去。

祖母　（起視）當眞是那孩子嗎？

福生　不是那個儍東西，這時候誰肯跑到那樣的嶺上去送死，我們背時人偏遇着這樣的背時東西。

祖母　打了那里？

福生　打了大腿。祇要打上一點，這東西就沒有命了。

李　現在還是危險得很，怎奈血出的太多。我們走到他近邊的時候還以為是隻虎，仔細一看纔知道是他在那裏亂滾。

福生　他那時傷的那樣重，見了我還對我道恭喜呢。這個混帳東西！

祖母　快替他收血。把他喊轉來。可憐這孩子已經是個顛子了，不要又弄成一個殘疾。

福生　（伏在少年腿邊作法收血）功程太大了，不容易收。我去叫下屋李待詔（理髮師別名）來。甲長先生，請你替我招扶一下，我去一下就來。

李　可以。你去。這里我招扶。

蓮姑　（挨近少年身邊尋着傷處）哦呀，傷的這麽重！（摸一手的血）出了這樣多的血！噯呀，怎麽得了！（哭，忽悟哭也無益，急起身進房，聞撕布聲。）

李　（對何維貴）今晚來看虎，不料看了一隻這樣的虎。你先回去。我要等一下纔能回。（送至門口）你出大門一直走，走到那株大樟樹那里轉灣，進那個長坡，就看見我的家了。你看得見嗎？拿個火把去罷。

何　不消。我看得見。

周三，我帶何大哥去好哪。那還要順便到一下李家新屋，問他家要些藥來。

李　那麼更好哪，你對大挨毑說我等一下就回來。

（何周退場）

蓮姑（攜白布和棉花一捲登場，就少年側坐。為之洗去血跡綑裹傷處。少年略轉側微帶呻吟之聲。

蓮姑細聲呼少年。）黃大哥、黃大哥！

少年（從呻吟聲中，隱約吐出一種痛苦答聲）唔。

李　壺裏的水開了。快灌點開水。

（黃氏沖一碗開水，俟略冷，端到少年身邊，祖母拿枝筷子挑開少年的口徐徐灌之。）

李　好了，肚子有些轉動了。

祖母　這也是一種星數。

蓮姑（微呼之）黃大哥，黃大哥。

少年（聲音略大）唔、噯喲、

祖母　可憐的孩子、他這一氣痛暈了呢。

少年（呻吟中雜着夢囈）噯喲，蓮姑娘。痛阿。

黃氏　這孩子這樣痛還沒有忘記蓮兒呢，

蓮姑　（撫之）是啊，黃大哥我知道你痛啊。

少年　（睜開眼四望）哦呀。我怎麽在這里？我怎麽睡在這里？

李　你剛纔在山上被抬鎗打了，我們把你抬到這來的。這會子清醒了一點沒有？

少年　清醒了一點。哦呀，李大公。哦呀，姑母，姑挨攏，蓮姑娘。蓮姑娘，我怎麽剛纔在山上看見你，我祇當我還倒在山上呢。嗳喲。（拭目）蓮姑娘，我們不是在做夢嗎？

蓮姑　黃大哥，不是做夢啊，是眞的。你睡在我家火房裏的竹牀上。

少年　是眞的……但是我可沒有想到我今晚能再見你啊。你要嫁了。聽說你要嫁了。聽說你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想來賀喜，可又沒有膽子進這張門。我祇想，祇想到你出閣那天，陳家一定要招些教化子來，打旗子的。那時我便去討一面旗子打了，也算是我一點子的敬意……是是那一天？日子已經定了沒有？

蓮姑　黃大哥……（哭不可仰）

（福生急上）

福生　李待詔不在家，找了一個空。血止了一點沒有？

李　止了一點。蓮姑娘替他裹好了。

福生　（見蓮姑）蓮兒還不進去。進去！

蓮姑　（躊躇）……。

福生　還不進去你這不識羞的東西。

蓮姑　爹爹。我今晚要看護他一晚。女兒這一生祇求爹爹這一件事。

福生　他是你什麼人？為什麼定要你看護他？他受了傷，我自然要想法子替他診好的，不要你過問。你還不替我滾進去！

李　讓她招扶一下、何妨呢，病人總得姑娘們招扶纔好。

福生　甲長先生你不大曉得這個情形。……我是決不讓我的女兒看護他的。第一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時候要跑到那樣的山上去送死。

李　心裏不大清白的人，總是這樣的。

福生　不然。你要說他傻嗎，他有時候說出話來一點也不傻。我祇不懂他為什麼總要尋着我家吵。

少年　姑爹，我以後永不要你老人家操心了。我永不到你老人家的府上來了。今晚便是最後一次。我本沒有想到今晚能到你老人家的家裏來的。更沒有想到會像受了重傷的野獸一樣倒在這個地方。我祇想能在後山上隱隱約約看得見這屋子裏的燈光就彀了。

福生　你為什麼今晚要來看我家的燈光？

少年　姑爹，我不止今晚。除了上兩晚之外，我差不多晚晚來的。我自從在廟裏的戲台下面安身以來，晚晚是這樣的。那怕發風落雨的晚上都沒有間斷過。我祗要一望見這家裏的燈光，我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把我的所有的苦楚都忘記了。

祖母　咳！沒有爹娘的孩子眞是可憐啊。

福生　你既然這樣想到我家來，何不好好的對我講呢？

少年　我曉得我就好好的對你老人家講，你老人家也不見得肯要我到你家裏來。並且我是挨過你老人家的打罵的，我也不願意進來。

福生　我打你罵你，都是願你學好。誰叫你那樣不聽說呢？我要你學木匠去，你不去。學裁縫，你也不去。後來我薦你到田家塅看牛去，你也不去。偏要在這近邊討飯，叫我如何不惱呢？

少年　是的。我情願在這近邊討飯。我情願一個人睡在戲台下面。我不願離開這個地方。那怕你老人家通知團上要把我這個無家可歸的孩子驅逐出境，我也不願離開這個地方。

福生　我是怕你不務正業纔要驅逐你呀。假如你是學好的，我何至如此。

少年　嗨！貧窮的孩子總是要被人家驅逐的。不過你老人家何嘗是怕我不務正業，無非怕我害你家的蓮姑娘罷。

福生　你們聽！我早知道他是裝傻的。

少年　姑爹，我實在是個傻子，我明明曉得沒有愛蓮姑娘的資格，我偏不能捨掉她，我如何不是個傻子呢？我和蓮姑娘從小就在一塊兒，那時我家裏還好，你老人家還帶頑帶笑的說過，將來這兩個孩子倒是好一對。其實不待你老人家說，我們那時的小孩子心裏早模模糊糊有這個意思了。後來我爹不幸去世，家裏虧空不少，你老人家已經冷了一大半。及至我媽媽也過了，家裏又遭了火燒，賣盡田產，還不夠還債。我繼續讀書的機會自然沒有了。就是學手藝嗎，也全由別人作主。今天要去學裁縫，我不願意，逃出來，挨了一遭打罵之後，後天又拖我去學木匠………我那時早曉得蓮姑娘不是我的了。我去學木匠那天早晨想要找蓮姑娘說句話，都被你老人家禁止了。我祇怨自己的命苦。幾次想打斷這個念頭，怎奈任如何也打不斷。上屋裏陳八先生可憐我，叫我同他到城去學生意。我想這或者可以幫助我忘記蓮姑娘的事。但是我同他走到離城不過幾里路的湖蹟渡，我依然一個人折回來了。我不能忘記蓮姑娘，我不能離開蓮姑娘所住的地方。多虧仙姑廟的王道長可憐我，許我在廟裏的戲台下面安身。我時常替他做些雜事。他遇着我沒有討得飯的時候，也把些吃剩的齋飯把我充饑。我就是這樣過一年多的日子。

蓮姑　（哭）……。

少年　一個沒有爹娘，沒有兄弟，沒有親戚朋友的小孩子，日中間還不怎樣．到了晚上獨自一個人睡在廟前的戲台底下，是多麽淒涼，多麽可怕的境況啊！燒起火來，祇照着自己一個人的影子，唱起

歌來，或是哭起來，衹聽得自己一個人的聲音。我纔曉得世間上頂可怕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妖魔鬼怪，却是孤單寂寞啊！

蓮姑 （泣更哀）……。

少年 我寂寞得沒有法子。每到太陽落了，山上的鳥兒都歸到巢裏去了的時候，便一個人慢慢的踱到這後面的山上來望這個屋子裏的燈光，尤其是蓮姑娘窗上的燈光。我一看了這窗上的燈光，好像我還是五六年前在爹爹媽媽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這邊山上來喊蓮妹出來同頑，我拚命的摘些山花給蓮妹戴的時候一樣。眞不知道多麽歡喜，多麽安慰！尤其是落霏霏細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燈光，遠遠望起來越顯得朦朦朧朧的，又好像秋天裏我捉得許多螢火蟲兒，蓮妹把牠裝在蛋殼裏一樣，眞是好看。我一面呆看，一面癡想，每每被雨點把一身打的透濕，還不覺得。直等那燈光熄了，蓮妹也睡了，我纔凄凄涼涼的挨到戲臺底下去睡。

蓮姑 （啜泣）……。

祖母 可憐的孩子，那不會受涼嗎？

少年 受涼？沒有爹娘的孩子有誰管他受不受涼呢？並且寂寞比病還要可怕。我衹要免得我的心裏一刻子的寂寞，也顧不得病了。我受了一年多的風霜飢餓，體子早已壞了。這幾天又得了一點病，所以有兩晚沒有來看這邊窗上的燈。我自己恐怕到我爹媽的膝下去承歡的時候不遠了。又聽

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嫁到陳家裏去，所以我今晚特再到這邊山上來再望望我那兩晚沒有望見，或許以後永遠望不見的燈光。不想剛到山上便絆着藥繩，挨了這一鎗……我盼望那一鎗把我打死了倒好，免得還要受幾點鐘的苦痛。不過因為這個緣故，我居然能再見蓮姑娘一面，我這一鎗也挨得值得。便死也死得值得。蓮妹！我的傷受得很重，並且身子又病了。你招扶我一下罷，祗要你的手觸我一下，我的病就會好了，我的痛也可以忘記了。蓮姑娘你招扶我一晚，我祗求你這件事。

蓮姑　是，黃大哥，我一定招扶你。

李　有蓮姑娘招扶他，他的傷一定好得快些。

祖母　可憐的孩子，不想他這樣的愛着蓮兒。

黃氏　看起來他這一鎗還是為蓮兒挨的。可憐病得這樣子又受了這樣重的傷。他的娘若在世，不知道怎樣傷心呢。

蓮姑　（撫着少年的手）黃大哥，你好好睡。我今晚招扶你。

少年　（安慰極了）啊，多謝。

福生　（暴怒的口吻）不能！蓮兒，快進去。這里有我招扶，你不要管。你已經是陳家裏的人，你怎麼好看護他。說起來成什麼話！

蓮姑　我怎麽是陳家裏的人？

福生　我把你許給陳家裏了，你便是陳家裏的人。

蓮姑　我把我自己許了他，我便是黃家裏的人。

福生　你這是什麽話？你這不懂事的東西！你怎敢在你父親面前強嘴！（見蓮姑還握着少年的手）你還不放手，替我滾起進去。你不要招打。

蓮姑　你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放手。

福生　……（改用一種慈父的口吻。）蓮兒，你仔細想想，你爹爹不是因為很愛你才把你看給陳家裏嗎？你爹辛苦半生，祇有你這一個女兒。因此不想把你胡亂給人。好容易千選萬選，纔選了陳家裏這樣的好人家。還怕陳家裏嫌我們獵戶出身不大願意。算是見得你人物還不錯，纔應允了這門親事。祇望你心滿意足的到陳家裏去，過半生快樂日子，生了一男半女回門來喚喚外公也算我沒有兒子的人的一種福分。不想你這不懂事的東西再三推托，後來經我和你媽仔細勸你，你纔回心轉意，親口應允了。……

黃氏　是呀，蓮兒你自己還應允了的呀。

蓮姑　我因為爹爹再三逼我，我沒有法子，祇好應允了。原想找個機會和黃大哥商量在過門以前逃到別的地方去。

福生　唔、你居然想逃！

蓮姑　想逃。我多久想逃，祇是沒有機會。第一次打了虎的時候到我家看的人很多，我就想趁那時候逃、剛走到半山遇着屠大爺，我祇好轉來。後來隔過門的日子越近，你老人家越不肯叫我出去。前幾天借着送虎肉繞同張二姑娘到仙姑殿去了一回。因爲有張二姑娘同走，不好問人便沒有找着黃大哥。

福生　找着他怎樣？

蓮姑　找着了、我便約個日子同他跑。

黃氏　安排跑到那里去？

蓮姑　跑到城裏去。

黃氏　找誰？

蓮姑　找張家大姐介紹我到紡紗廠做工去。

福生　唔、

蓮姑　不想我沒有找着他，他倒先到我家來了。像受了重傷的老虎似的抬到我家來了。身體瘦到這個樣子，腿上還打一個大洞。……流這許多血。黃大哥，可憐的黃大哥，我是不離你的了，生，死，我都不離你、

福生　我偏要你離開他。偏不許你……你這種不孝的東西。（猛力想扯開他們的手。但他們死力不放。）

蓮姑　爹爹！

祖母　（同時）福生！

李　（同時）福生！

黃氏　（同時）噯呀。蓮兒，你放手罷。

蓮姑　不。我死也不放手。世間上沒有人能拆開我們的手。

福生　我能夠！（暴怒如雷猛力扯開他們的手，拖着蓮姑望房裏走。）你這種畜生，不要臉的畜生，不打你如何曉得利害。（拖進房裏鬧撲打聲抗爭聲）哼！你還強嘴不？你還發瘋不？你還喊黃大哥不？你還要氣死我不？（每問一句打一句）

大家　（同時）福生，福生，噯呀！不要打。（皆擁到後房去。台上祇剩少年一人，死骸似的倒在竹牀上，聞裏面打蓮姑聲，舊病新創一齊裂發。）

少年　噯呀。我再不能受了。（忍痛回顧強起取床邊獵刀）蓮姑娘，我先你一步罷。（自刺其胸而死）

（裏面福生，『你還不聽說不？你還要喊黃大哥不？你做陳家裏的人不？』之聲與竹鞭響聲哀呼

「黃大哥」之聲益烈，勸解者號哭者的聲音伴奏之。）

——幕徐下——

・選自咖啡店之一夜・

咖啡店之一夜

時間　一九二〇年初冬

地方　某都會

人物　林澤奇　二十一歲　高等學校學生

鄭湘荃　二十二歲　澤奇之友

李乾卿　二十二歲

陳小姐　二十歲

白秋英　十九歲　咖啡店侍女

咖啡店主人，

飲客　甲，乙，丙

佈景　精緻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飲器等之台，中嵌大鏡。稍前有櫃，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盤等，台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之右方，則為通廚房及內室之門，障以布簾。室前方於三分之一的地方，以屏風縱斷為二，其比例為左二右一。右方置一圓桌，上置熱帶植物之盆栽。桌子對屏風那面，置小沙發一。餘則置一二腕椅。左方置大沙發。橫置兩長方桌子，副以腕椅。室中於適當地方，

陳列菊花，瓦斯燈下，黃白爭豔。兩壁上掛油畫及廣告畫。壁塗以綠色。左前方開一推掩自在之門。時為初冬之夜，左室一桌有數人高談暢飲。盆中獸炭燃得正好，侍女白秋英方為一客斟飲、

飲客甲　（舉杯在手）阿……今晚喝的痛快。（對乙）老陳你還喝不喝？

飲客乙　不喝了，我喝多了就頭痛。

甲　那裏！（一飲而盡）大姐！再斟一杯。（白斟一杯。甲指丙）你該再喝一杯罷。李白說得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你今年討了那麼一個好老婆，不是人生得意的時候嗎？好，再喝一杯。大姐你替他滿滿地斟一杯。

乙　（對丙細聲）建勳不要喝了。

甲　（半怒）老陳你自己不喝就得了，怎麼勸他莫喝呢？非罰你不可！

丙　（賠笑）我確是不能喝了。你問陳先生我從來不會喝酒的。今晚因為高興，所以陪先生喝幾杯。再喝就要醉了。

甲　醉了有什麼要緊。……那裏！你們都不成。（對白）大姐！還是你好。你陪我喝一杯。

白　（微笑）先生，我不會喝酒，我喝一口就醉了。

甲　那麼，就喝一口兒。

白　好，多謝先生。

甲　哈哈，還是這一位姑娘痛快。我說姑娘，你今年十幾歲了？什麽時候到這裏來的？從前好像不是你在這裏。

白　我今年十九歲了。是九月初來的，快三個月了。

甲　聽你的話好像東鄉人，是不是？

白　是的。

甲　我也是東鄉人。你住在什麽鎮？

白　清化鎮。

甲　清化鎮？唔。清化鎮的什麽地方？

白　藤蘿村。

甲　你貴姓？

白　姓白。

甲　你不是白仁山先生的同族嗎？

白　那就是先祖。

甲　什麽？你就是仁山先生的孫女兒？

白　（點頭）是。

甲　你家裏聽說這幾年很不幸，令祖去世之後，你們家裏就分了家，去年聽說令尊又去世了。（忽悟說得太傷感）哦……你上城來了很好！現在世界大了、你們到外面謀一點獨立生活，也是好的。

白　您老貴姓？您老和先父認識嗎？

甲　我姓馮。從前在清化鎮當過教員，和令尊很要好。令祖去世那年，我就上城來了。我的小女現在也在城裏讀書。我家裏就住在前門橫街第三衖一百四十三號。我那一天來接你去耍耍、

白　多謝老伯伯？一定要來拜府的。可是不知道老伯伯知道李明書先生家裏的事不知道

甲　李明書不是那運私鹽的李大胖子嗎？

白　（臉上一紅）……。

甲　姑娘和他有什麼親戚嗎？得罪得罪。聽說他做船生意發了財，現在搬到上海住去了。

白　他全家都去了？

甲　都去了，不過聽說他有一個兒子在本處的大學堂裏讀書

白　不是那乾少爺嗎？

甲　就是那乾卿。他在南華學校畢了業，便轉到這裏來了。

白　噯唷，怎麼我不知道！他進了大學？他在大學什麼科？想是法科吧。老伯伯，他還好嗎？

甲　（望白微笑後）還好！你問他做什麼？

白　我們在高等小學同學。

乙　恐怕不單止同過學吧。

白　他在南華讀書的時候，我們也時時通信。

丙　那麽你們兩個人中間，一定有很有趣的羅曼斯呀。

甲　你上城後還沒有會過他嗎？

白　我在鄉裏的時候，乾少爺寫信給我，要我上城來進學校。說他快要畢業了，畢業後依然到這城裏來，可以藉此招扶我。家父亡故之後，我冒險上城來。因爲城裏沒有親戚朋友可靠，所以就到這店子裏暫時安安身，等乾少爺回來。老伯伯，好了！我這一下子好了。乾少爺眞到這城裏來了。我雖然沒有會着他，他要知道了我的地方，他一定來接我的。老伯伯，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乾少爺怎樣和我約來的呢。……可是倘若乾少爺知道我在這地方他不會生氣嗎？

乙　(插)那樣愛你的人。那裏會生氣呢？

甲　不會有的事吧。可是白姑娘，在這裏不也很好嗎！在這一種芳烈的空氣中間，觀賞不盡的人生，還要進什麽學校？！嗳說了好一陣話，又把酒忘記了。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　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的味怪苦的。我衹能喝一點兒葡萄酒。

丙　我也愛喝葡萄酒。

甲　你們都祇嘗得甜味的。那裏知道威士忌的好處，（一飲而盡）阿。……痛快痛快！（看壁上鐘）哦呀，九點鐘了。（取錢）白姑娘你算算多少錢。

白　一共五塊錢。

甲　那麼拿這十塊錢去找來罷。

乙丙　（同時）這裏有錢，這裏有錢。

甲　（收錢）好，你們有錢，就請你們給罷。

乙　（紅着臉儘是掏錢包）

丙　（摸摸身上可是拿不出手來）

甲　不夠嗎？那就還是讓我做東道罷，哈哈。

白　（進內）

（這時一顏色蒼白的青年倉皇入內，白由內面出來。）

白　請坐。（一面到甲前）多謝先生。（找錢）

甲　那麼這就送給姑娘做零用錢。

白　老伯伯，請收下罷。姪女萬不敢受。

甲　有什麼受不得，你不知道長者賜，不敢辭嗎？

白　那麼就拜謝了。我不料今晚遇了一個鄉親。眞是幸福。并且又聽了乾少爺的喜信。老伯伯你老人家常常到這裏來吧。我見了你老人家就像見了親人一樣。

甲　來的來的。并且要來接你到我家裏去耍。今天太晚了。我們少陪了。你在這裏耐煩的過。這裏很好，我很愛這一種生活。我看你也不必去找那乾少爺啦。

白　是啊；不過我就不去找他，他也一定要來找我的。

甲　（微笑）說不定他會來找你……可是我很愛這一種咖啡店裏的風味。白姑娘你要曉得你伯伯這幾年也頹廢起來了。咳，與其說頹廢，不如說生活慾望沸騰起來了。所以淡巴菰也吸起來了；威士忌也喝起來了；性慾的對象也尋起來了。比起在清化鎭當教員的時代，自己也覺得像兩個人似的。這樣一個人，恐怕你不願意叫他做伯伯吧。

白　沒有的事。要這樣纔眞是一個可愛的伯伯啊。

甲　白姑娘！你眞是我的可愛的姪女兒。我除你這種生活之外，還羨慕一種生活，就是住在這隔壁旅館裏的那位俄國盲詩人的生活。那個人你知道嗎？

白　不是上個月流浪到這裏來的那位可崙恩奇先生嗎？

甲　是呀。

白　那位先生很有趣啊。大學裏的少爺們，把他引到這兒來喝過好幾次咖啡。他有一頭黃金似的好

頭髮。說話的時候，總帶着微笑，不過那種微笑，使人家看了反覺得非常的凄涼。他說的話，我自然不懂。可是聽去，聲音非常的溫和，就像久在異鄉忽然聽得鄉親說話似的。他會彈一種外國的琵琶有一晚他高興起來，同人家拿着那種琵琶，到我這裏來彈，一面彈一面唱。起初唱了一個俄國的革命歌，唱得激昂的了不得，連我都要跳起丟炸彈去！

甲　哦呀！

白　後來又唱了一個曲子；據他們說叫做什麼瓦爾嘉河的哀歌。髣髴是述一個王女殉情的故事。那種調子非常的淒婉，我聽他自己一面唱着，那一雙沒有光的眼睛中間也涔涔的流出淚來。他們說他從小離開了他的娘和他的兄弟，一個人飄流了許多地方。他到過緬甸，到過暹羅，到過印度，又到過日本，所到的地方，無一處的政府不虐待他，不放逐他；可是又無一處的青年聽了他的哀歌，不同情他，敬愛他的。

甲　那個詩人的生涯眞是一首哀歌；可悲的很，但是又可羨的很，你看一個被放逐的盲詩人，懷着吉他（Guitar）漂泊在異國，這不就是一首好詩嗎？哦呀，我今晚說了許多酒話，白姑娘見笑了

白　老伯伯說那裏的話。

甲　好！老陳，拿帽子，我們回去罷。少陪。

乙丙　少陪。

白　慢走，簡慢了。陳先生您忘了手杖。

乙　哦，多謝。

（甲乙丙退場）

白　（至林所）哦呀！林先生眞是得罪得很。我剛纔和一位鄉親會說了幾句話，竟把先生忘了。得罪得罪。

林　沒有什麽。你們的話，說得很有趣。我衹顧聽，也忘記喊你要東西了。

白　好。我把這邊收拾一下，就替你倒咖啡來。（收拾左室杯盤暫退場）

白　（已而復出）林先生，勞你久等了。你昨晚回去沒有醉嗎？你一個人喝了那樣多酒，我很替你擔心。

林　昨晚醉了；回寄宿舍去還找錯了門，和電柱撞了一交。可是沒有什麽。喝醉了把心裏弄得糢糢糊糊的倒也很好。

白　怎麽你這一向不和你的朋友鄭先生一塊兒來呢？從前您們倆不是常在一塊兒的嗎？

林　將來或者依然還一塊兒來。可是現在我愛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坐坐。他的性格比我強，我常常感着一種壓迫。他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的感情不容易發出來。我什麽羅曼諦克的夢想都被他那一種辛辣的譏笑打破了。我的性格是很弱的。用慈愛的手來觸我，都恐怕出血，怎麽能受得住他那種辛

辣的譏笑呢？他們常說我的感情是爆發的。我現在想獨自一個人把我的感情儘量地爆發一下。……

……白姑娘、咖啡不喝了你替我拿一瓶威士忌來。

白　林先生喝啤酒罷。威士忌喝起來喉嚨痛、我剛纔喝了一口兒、到現在還怪難過的。

林　拿來罷。你怕我不給錢嗎？

白　不是那樣的話、我看林先生也不像會喝酒的呢、

店主　（掀簾）秋英！客人要啤酒，拿啤酒，要威士忌拿威士忌、祇管在那裏囉唆什麼。（掩簾）

白　是、（取酒）林先生酒來了、要什麼下酒的菜不要？

林　什麼也不要，秋姑娘你能陪我談談，我就感激不盡了。

白　可是你叫我談什麼呢？我是一個極平凡的女子。文學美術的知識一點也沒有。

林　正為秋姑娘不懂得那些事，正為秋姑娘是一個純真的女子，所以我願意和你談談，你也來喝一杯吧。（自飲一杯，像苦得很的樣子）

白　多謝，我不能喝了。你自己慢慢的喝罷。

林　（又勉強喝了一杯）

白　林先生、我真有些懷疑的事情。

林　有什麼使秋姑娘懷疑的事？我倒想知道。

白　多着呢、第一不懂你們這些少爺們，到底爲着什麽不去好好地讀書做事，偏要到這裏來拚命的喝酒。喝起來很愉快也罷，偏又像吃黃連似的，做出那一種怪難過的樣子。

林　（黯然無語）

白　我說錯了，得罪得罪，我因爲看見過好幾個是你這樣喝酒的少爺們。我就懷着一種很大的疑問。我知道這杯子中間一定藏着我現在的頭腦所不能了解的神祕，所以我來問你。

林　秋姑娘等我成了槁木死灰的時候，再答覆你。我此刻心裏難過得很。

白　什麽事難過？

林　秋姑娘你莫問罷。

白　林先生你到底有什麽那樣難過的事情？難道你也失戀嗎？他們渴酒的少爺。幾乎十個有九個是什麽失戀失戀的，我不信林先生也有這樣的事。

林　…………。

白　噯喲，林先生不要那樣難過。

林　我不知道什麽是失戀，我祇知道我是一個要愛而不能愛的人。

白　（作細思狀）…………。

林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成了一個迷了路的孩子。

白　林先生。我也不再問你了，問你或者反要引起你的愁悶。我祇勸你快些發見你自己要走的路，愛愁中間，不是我們少年人久居的地方啊．

林　你要我早些發見我自己要走的路嗎？我今天早晨還接了我朋友鄭君的信，他也是和你一樣說的。秋姑娘啊，我自己不知道怎樣苦苦地尋着自己要走的路，然而也不知道是神的意志，還是運命的惡作劇，很不容易把那種道路指示我，我苦痛得很！我寂寞得很！我不知道是生於永久的好，還是生於剎那的好，還是向靈的好，還是向肉的好．

白　那麼在這兩者中間便想不出調和的法子嗎？

林　那在我的朋友鄭君或者可以，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我的生活，眞像鄭君說的一樣，是一種東偏西倒的生活，靈——肉，肉——靈。成了這樣一種週期的狀態，一刻子也不能安定，我的愛愁，好像地獄中間的綠火似的在我的心底燃着燒着，近來我時時受着死的誘惑，我時時覺得死神張着他的黑翼翅在那裏喊我。

白　啊！

林　秋姑娘，不要替我憂慮，任他怎麼喊，我是不容易去的。然而我是個性格很弱的人，所以纔來喝什麼酒！，阿酒，酒酒。秋姑娘。我從前也是個禁酒論者，到現在我纔知道酒的好處。（飲酒）

白　可是你也要知道酒的壞處

林　白姑娘你莫管我罷。我曉得你的好心，可是像我這樣不中用的人很多，你能個個去招扶他嗎？你讓我去好。

白　林先生，我為什麼能讓你去？為什麼看見人家向井邊走不要去扯他？盆中的花一天天枯死了，我們知道用水去灌溉牠，為什麼我看見你一天天憔悴了，我不應該招扶你？林先生你不知道你自己怎樣憔悴了。你從前和鄭先生一塊兒來的時候，是個什麼樣子？現在你的臉變的這樣黃瘦了。精神也弄的這樣頹廢了。我昨晚看見你那拚命的喝酒的樣子，想起你若是我的兄弟，我不知道怎樣難過。假令我看見我的兄弟在那個咖啡店裏那樣的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坐在傍邊含着笑斟一杯一杯的替他勸酒，我不知道會怎樣的恨她，於今我在你的姊妹的眼中，就是這個可恨的咖啡侍女了！我也不知道做過多少次這樣可恨的咖啡侍女。我每一想到這裏，恨不得即時離開這個店子。我每一看見林先生這樣的少爺們，我總當他們是自己的兄弟一樣，想問問他們的苦處。無奈他們都沒有一個人，把我當他們的姊妹，祇和我談一些不相干的事。誰也不肯把他的眞心掏給我看。至於那些輕薄的客人們，祇把我當作什麼模擬性慾的對象，有時候甚至還給我以不能堪的侮辱，使我暗地裏不知道流過多少眼淚，我從前也羨慕咖啡店裏的生活有趣，剛纔有一位老先生也愛這種生活。他說在這種芳烈的空氣中間，領賞不盡的人生。可是我仔細看起來，這種生活中間，除開金錢和飲料的交換，和由這兩種交換所生的人工的談笑之外，別沒有什麼可看的人生，什麼芳烈的咖

啡店，分明是一個荒涼的沙漠！這個沙漠，又豈止限於咖啡店，我看舉社會都是一個大沙漠！我的媽早去世了，我的祖父去世之後，我的父親和叔伯就鬧分家。我父親今年去世之後，什麼財產也沒有。我的叔叔伯伯怕我在他們家裏打擾，急於要把我嫁給人家去。這就是逼起我由家庭那個小沙漠，逃到社會這個大沙漠裏來的大原因，我真不懂我們人類和人類之間何以定要取這一種冰冷的態度？何以不能夠互相愛撫，互相慰憐？！阿人在世間上，真是寂寞極了！

林　秋姑娘！你說的是。我真覺得人之一生，好像在大沙漠中間旅行：那一天黃沙蓋來也不知道；那一天驚鳥飛來也不知道；那一天馬賊襲來也不知道；那一天瓶子裏的水要喝乾也不知道。四面都是荒涼寂寞的天地，望後面不知道那裏是故土，望前面不知道那裏是異鄉。我們這時候無論是親友也好，他人也好，甚至於仇人也好，若不互相團結，互相扶持，如何渡得過這茫茫的沙漠？可是秋姑娘，我現在的境遇，就好像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在沙漠中間走着似的，什麼伴侶也沒有，他瓶子裏的水也喝乾了，口裏渴極了，四面一隻樹影兒也沒有。他燥急得要發狂了。這時候若是有別一個旅行者，和他忽然相遇，給他一口涼水喝，你看他要怎樣的感激流涕？可是這一種旅行者，總不容易遇着。這種沒有感激的生活沒有眼淚的人生，我全然厭倦了，我覺得在這一種生活中我的生活力量太薄弱了，我所以近來對於人生一天天地絕望，可是在這種絕望中間給我一綫光明的，在這大沙漠中間給我一口涼水的，秋姑娘！就是你了。我感激你。（伏在白的膝上哭）

白 （徐扶林起）林先生，我們此後有什麽不幸的事，互相慰藉，有什麽好事，也大家歡喜罷。髣髴聽得鄭先生說你府上要你回去結婚，你不願意回去，你府上就不寄錢來了？這事是真的嗎？

林 （點頭）……

白 假如就是這件事，那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嗎？既然那樣不願意的時候，你何不寫封信替你的爹媽細細說明。你的爹媽，想沒有不愛兒子的。他又何必使他的兒子一生不幸呢？

林 秋姑娘，假如事情有這樣簡單，我又何必這樣的難過，我這事情提起就傷心。……我前年在工業學校快要畢業了，中途退學，又入這個學校，就全為延長畢業期限起見。我把工業不學了，改學文學，就是想由文學得多少慰藉。可是到現在這種幻想又打消一半了。文學不獨不能慰藉我，反供給我許多煩惱的資料。……我自今年暑假以來，什麽信也懶得寫。給家裏的信剛寫了一封。噯喲！誰知道那一封信就是決定我的一生運命的供詞！我現在雖然後悔，然而什麽法子也沒有，我的母親早已亡故了：現在的母親是繼母，我的父親也受她不少的蠱惑……我的婚約就是由這一種運命對我定好的。因為種種複雜的關係，我的父親陷入一種非使我履行這婚約不可的苦境，我當時已表示反對，可是我和我的弟弟澤茂遠在這裏留學，每月望家裏的接濟。我一方可憐我的父親，一方可憐我的弟弟；不該取了不澈底的人道主義，勉強承認了他們替我定的婚約。可是仔細想起來，我的性格，到底忍不住這一種苦痛，我在外面這幾年來，享受女性的愛情的機會頗不少，可是一想到自己

的運命，知道受人家的愛，使成了大罪惡，一言以蔽之，我已經沒有愛人家的資格了。我若是性格很強的人，惡魔式地說起來，我不妨打破一切社會的束縛，愛我所要愛的人。人道一點說起來，我不妨勉強愛我所不愛的人，然而我不幸兩方都做不到。所以我不能不永遠的煩悶，這一種永遠的煩悶，就是我的宿命嗎，秋姑娘？！阿永遠的煩悶！

白　林先生。你的悲哀，我也理解幾分了。可是叫我把什麼話慰藉你好呢？……常常聽得人家說，悲哀是一種宗教，我看沒有受過悲哀的洗禮的人，反倒是世間上頂不幸的人，即如我就是這一種不幸的女子之一個。我雖然遭了幾次的家庭的不幸，但都不算我自己演出來的悲劇，所以我所知道的人生，都是極浮淺的人生。對於人生沒有感過非常的絕望的，同時也感不出非常的歡喜。……可是，林先生！今晚我有一件使我非常歡喜的事情還沒有告訴你。你有悲哀的事，我同情你，我有歡喜的事，你也替我歡喜嗎？

林　當然！我當然同情的，當然替你歡喜，也許比你自己還要歡喜。可是什麼事呢？快告訴我，讓我也歡喜一下。

白　林先生。你剛纔進來的時候，我不正和一位老先生說話嗎？我這喜信，就是從那位老先生聽來的。那位老先生姓馮，是和我同鄉的。從前和我的先父很要好，他很知道我的家世。今晚他告訴我：李家乾少爺於一個月前到這城裏來，進了大學了。

林　李家乾少爺是誰？……他進了大學？

白　唔！進了大學。他是在南華學校畢業的。我剛纔不說這個社會是一個大沙漠嗎？他就是我這沙漠中間惟一的一點甘泉，我由這一點甘泉纔生出無窮的希望，無窮的勇氣。我之敢於拋棄家庭，一個人在舉目無親的城市裏生活，就全為有這一點甘泉的緣故。現在我可望到了，乾少爺若知道我的地方，他一定來接我去。他聽說我沒有在女子中學了，很替我可惜。若他知道我這樣在外邊受辛苦，不知道更怎樣替我難過呢。

林　有這樣事？好極了，這真是可賀。世界上還有你們這樣幸福的人，我們這類愁人，也可聊以自慰了。秋姑娘，祝你們倆愛的不朽。（將喝酒）

白　林先生，怎樣又喝起來，我的喜事不是用酒賀的。你不是已經和我約束了不喝酒嗎？

林　好，我任如何不喝了。可是，秋姑娘，李家乾少爺的事，怎麼沒有聽你談過呢？你自到這裏來，他有信給你嗎？

白　沒有，他不知道我的地方。

林　你怎麼不告訴他呢？

白　我當時恐怕他不贊成。他家裏很講面子，若是聽見我在這地方，恐怕不便。我祇想自己積一點錢，自己繼續進學校，將來我也可以對得住乾少爺。可是現在乾少爺已經來了，他一定來接我，他一定

給錢我讀書，不必要我一文兩文地積了。

林　可是秋姑娘，你怎麽知道他知道了你的地方，一定會來接你呢？

白　我確信他一定來接我！

林　你怎麽能夠確信他呢？

白　我怎不能夠確信他，他從前和我訂了那樣堅的約束。

林　怎樣約束的呢？

白　林先生你不信嗎？我把他一封信你看。（從裏衣裏掏出一個袋子）林先生這些信我從來沒有給別人看過。因爲我把你當我的哥哥，所以給你看這個他寄給我的小照。

林　（閱其一）……眞是……秋姑娘，難怪你這樣信他。

（此時外面脚步聲女急收書入袋！）

林　酒不喝了。肚子却餓了。你弄一盤 Ham and eggs 給我。

白　是。Ham-eggs 一盤！哦呀十點鐘了，後面的戲園裏散戲了。

（時門外脚步聲笑語笑聲自遠而近，自近而遠。）

（已而門闢，一青年探首入視，顧而半埋於絲冠皮領中，不甚可辨。）

青年　（望外）這地方還清靜。進來罷。

白　（一華裝女子隨入，坐中室一桌。）

青年　（搬火盆來）請坐。天氣很冷。很冷，弄兩杯咖啡來。

白　是。（入內）

青年　（一面脫帽與巾）你喝不喝酒。

女子　（媚笑）不喝。

青年　喝幾杯葡萄酒不好嗎？紅豔豔的，甜蜜蜜的葡萄酒。

女子　那麽好呀。今晚的戲，您說那一幕好？

青年　我看還是第一幕演的最好。公園裏情話那一場。全然中了我的意。

女子　我也是這樣想，那個演少年的眞好。

青年　那演金小姐的可也不錯。

白　（自內盛咖啡出。）久候了。（先端一杯奉女子次奉青年）阿！阿乾少爺！

青年　阿。！阿白……（立裝鎭靜）白姑娘，你到這裏來了？

白　吼……。（顏色灰敗。悄然無力地，坐在室之一隅。）

女子　這位姑娘是誰！你怎麽和她認識！

青年　她是……她是我們鄉裏一個窮秀才的女兒，住在我家的近邊。我們小的時候就相識的。

女子　哦，那麽好，您們倆談談罷，我回去了。

青年　那有的事，我和她不過相識。哦呀，時候不早了，我送您回去罷。（忙戴帽，披巾，置錢在桌上，和女子急出。白癡視倆人出門後，如夢初醒，急追到門口，仍折回來坐在大沙發上。內面鈴響。白徐起，夢遊病者似的。端出 Ham-eggs 送給林。）

白　久候了。（伏在椅子上隱隱的哭起來。）

林　秋姑娘！這就是你先說的什麽『乾少爺』嗎？是不是？

白　（啜泣點頭）

林　畜生！

白　（急掩其口）……

林　你既然把我當你的哥哥，我使非替我的妹妹復仇不可。（欲奔出）

白　（止之）哥哥，這是天給我的宿命，反抗也是沒有法子的。我現在什麽話也不願意說了。我恕了他，你也恕了他罷。

林　這種人萬不可恕！處女的愛情是何等神聖，那能容這種輕薄少年的愚弄！

白　可是現在事情還不知道究竟怎麽樣？他今晚和人家一塊兒來，或者有不使說話的地方。我看乾

少爺總不會是那一種輕薄少年吧。

林　也說不定。

白　看了他的信，誰也不信他是那樣的人。

林　秋姑娘，你也信他太過了。世間沒有可以盡信的人，可是秋姑娘我現在有一個法子，您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復仇。

白　那麽怎麽樣呢？

林　他不有許多信給你嗎。你把那些信收藏好了，寫信告訴他，不愁他不和你結婚。假如他和別人結婚，你把那些信發表出去，也不愁他們的婚約不破裂。秋姑娘，你安心罷，我以後決心做你的後援！

白　可是……

（李乾卿急忙入內！）

白　（以為旁的客人）請坐。（及見是李）阿！

李　秋姑娘！

白　（默然不答）

李　剛纔得罪得很，我和陳三小姐一塊兒來的，所以一切的話都不好說。我把她送上了車，所以又回頭來了。

白　（不答）

李　秋姑娘，你不要生氣，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

白　你和我不過相識，有許多什麽話和我說呢？

李　那是說笑話的。你不要生氣，我們坐下細談罷。

白　我們這裏不要你坐！

李　好了好了，不要生氣了。我們長久沒有會，也得談談別後的事。

白　你和我不過相識，誰要聽你的什麽別後的事。

店主人　（撳簾向白）秋英！客人來了，怎麽不請坐！

白　……是，是客人！對不起，請坐。

（兩人坐在原處，主人掩簾。）

李　你再替我弄兩杯咖啡來。

白　是，客人。（入內倒咖啡）

李　（沈思後作決意之狀）

白　客人，久候了。（端咖啡敬客）

李　秋姑娘，坐下我們一塊兒喝罷。

白　多謝。

李　我今晚萬不料在這個地方和你相會。我在南華學堂畢業之後，馬上就想回來找你。以為你還在鄉裏。我那時勸你上城的信你接了沒有？

白　我接了。你要我上城繼續進學校。

李　我希望你的父親能送你上城繼續進學校。因為要是那樣，我們的愛情纔有圓滿的結果。後來聽說你的令尊又去世了。你也上城來了。

白　因為信你的話。

李　可是，秋姑娘。你也太輕舉了。我衹教你上城進學校，却沒有教你到咖啡店裏來做什麽 waitress（侍女）呀。你知道你這一舉，傷了我多少感情。我是個頂愛名譽的人，我家的父親也是頂講體面的人，你是知道的。你明知我要到這城裏來進大學，你偏要到這大學近邊的咖啡店裏來當侍女。假如給人家知道了，我李乾卿還有面子在大學裏站嗎？即算我肯，我的父親他還肯嗎？

白　乾少爺。我後悔極了。我接了你的信，你教我非在女子中學畢業不可。我那時父親又病了。請醫生吃藥的錢都不夠，那裏有錢繼續到城裏來讀書呢？你當時又不寄錢給我。我眞是沒有法子。後來不幸連我父親也丢了我去了。我的父親臨終的時候，還含着眼淚，扯着我的手對我這樣說：『秋英！你的爹爹，辛苦一生，所得的還是一雙空手。恕我不能夠使你受完高等教育。』……我的爹爹去世之

後，更沒有一個人顧惜我了。我的叔叔伯伯不知道我們的事，急於要把我嫁給人家。我着急了，所以纔逃到省城裏來。我一個人在城裏舉目無親，莫說繼續進學校，就是安身的地方都沒有，最初在從前和我家鄰居的張嬸媽那裏住。他們雖然都同情我，可是他們家裏也不大好，我不想打擾他們。後來恰好這個店子裏招侍女，所以我就到這裏來了。我的意思一來要借此安安身，二來自己也可以積一點子錢進學校。你說你明年四月到這邊大學來讀書，我也想等到那時，再把地方告訴你，因為那時候光景我也在中學四年級了。萬不料你早一個學期回省……。

李　因為我插了這邊的大學預科。

白　也眞不料我和你在這裏會着……又不料我做侍女，你做客人在這裏會着。更不料我的眼中，看見你和你的女朋友親親密密地到這裏來喝咖啡！

李　你的苦處我也知道。不過我也有一些要求你原諒的事情。

白　（不顧李語直說下去）我心裏也是這樣幻想過。我想假如那一天，你忽然到這個店子來喝咖啡，忽然我們倆會見了，這時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最初你也許驚怪我怎樣在這裏做侍女，那時我一定把我別後的苦楚，訴給你聽。你聽了我毅然決然逃出叔叔伯伯的支配，在這裏辛苦積錢，想進學校，你一定會稱贊我的勇氣，憐惜我的苦楚。……我一定伏在你的懷裏哭起來，——可是什麼話？這不過是一種幻想！有什麼人稱贊我？有什麼人憐惜我？我那裏值得人家的稱贊，值得人家的憐惜—

——乾少爺，我的話說極端了。我最好說極端話，你是知道的。你心裏一定稱贊我的，一定憐惜我的。不過你不肯輕易把感情表示出來罷，是不是？乾少爺！可憐我多麽想會你。我有時候又疑你，又怨你。我知道都是我的性子不好的緣故。我知道非改不可。你從前的信上不說過嗎？

李　…………

白　這咖啡店的空氣，我早就受不慣了。今天有一個同鄉馮先生來這裏，我問他，纔知道你已經到這邊大學裏來了。我說乾少爺若要知道我的地方，他一定會來接我的。乾少爺，你剛纔不是說怕你的令尊不肯嗎？我們倆的事，便是我們倆的事。祇要你肯了，你的令尊一定肯的。

李　他一定不會肯。秋姑娘，你要知道你的身分已經和從前不同了。他現在要做上海商會長了，他肯要一個咖啡店侍女做媳婦嗎？

白　…………

李　就是我也…………。

白　乾少爺！你也不肯嗎？……你可知道我和你的愛，是我的父親所不許的嗎？

李　你的父親不許？

白　呒……他平日最鄙薄你父親那樣的人。他說……他自然不願意我到你家做媳婦。可是我曾對他老人家說「我不管他父親怎麽樣，我祇愛着乾少爺。」我的父親也沒有法子。你現在反倒因為

我做了咖啡店的侍女怕辱沒了你嗎？

李　（面紅）我並不是鄙薄你做了咖啡店的侍女，我是因為你既然在這大學旁邊做了這樣久的咖啡店侍女，我若和你結婚，第一在大學裏一定被人嘲笑，第二一定要傷我們父子的感情。好在今晚會了你，我一來好對你道歉，一來便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總而言之，你現在若是對我沒有愛情了，那麼更好說話，若是還有愛情，那麼你更要體貼我的苦處……秋姑娘這幾年來的苦處，自然也很同情（掏出皮夾）恰好今天家父寄了一千二百塊錢給我，我就送一千塊錢給秋姑娘。

白　（遲疑）送給我做什麼？

李　秋姑娘，送給你繼續進學校。

白　就少爺，謝謝，我喜歡極了。（拿錢在手）

李　你少錢的時候，我還可以給你，將來秋姑娘畢了業，不怕不得一個比我李某好十倍的姑爺。

白　李少爺，這是什麼話？

（外面一聽差的推門而入）

聽差的　姑少爺，小姐要您快回去。

李　就來了，你先去罷。

（聽差的退場）

白　你已經結了婚？

李　還沒有，秋姑娘，事情到了現在，我也不必再瞞你了。我和剛纔那位小姐早訂了婚約，我現在住在她的家裏，剛纔來喚我回去的就是他家的用人，我們今晚同去看完戲回來，不知道什麼晦氣却同到這裏來了。她恠我如何認得你，我們在路上險些要決裂起來。秋姑娘，你是個好心人，你若是愛我，一定望我幸福那麼就請成全我們的幸福。

白　哦！那麼你去幸福去！你和我囉唆什麼？

李　秋姑娘！我們要幸福，非請你的玉手成全不可。我從前不寫給你許多信，還和你照過一個相片嗎？我請你都還給我。任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

白　啊啊，你們父子眞會做買賣。

李　做什麼買賣？

白　你的父親會做私臟的買賣，你便做起情書的買賣來了。

李　秋姑娘笑話了。

白　誰和你說笑話！誰是你的什麼秋姑娘！我和你豈止不過相識，簡直可以說並不相識。我從前以爲你父親雖壞，你總算一個純潔的少年。那知道你畢竟是你父親的兒子。我悔不聽我的父親的話！（淚如雨下）我那可憐的爸爸！

李　白姑娘，我也有我的苦衷。總而言之，抱歉得很。一切原諒原諒。我要回去了，你快把那些信哪相片哪交給我去罷。橫豎秋姑娘留了也沒有什麼用。

白　是，我留了也沒有什麼用，我都還給你罷。(探胸出一小紙函)

林　(從右室屏風後)且慢！不能給他，(憤然走到他倆前面)秋姑娘！萬不能給他。

李　(驚魂初定)你這位貴姓！

林　我麼……姓林

李　林老哥是個不相識的人，不必管我們的事罷。

林　不相識的，不相識的人正好管不相識的人的事！秋姑娘不要給他。

李　林先生，可是我留了有什麼用處呢。這些不兌現的紙幣？

白　是呀，秋姑娘……。

林　咳！你得叫「白小姐！」他是你的什麼「秋姑娘！」

李　是，「白小姐！」橫豎你留了也沒有用。還是給我的好。我情願把這兩百元一共送給你做零用。

白　好！你一共給我罷。

林　秋姑娘你怎麼要他的錢？不能要！

白　我要了有用。

李　是呀白小姐要了有用的。你知道甚麼。（交錢）

白　（取前之千元後之二百元。一張一張悉投之熊熊的炭盆中。一千二百元一時皆起火光而滅。）

李　阿！（呆然不知所云）……

林　（點頭）……

李　白姑娘你那一千二百元錢燒掉了。那些信件怎麼樣呢？難道想不給我嗎？

白　那有不給你的。我拿了有什麼用？（自袋內取出情書和照片）阿！乾少爺這是你寫給我的信了。我得你這幾封信的時候不知道心裏怎樣的歡喜。那一次我的呼吸不歡喜得迫促起來？手足不歡喜得舞蹈起來？你看這信紙上印的紅花不都模糊了嗎？你看，好像幾朵濕雲似的。這是我時常拿出來看的時候，嘴唇吻濕的。這一封信是你最後寫給我的。這幾頁信紙上的紅花也浸濕了。可是這幷不是我的嘴唇吻濕的，這是我的眼淚流濕的。你要我上城進學校。彷彿若沒有女子中學校畢業的文憑，就沒有和你結婚的資格似的。當時我的家裏那樣的窮，眼見得我沒有取得這種資格的希望。你看我怎麼不着急呢？我為這件事不知流過多少眼淚。可是這一種浪漫的眼淚，我從此不要流了！這一種資格，我永遠不要了。我為什麼要為一個不相識的人流淚。為什麼要為一個不相識的人造資格！（拈碎信紙悉投之火中）這是我和你一塊兒照的相了。我眞不知道我的腦筋怎麼這樣的簡單，把一個不過相識，甚至幷不相識的人，當作自己理想的情人，要和他一塊兒照相！你看我們還

牽着手，微微地笑着呢！這時候我連手尖兒，足趾兒都充滿了愉快。你也像非常愉快似的。記得你扯着我的手拍照的時候，你還細聲的對我說：「秋英！我們這兩隻手不要放開，要緊緊地握到永遠去。」現在這句話還在耳裏，這個樣子還在眼裏。可是我們倆的手，早永遠地分開了。阿！人是獨自一個人生來的，也當獨自一個人死去。乾少爺！我的夢醒了（扯開相片也投到火裏去）你也安心了罷。

李　秋姑娘！（淚聲）

白　好好你還要什麼？

李　秋姑娘，你責備我的話，我沒有一句敢替自己辯護的。可是你不能說我全然沒有良心，……你也要可憐我，因為我是一個弱者，我的心還被舊社會的陰影遮得一點兒光明都沒有了。可是我也沒有法子，所以求你玉成我們現在的幸福……我的心裏，也是頂難過的

白　那裏，你有什麼難過？！好現在我可玉成你了。你什麼話也不必說了你去幸福去罷。

李　（低頭無語，但似更有所求）

白　你還要什麼呢？

李　我雖然對你不住，可是你可不可以念我們小時候的友情再和我握一握手呢？我雖然不能和你結婚，我始終記罣着你。

白　（伸手與握）

李　秋姑娘，再會了。

白　乾少爺，再會了。

（李蹌踉下場。）

白　（勉強向林）林先生。多謝了你請坐罷。（伏右室小桌上哭）

林　（旁立一時無語，淚痕猶漸，忙爲搬炭盆於她的足邊。）……

白　（啜泣不止，已而強自抑制，又覺悲從中來不可斷絕。）阿，人生！這樣寂寞！

林　秋姑娘今晚的態度，我感佩得很。你既然和他這樣決絕了，也不必過於悲傷罷。

白　（無言，忽起坐伸手取桌上威士奇瓶。向林）林先生，這瓶酒可以送我嗎？

林　……秋姑娘喝咖啡罷。再不然紅茶也好！我替你叫紅茶去。

白　咧咧，林先生。講什麼哥哥妹妹。問你要一瓶酒都不肯。

林　不是我不肯，我怕你不能喝。

白　我怎麼不能喝！（用咖啡杯滿飲一杯。）

林　（表驚愕憐惜之情）

白　（再滿一杯，飲一口）林先生，我今晚解决一個疑問了。

林　什麼疑問？

白　（又喝一大口，其甚苦狀）我纔知道你們如何不好好的去讀書做事。偏偏要到這裏拚命地喝酒了，我從前是一個禁酒論者，並且從沒有喝過酒。今晚那一位老先生，要我喝了一口我覺得喉嚨裏怪難過的，現在我纔覺得不然了。我知道酒的好處了。

林　可是你也要知道酒的壞處。

白　我那裏管得那些。林先生，我知道你的好心。但是你讓我去吧。

林　秋姑娘。我為什麼能讓你去？

白　時候不早了，你該回去了。

林　我為什麼能一個人這樣的回去？我為什麼看見一個人投向那憂愁的深淵裏去，我不救他。秋姑娘！先一刻我還在那憂愁的深淵哀啼婉轉，承你把我這個自暴自棄的人當作自家兄弟一樣，百般援救我。如今你遇了和我一樣的不幸，我能不把你當作我自己的姊妹一樣來保護你嗎？我祇怕你也和普通人一樣，我就把你當姊妹，你未必真肯把我當你的兄弟罷。

白　我若真把你當我兄弟，便怎樣？

林　你若真把我當你的兄弟，那麼你就把杯子放下。和你的兄弟商量此後的事。

白　好哥哥，我不喝了。

林　這纔是我的妹妹！妹妹，我們還是生活下去，我們做了人就免不了煩悶，可是生活愁不旺盛，煩悶

也不能深刻。是！我們深刻的生活下去！我們趁這機會和那些淺薄的生活，微溫的生活告別了，阿！我的生活意識又燃起來了！全身的力湧起來了！妹妹，我們一塊到人生的淵底去。

白　哥哥，任到什麽地方我們倆一塊兒去罷。我先說社會是一個大沙漠，我們倆就像一對沙漠中的旅行者呢。

林　沙漠中間有了我們這一對旅行者，黃沙會滿蓋着薔薇；鷲鳥會變成黃鸝；馬賊會變成中古時代的騎士，渴的時候到處都是清泉。我們還愁什麽怕什麽？

白　祇要哥哥能始終和我結伴，我就不愁什麽寂寞，不怕什麽危險了。

林　無論什麽時候決不離你，……但是你怎麽樣，此刻不覺得很難過嗎？

白　沒有什麽，我熱得很，心裏像火燒着似的。

林　我說你不要喝威士奇，現在威士奇發作了。我去替你弄杯涼水來。

白　不要！你聽！

（內有人彈吉他而歌之。其聲淒惋欲絕。）

（兩人傾聽，白拭淚。）

林　這時候誰還在那裏彈「吉他？」

白　這就是隔壁亞東旅館裏住的那位俄國盲詩人彈的。

林　就是那可尙斯奇先生嗎？

白　是，他每晚這時候便坐在窗邊彈着。我聽了很難過。

林　（又傾聽一會調愈轉悲）光景他也想起家鄉來了罷！咳，藝術家的悲哀！人生的行路難！

（一青年排簾入）

青年　澤奇！

林　誰？阿！湘哥，

白　那先生！請進。

青年　澤奇！你怎麽這時候還在這裏？我跑到你的寄宿舍沒有看見你，問你的弟弟。你的弟弟說你光景到這裏來了。我又跑這裏來，你居然在這裏，我看你這種頹廢生活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林　再頹廢一下也不要緊。你不要着急罷。

青年　澤奇，你這種性格我眞要替你着急，時候不早了。寄宿舍要關門了，快回去罷。

林　我再和秋姑娘談幾句話就回去

青年　你有什麽那樣訴不盡的苦楚

林　湘哥，世間上的人誰都像你那樣幸福？

青年　不要說那樣的話了，快回去罷要緊，我明日同你一塊兒來，（向秋）秋姑娘，你也不應該裏也

這時候還不回去。

白　（微笑）……

林　（向白）再不回去，老鄭要發脾氣了，我今晚少陪了罷。（拿出紙幣兩張置桌上）錢，你明晚找給我。妹妹！你好好的保重。時候不早了，你也得早些安排睡罷。

白　哥哥：是。

青年　什麼？你們倆結了兄妹嗎？

林　是，結了兄妹，所以秋姑娘同時也是你的妹子了。

青年　你們為什麼結了兄妹？

林　話長呢，我們一塊在路上說去罷。好，妹妹少陪了。

青年　（笑呼）妹妹少陪了。

白　兩位哥哥，少陪了。

（林鄭兩人下場）

白　（徐徐閉門。收拾桌椅。半息瓦斯燈。一個人坐在右室飲威士忌的餘瀝，若甚有味。此時「吉他」之聲、依然嫋嫋入耳）

店主人　秋英！交賬！

白　是。（但暫時仍靜坐不動。已而微歎一聲）寂寞。……我還是不能不生活下去嗎？

——幕徐下——

・選自咖啡店之一夜・

春月的下面（題畫）

巖頭亂垂着落葉，
映着多情的好月；
巖下正臨着蒼波，
波上也帶些兒月色。

巖上如茵的碧草，
坐一個翩翩的年少，
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
罩一身天鵝絨的夾襖。

花是這麼熱烈，
他是這麼純潔，
了不覺春寒，

露出胸兒如雪。

獨自淒涼的月下，
手撫流青的柔髮。
像歌德的訪南歐？
像擺倫的哀希臘？

莫提歌德的意國記，
莫歌擺倫的希臘歌，
願將渺渺的情懷，
託之脈脈的微波。

波而春風片片，
吹動愛神的琴線，
髣髴一聲聲、

一相見爭如不見。」

（原載分類白話詩選）

黃昏

原之頭
　屋之角
　　林之間
塵非塵
　霧非霧
　　烟非烟
晚風兒
　吹野樹
　　低聲泣

四野裏
　草蟲兒
　　唧唧唧
戀人啊
　試爲我，
　　唱新詞
—小聲兒
　如空際
　　的游絲—
「私語啊
　銀灰的
　　星光底
安眠啊

溜圓的
露珠裏」

★原注：以下各詩皆選自田漢著『江戶之春』詩集（1922）

七夕

十年七月七日夜，月明風清，和漱瑜妹坐戶塚練兵場小山上娓娓談故鄉事，歸時清露滿衣矣。

星河悄悄流
月色涼如許！
草兒扶白露同眠
蘆葉捉清風私語
茫茫的練兵場上
輕輕籠着銀紗，
正搏搏地萬家村鼓
忽嗚——嗚地一列征車！

念母弟之無依：
　願有翅而能飛。
話兒時的瑣事
　忘白露之霑衣。
雖同作異鄉的旅人
　也難得這樣佳的七夕；
誰把故國的郢歌
　吹入那冷冷的玉笛？

（以上少年中國四卷一期）

東都春雨曲

東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習習地風吹朱戶
蕭蕭地雨滴銀街

像這般濃豔之都
您獨那般清澹
輕飄長袖之衫
斜打紫油之傘

㩦㩦地鎖着眉尖
盈盈地含着眼淚
在這雨絲風片中間
越顯得亂愁如醉

偶然停住了圓脣

默默地低垂粉頸
好像在街水中間
自顧娉婷的孤影

人影伶仃漸遠
雨聲淅瀝難聽
寂寞兩行綠杏
朦朧幾盞街燈

暴風雨後的春朝

好月兒
剛伴我
過元宵

半夜裏
雨淋漓
風怒號
樹枝搖
門板裂
電線鳴
像名將
帶強兵
打雄城
一醒來
天又清
日又好
家家的

短牆頭
啼小鳥。
分明是
頌和平
傷戰爭
春風裏
曼陀埄
一聲聲

（以上少年中國四卷二期）

·選自中國新文學大系·

全書精裝五冊
平裝二十冊定價大洋三十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第十三輯・

田漢選集

定價
大洋一元五角

實售
大洋一角五分

編選者
徐沉泗・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二十輯・

第一輯　魯迅選集
第二輯　郭沫若選集
第三輯　郁達夫選集
第四輯　周作人選集
第五輯　葉紹鈞選集
第六輯　徐志摩選集
第七輯　王獨清選集
第八輯　張資平選集
第九輯　冰心選集
第十輯　廬隱選集
第十一輯　鄭振鐸選集
第十二輯　王統照選集
第十三輯　田漢選集
第十四輯　老舍選集
第十五輯　沈從文選集
第十六輯　茅盾選集
第十七輯　魯彥選集
第十八輯　巴金選集
第十九輯　丁玲選集
第二十輯　張天翼選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14 3283